

呼蘭河邊





呼  
蘭  
河  
邊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呼蘭河邊 實價六角五分

著作人 羅烽作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兼印刷者 北新書局

上海福州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號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長沙  
北平 濟南 武漢  
廣州 西安 重慶  
杭州 成都 貴陽

北新書局

# 呼蘭河邊

(短篇小說集)

特別勳章	一
花園	二四
生意最好的時候	四七
出差	六〇
旗手	九二
變故	一〇四
岔道夫李林	一二六
呼蘭河邊	一五五
最後的一次試驗	一六九



獄中.....	二一一
到別墅去.....	二三四
第七個坑.....	二六九
考索夫的髮.....	二八六

## 特別動章

昨天駐京警備隊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其實說，原本是很平常的，一個區區連長的被害，並沒有什麼奇罕的價值，然而，却不，新聞紙都如喪考妣般地大發「訃文」，故意用特號字標題，挑動着讀者的好奇心。可惜，他們還沒有即發「號外」。

說起來，這也很難怪新聞界的小題大做；那不幸，恰恰發生在素稱「父子兵」的駐京警備隊裏，那麼，任何人聽說，也該吐一吐舌頭表示駭異吧。

正是冬天呢，雪蓋住未完成的大建築物，反顯得這前途不可限量的京城，有淒涼和破落的模樣。空中凝結着不受融化的陰霾，沉重得有墜下來的危險。夜燈的光柱，像似頂天立地的男兒漢在那裏努力支撐着。

宣揚王道和滿洲國歌，從擴音機的大喇叭口裏噴出來。來往行路人的兩隻手緊緊地按住耳朵。天氣還沒有到最冷的時候呢！

這一夜裏，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飛來好幾百貓頭鷹，然而，牠沒有在京裏停一停腳，就往東飛去了。於是第二天市民們的論調，就和報紙的輿論對抗起來，市民們的論調說是「不祥」，而新聞紙的輿論說是「瑞兆」。結果呢，是警務當局協助新聞紙那面捕去十幾個市民，之後，「不祥」的論調也就悄悄地躲到被窩裏去了。

可是到晚間，警備隊第一中隊第二連全連譁變的消息又轟動了全京城。同時，另一傳說：軍政部長官邸被叛兵襲擊，和部長的夫人被架走，自然，這一傳說後來證明是非常荒謬的；不過，前者的消息，已經應驗了市民們所謂「不祥」的預言。而且警務當局的輕舉妄動，徒使市民們幸災樂禍的心情加深罷了。

第二連連長被害，接着第二連又全連譁變，事實已經至此爲止了。儘管市民



們私自去胡亂猜想，而新聞紙總是以非常鑿確的「與匪勾結」等等字樣來昭示大眾之前。這樣一架專管給敵人製造惡印象的機器，也就完却了它的責任。再隔一天，從新聞紙上所看到的，便儘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民三千萬無苦無憂……」的調調兒了。

誰都能免強把心平靖下去，惟獨警備司令郭鵬里他不能，一連兩次最嚴重的事件，如果不是他以往已立下了剿匪認真的功勳，他的司令的位置恐怕就要動搖了。他一連兩天沒有好好睡一覺，現在他剛從軍政部長的官邸回來。雖然是冬天，他的襯衣已經被汗水浸濕了，當他脫卸軍裝時，解紐扣的手還在發顫。多麼可怕呀，他想，究竟他自己也怪奇怪的，爲什麼險一些從馬身上跌下來？

眼睛紅腫着。鼻子似乎傷了風，一陣一陣地有稀淡的鼻涕從鼻管裏流出來。這是因爲方才曾在軍政部長面前痛哭流涕過。他的精神十分懊喪，頹唐的已不像個糾糾武夫的樣子了。

晚間照例有一杯牛奶咖啡，他沒有喝，白白地擺在一旁。他坐在床沿上發呆，一直那杯牛奶咖啡涼透了，他沒有變動一下姿勢或眯一眯眼。

他偶然把視線掉轉到茶几上，偏巧一張新聞紙刊載着的，貓頭鷹的照像被他看見。貓頭鷹的圓眼睛在發白的電燈下，反着銳利的光，像似對他獰笑。

「不祥，不祥呵！」

他如同市民們一樣地喊叫起來。隨後他霍然站起，忿怒地走到茶几前。他要向那隻人稱「不祥」的貓頭鷹復仇，於是一張新聞紙便遭了無妄之災——被撕成兩塊了。

正是這時衛士拉開了門。他瞥見司令氣忿忿地，便把門推上。

「進來！」司令吆喊着。

衛士復又拉開門進來。司令接着追問一句。

「什麼事？鬼頭鬼腦地……」

「司令，這裏有一封信。」

「誰的信？拿來。」

衛士從制服袋裏抽出一個信封，雙手遞給了司令，就出去了。

信封上字體的潦草，不恭正，在從來警備司令所收到的信裏，可算是第一封，這使他很生氣，他想：

——這是誰呢？如此不敬，我絕不寬恕他呀！

他看完那信，急忙又穿上軍裝，帶着信，衛士，騎着馬，跑到軍政部長的官邸去謁見部長。他什麼話也沒說，首先把那信獻給部長。

軍政部長態度很鎮靜地，一字一句唸出那封信的內容：

『這是訣別。這是良心驅使我們和人間的魔鬼作最後的訣別！從此以後我們不再做魔鬼的狼牙棒或勾魂牌了！你們沒有料到吧：向來是一羣具人形而無肝肺的祇會殺人的槍手，如今突然掉過槍頭做了反叛！反叛，我們已立誓做一個永



無懊悔的反叛了，我們已準備好了一腔熱血，染紅我們爲同胞復仇爲中國復仇的征衣。因此，我們早已預測到：在我們這光榮的反正的身後，必有無恥的殺害迫來，來吧！我們歡迎那個：飛機，大砲，和機關槍！以及那舶來的殘忍的屠手！

但是，我們有兩點要求：

- 一，譁變純粹是二連的自動，你們一定不要再牽連到其他的朋友。
- 二，我們遺下老小，自然不求你們照料；但也不願你們加以殺害。以上兩點要求，並請你轉知你們的軍政部長，轉知一切我們的敵人。要你們牢實記住和履行，否則，你們當心步二連連長的後塵！

### 第二連全體戰士留書。」

軍政部長唸完那封信，就哈哈大笑起來。他說：

「你是特意來轉知我嗎？」

「是的，部長，您不能不加以防備。」

「不用，」軍政部長把信捧到一邊去。「你看我來擺弄擺弄這些東西！」

「這就夠了，部長，犬子已經帶着第一中隊跟踪追勦。」

「不夠，不夠，那麼情報怎樣？」

「到現在止，還沒有得到接觸的消息。」

「曖蠢呵！」

「是，慢了一些，那是因爲採取兜勦的形勢。」

「……好吧，我命令你，明天就開始檢舉本隊，檢舉二連叛兵的家屬。」

「部長，最好是緩幾天，這樣迫急，恐易激起更嚴重的事變。」

「不，你曉得，這是島本參謀長的手諭呢！」

第二天，京城就宣佈臨時戒嚴令了。

檢舉警備隊和檢舉二連叛兵家屬，同時進行着。然而結果什麼也沒有檢舉出來。祇是從許多叛兵的家裏搜查出帶淚痕的訣別書。這就是這次臨時戒嚴，大檢

舉中所得的成績。

烏木參謀長並不滿意這點點成績。他對於這次檢舉的無能，非常忿怒。他當面訓示軍政部長道：

「警備司令這人不大可靠吧？」

「您想的完全不對呀！」軍政部長謙恭地辯駁着，「這人忠誠的很，他是在貴國士官學校畢業的……」

「那我是明白的，要緊的是他的心怎麼樣？」

「心嗎？嚇，一句話：忠誠！」

烏木參謀長加重地搖了搖頭。他始終不信任警備司令是個忠誠的人。

但是，烏木參謀長的不信任，可說是無理由，無根據的懷疑。當昨天檢舉二連叛兵的家屬時，警備司令確曾親自動手一再仔細搜查女人們身上的月經帶。這事實，若烏木參謀長在場親眼看見，他將爲之駭異，而且，他將當面讚賞警備司

令是個做事認真的人。

還是讓事實來證明吧，警備司令已經兩天沒有回公館了。他留守在警備司令部裏，像一匹盡職的老警犬，寢食不安地聽取追勳部隊的無線電情報。一面他又要把情報火速地轉報給軍政部長那裏去，祇可惜，這些情報大都是措辭雷同的，譬如，不是什麼「跟踪追勳中」啦，就是什麼「節節包圍中」……他屈指計算追勳的日程，已經不折不扣兩整天了，兩整天，四十八小時的工夫，連「接觸」的報告全沒有，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殲滅」呢？事到如今，他也不好袒護自己的兒子，不是一個「蠢才」了。

「噯，蠢呵！」

警備司令自語着。然而，兒子的精明強幹的輪廓，在他眼前活動起來。他簡直不解；這孩子爲什麼不在這緊要關頭施展施展平常那精明強幹的手腕？他爲他的地位担着憂，並且爲自己兒子的名譽焦急着。

他的幻想隨着黃昏一塊兒朦朧。他疲困極了，十分勉強打起精神，可是，沒有力量扭開辦公室的臺燈。他臂肘撐在桌面上，兩手托住下顎，凝視窗外有風圈的月亮。隔着雙層玻璃窗，能聽見北風像暴徒策着鞭子那般嘶叫。於是，他又可憐起自己的兒子，在這樣寒風砭骨，冰天雪地裏所受的痛苦。

他輕輕地嘆一口氣。牙齒間橫放着二連叛兵，拚命地嚼咬，咯吱，咯吱的聲音，使他自己的週身突起寒慄。

不久，他就打起瞌睡來。當不知從何處送來就寢號聲時，它就彷彿一闕催眠歌似的，把警備司令催睡了。

他哭了。從來沒有這樣悲哀過，全體抽搐的好像一隻被鞭打的蜥蜴。沙發的彈簧陪伴他低泣着。

「兒呵！……兒呵！……」

他抱緊兒子的冷僵了的屍身，絕望地喊叫兩聲，嗓子就梗住了。他抓搔着胸

口，像死了媽媽的孩子在母親的屍身上那麼難捨難分地打着滾。從兒子頭部上，胸部上，以及腿部上流出來的血，把他的黃呢軍裝染紅了。他又喊道：

「你們重重地撫卹我的孩子啵！……唔，唔……我的孩子才真正是一個爲國捐軀的烈士呵！」

「撫卹？沒有！什麼也沒有！」

這句話竟把他嚇醒了。手掌突然離開下顎，他的腦袋就向前傾跌過去，前額恰巧觸到叫鈴上，鈴，丁丁地響了。

一個衛士趕緊推門跑進來：

「什麼事，司令？」

「什麼事也沒有呵！」

「我聽，鈴響……」

「鬼知道！」

「是，是，那麼是我聽錯了？」

衛士退出去之後，警備司令自己覺得好笑。他摸着濕淋淋的眼窩，回想起剛才一場惡夢，他驀然懊惱起來。

「爲什麼會夢到這個呢？」

他一邊思索，一邊扭亮了臺燈。接着惡狠狠地向地板上吐一口吐沫，這是表示驅除一切不祥的。

這一回叫鈴在警備司令的食指下響了。

衛士又推門進來：

「什麼事，司令？」

「有沒有情報？」

「沒有，還沒有送來……」

「怎么回事呢？」



「是，好久了。」

警備司令擺揮着疲倦的手掌，命令衛士退出去。他背倚着沙發，兩眼注視白光光的燈炮發直。強烈的燈光，好像貓頭鷹的眼睛，惡意地瞪着他，他的神經，現在正被那討厭的凶鳥所糾纏。他不敢回想剛才的惡夢，但惡夢正像無數隻難於捕捉的貓頭鷹，在他幽暗的靈魂裏自由飛翔。這種說不出的煩惱，祇是使他暗暗叫苦。於是，他又關上臺燈，惡意的，不祥的眼睛，如同被他一拳擊碎了。

陰晦的月亮侵進辦公室裏來。照在警備司令的臉上，像張毛邊紙那麼慘澹。他實在疲倦極了，有生以來也未會度過近三四天這樣的日子，這如何操勞心神呵，他在心裏不斷地咒罵着那些該死的叛兵，一直靠着沙發昏昏沉沉地睡過去。一點鐘後，他的面部突然浮起決鬥時的皺紋，他隨即大喊道：

「拿槍來！」

聲音非常之響，震醒了自己。他朦朦朧朧地仰望着模糊的天花板，尋視在他

頭上盤旋不去的貓頭鷹，然而，什麼也沒有呢。

「真喪氣！……」

於是，又惡狠狠地向天花板吐一口吐沫，兩手揉搓着乾燥而且有點發疼的眼睛，現在他的心，也有眼睛同樣的毛病呢。他毫無意義地扭亮了臺燈。

衛士又推門進來了。這次有一個密封的小信袋遞到警備司令的手裏。他慌忙地拆開它，狹長的洋紙條上寫着這樣幾句話：

午后七時，追勦叛兵僅距五里之遙，旋入雙河鎮，突被某股匪衆包圍，全隊三次突圍皆無效，截發電時止，已惡戰五小時，茲有彈盡之慮，請速派隊來援，多攜彈藥，並於四小時前趕到雙河鎮，後情續報。

紙條在警備司令的手裏抖索起來。他心裏痛斥這個擬報告的人爲什麼不附帶說明第一中隊長——他的兒子現在怎麼樣？那惡夢，那囚鳥，又佔據了他的腦際。他恨不能立刻生了翅膀，飛到雙河鎮陣地去看個分明。

他馬上派遣第二中隊全隊出發，並且額外帶去一萬八千粒子彈，分裝兩卡車。沒有出發以前，他囑令第二中隊隊長道：

「最要緊，一分也不能宕誤，四小時以前必定趕到雙河鎮。假如能早，那就更好了。」

「拿出你們大無畏的精神來！你們不要忘了警備隊過去勦匪的光榮，也不要忘了我們軍人的天職！殺！殺！殺！把所有叛兵以及匪徒們的首級給我帶回來吧，我沒有別的希望。」

「還有，就是隨時，隨地拍發來情報……」

他把經過情形，在電話上措辭非常委婉地報告給軍政部長。以後他就彷彿一架無線電報收報機，睜着眼睛等待着來報了。

後半夜就是第二天了。剛過三點鐘的光景，第二中隊的情報來了。警備司令喜出望外地讚賞第二中隊長的用兵神速。

上打

顧，這情報的電文如下：

三時即趕抵距雙河鎮西北七十華里之長嶺子，不料該處竟預伏匪衆二三百名之多，半腰突擊！截斷縱隊前後路，嗣以衆寡不敵向西南且戰且退，迨距雙陽切近時，匪衆即行回竄，本隊集合後，僅餘士兵三十名，輜重車概被截奪，其他部隊損傷不明，正在雙陽集合中，第二中隊長謹報。

像一盆冷水潑在他的身上。突然，他傷感地抽泣起來，這哭不是因爲追勦失敗，也不是因爲自己的隊伍遭受重大的損失，而是爲了兒子——他那處在險境中生死不明的兒子。

他想了又想，也沒法子把遭難的兒子從險境裏拔救出來。即使友邦的飛機，在夜裏也不能飛去助戰，這回他祇有憑天由命了。

可是，警備司令並不完全絕望的，不是嗎？在神筆張鐵嘴給他批的「八字」

上曾有：「命有一子，數該送終」這麼一句話。神筆張鐵嘴，每句話他都信服的，他就是他的義務軍師，可惜這位義務軍師今年八月間死了，這一次的行軍不利，回想起義務軍師之死，使他十分惋惜。

現在他堅定地抱住：「命有一子，數該送終。」八個字與目前的凶境決戰。同時，他也策劃着第二步辦法：是否增派援軍，和是否據情實報？

當他接到那簡單的，最後的情報時，他夢一樣地讀着它。他本來不是上帝的信徒；但他竟在胸前一連畫了三個十字。

他任什麼也不怕了：職責上的懲罰，榮譽……等等，讓他們隨便處理去，索性把官職撤掉，也沒有多大難色。

他趕忙回公館去，急於把這消息告訴兒子的母親。母親正是形色憔悴地頭朝裏縮蜷床上啜泣着，兩個丫環兩眼熬得通紅，一切安慰的話全講盡了，坐在床沿上打着盹。

「好了，好了！」警備司令張牙舞爪地叫：「兒子安安全全地回來啦！」  
太太冷冷翻過身子來：

「真嗎？他……在什麼地方？」

「那可不，現在剛從雙河鎮往回開。」

「我的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哪！」

「看看，嚟呀，你們女人家的心腸真短，我不早就說過了嗎；絕無舛錯呀。」  
「得啦，這回我兒子回來，說什麼我也不讓他幹這賣命的，又挨萬人罵的差  
事啦！」

「你，哼，又想兒子出息，又要把他抱在懷裏，那真才是你害了他！叫我  
說。你還是做你的一品夫人好啦，孩子的命，讓孩子自己去撞……」

太太一打挺就坐起來，不服氣地說道：

「那可得我說啦算，他和你，全作不了主呢！」

警備司令不再跟太太計較什麼。他祇是想趁着隊伍沒有開回之前，休息一會兒，恢復恢復幾天來的疲勞。然後緊接着還要預備給兒子慶祝更生呢。

他很快就睡着了。正在做着好夢，一個衛士呼着：司令，司令，……喚醒了他，他看看窗外還沒有全亮。他愉快地問道：

「怎麼，少爺回來了嗎？」

「不是，一中隊副隊長要見司令。」

「呃？他怎麼先回來啦？」

「誰知道，他的腦袋受了傷！」

「他提到少爺？」

「沒有，他要見司令。」

「那麼，快叫他進來。」

一中隊副隊長蔣偉天，警備司令本來認識的；但當他走進來，面貌却完全不

像了。頭上用一塊從白襯衫上撕下來的布條橫裹着，兩頰臃腫，紫紅色，左半臉有血和土黏凝着，沒有戴軍帽，從服裝上可以分辨出他是中隊長的階級，然而警備司令仍懷疑地問道：

「你，你是副隊長蔣偉天嗎？呢？」

「不錯，」點着頭，回答很簡單，口腔不大好使，聲調也不十分謙恭。

「你受了傷，可是隊呢？你個人先回來的嗎？」

「不錯，」和先前情形一樣，「隊，跟我是毫不相干的！」

「那麼，怎麼樣？……你……」

「我，我是死裏逃生啊！」

「好，過會兒再請，你先到軍醫處去吧。」

「不，不，我要同司令一塊兒到軍政部長那去算帳！」

「呃！你快到軍醫處去，你的腦子受傷啦！」



「不，我沒有。」他橫眉豎目的說：「我這裏有證據呀，你的兒子通匪濟匪——你的兒子……」

「胡說！」

警備司令氣極了。他真想把這瘋漢一脚踢出去。不料副隊長真把證據從衣袋裏掏出來，而且他接到手裏看時，那紙上的字體，確是兒子的筆蹟：

速於長嶺子一帶佈置伏兵，今夜三四時，敵軍第二中隊攜子彈兩卡

車來援，應乘其疲困不備痛襲之，即可悉數繳械並獲大批子彈。

「這是……從哪裏來的？」警備司令制止着他的暴戾。

「我從頭到尾報告你，司令，」副隊長按一下頭上的裹布，繼續說下去：「昨天，晚間九點多鐘，我出去巡哨時，捉住一個形跡可疑的弟兄，我一搜查，就從他的皮帽子的前遮裏搜出那封信……當我藉着電筒的光看那信的時候，那個弟兄突然開槍射擊我，子彈從左額角擦過去，我登時昏倒了……但，我還有知覺，我

知道，以後有兩個人抬着我，把我丟進附近的山溝裏去，這兩個人，一個是開槍打我的那個弟兄，另一個……另一個就是司令的少爺——我們的中隊長……」

「這是真的？不說謊？」

「我絕不是活見了鬼呀！我是持着那封信滾落到好幾丈深的山溝裏的……雪，幾乎完全掩沒了我，司令，那電筒在我身上晃照了好久……他們想我一定是死了！可是……」

「你說下去。」

「……我什麼都明白了，司令，你不信？這次二連的譁變，預先是有過嚴密的計劃的。一中隊故意繞遠路程……並且，在雙河鎮的接觸，那不叫勦匪，那簡直是拿子彈，槍械送禮呀，放朝天槍，棄械敗陣……司令，您知道嗎？弟兄沒有一個傷亡，這怪不怪呢！」

警備司令頻頻地點着頭，氣色一會兒比一會兒慘白下去。那封信，他一眼又

一眼地看過不止二十次了，最後，他的嘴好像滑盤的唱片，連連地說着：

「我有辦法，我有辦法……」

這辦法可沒有經過兒子的母親的同意。

第三天，在京城的遠東晚報上登載這樣一段驚人的新聞：

警備隊第一中隊長郭念華以下二十八名叛逆（詳情已誌昨報）業經軍法裁判終了，並已於本日正午在陸軍監獄內，悉數處以極刑。當行刑時，郭念華欣然伏誅，毫無慚色，同時二十八人齊呼中國萬歲狂不成聲。適於叛逆等伏誅時警備司令郭鵬里被召入宮。

康德陛下對於其子之死極表遺憾，旋以鄭總理手草之「大義滅親」之特別勳章賜之，該勳章係經島木參謀長親手掛於郭司令胸前，郭司令莞爾受納，是時宮內軍樂大作，滿朝歡騰祝舞之聲達於宮外。

茲訪悉第一中隊長遺缺，有以該本隊副隊長蔣偉天升充說云云。

## 花 圈

朝的聽覺極力蒙蔽着鐘擺聲。故意把拖鞋使勁的拖擦地板。兩手插進褲袋裏，來回的踱着。

月亮以清淡皎潔的面龐，熨貼着二樓上的玻璃窗。朝的輪廓，影子都很模糊地蹣跚在臥室裏。

夜空中飄盪着洞簫配合女人的歌聲，代替這秋夜的靜寂，淒涼：

.....

誰憑信——女人的心？

今朝呵，不要預說明晨。

誰個變成沙土？

誰個化爲黃金？

樹羣彷彿打起唉聲，樹葉似悼亡的淚一般飄落着，後來翻起絕望的筋斗，被捲到泥濘的角落裏去，安息了，永遠的安息了。

歌聲掩過了鐘擺聲，它不絕地訴說於朝的耳邊，一直到歌聲停止很久，很久以後——

.....  
今朝呵，不要預說明晨。

朝，學習似的低吟着。繼而他兩臂支住窗台，凝視那冷清的秋夜，苦笑。他回過頭來，眉頭緊皺看看壁鐘：短針正指在十一與十二之間。他輕輕地搔頭，咬扣着牙齒，隨後他把像發癢的身子投在床上，兩隻手墊到腦後。

呼吸和鐘擺同樣的緊張，心，像一塊岩石沉在茫無涯際的大海裏了！

這時的朝，他自己也分析不出什麼是使他變成如此狀態的理由，所以他越發

苦悶起來，他又毫無意義的搔着頭皮，伏貼的長髮蓬亂了，不可思議的思潮也像他的頭髮那樣蓬亂了。

咯登，咯登，在樓梯上異常遲緩的響了。朝熟悉這是誰的脚步，因而，他趕忙翻身跳下床來，把寫字台上的電燈扭開，又手忙腳亂的把纔抄好一半的文件鋪正一下，拿過複寫筆，坐下去。

「回求啦，菱，」他放下筆，伸了個懶腰，注視着對方說。

「呵——」菱把小皮夾擱在寫字台上，兩條腿已經像失掉作用似的，倒到沙發上了。她解開鞋帶，脫去鞋子，深深地喘了口氣：

「還沒有抄完嗎？」

「頭痛得很，我睡了一覺呢。」

「噯，噯，看你的頭髮呀！」

他用手指梳着蓬亂的髮，不自然地笑一笑：

「今天嗎？和昨天一樣忙的不能開交。」

菱答話時審察朝的颜色，同時，皮夾打開拿出一個紙包。說：

「又帶給你三件，陳說：明天下午二點以前一定要送去。你看，時間已竟是這樣晚了，能夠抄得完嗎？」

朝的脸立刻冷落下來，把筆扔到寫字台上，生氣說：

「那末，明天我祇好不去上課！我不能再連夜累下去啦！」

陳來了。鰲黑的，瘦削的脸上密結着汗珠，他看看正在寫字的朝，又看看手錶。坐到寫字台左邊的沙發上說：

「今天沒有課嗎？」

「嗯，有是有的，爲了這，沒有辦法，求同寅給代了。」

「快抄完了嗎？」

「還剩一份多，時間也許來得及——」

「唔，來得及，這還能來得及嗎？」陳把手腕伸到朝的面前，「現在已經一點二十三分了！」

「那沒有辦法呀！」

「什麼意思，我不懂？——昨天夜間做作什麼來呢？」

「夜間？夜間不能抄這個！」

「原因？」

「我昨天頭痛一天——我想「官還不裁病人」呢！」

朝漲紅了臉，理窘的詭辯着，起初他還是有點理直氣壯似的，說到最後一句，態度居然軟化下來。

陳的眼睛緊盯着睡覺的菱，心里更覺煩燥：

「原來都是一樣不忠實呵！」



但是，這句話被埋葬在口腔里。於是，他又看了看錶說：

「好啦，你把沒有抄出那份給我來寫吧，不然，恐怕一定要誤事的。」

陳和菱像草上的蛇一般在人叢里，在灼熱的水門汀上爬行。陳不時要看看手錶，也不時要用汗臭氣的手帕揩去流到脖頸上的汗。

菱的眼睛一陣陣發黑，並且打着暈旋，她走不上幾步，就要用手按一下前額，很勉強的追隨於陳的身側，常常是要落在後面的。

「失眠了嗎？菱，怎麼眼睛那末紅，又走不動路呢？」

菱再按一下前額，頭略微搖動一下，長出一口氣，微笑着說：

「不是的——」

「該是吵架了吧？」陳的口吻似乎非常有把握，並且話後是一聲冷笑。

「……」菱的鼻管發酸。

菱扭過頭去，鑑賞商店的窗飾，然而，眼前早已蒙上一層液體的薄膜，於是，她的頭又向上好像在仰視淡薄的流雲，意識強制支撐着眼皮不要合閉，一直到額角澎漲而又陣痛不能再強制的時候，液體集成很厚的薄膜，決堤似的傾瀉出來，這樣，又要鑑賞窗飾；但是眼前却是一面紅磚砌成的高牆了。

寬寬的淚線垂直在蒼白的臉上，浸濕着乳峯外的旗袍。

是什麼時候進去，什麼時候又出來，在菱的腦子裏幾乎是夢的回憶；但是，她清楚當要走進房門的一刹那，是敏捷的揩去自己臉上的淚痕。不關緊要嗎？在菱本身確是一個頂大的安心哩。

「記住了嗎！」陳戴上草帽。微笑說。

菱躊躇半響，含混的「呵」，「呵」，了兩聲，言無所措的兩頰緋紅了。陳馬上回轉過頭去叮嚀的指示着菱：

「二十七號！」

「……記清楚啦，記清楚啦。」於是她的內心又滲入一層羞赧，表面是鎮定的。陳的頭剛回過來，繼而又回轉過去，許久，許久才又回轉過來：

「菱！你看站在書店窗子前面的好像是朝。」

等菱回過頭尋視的時候，書店窗子前面已經不見任何一個人站在那裏了。活動的是人羣在流，洶湧的流着。她把視線擴大的搜查一周，熟習的背影，熟習的白西服褲，從她鷓鴣般的眼睛裏扯進書店前面的街口去，菱的顏色由蒼白變成慘白了，上齒咬着下唇，她十分氣憤，又要哭；但是也要笑，脚步蹣跚起來，終於笑出聲音來了，然而那是丟了靈魂的狀態。

「你笑什麼？」陳也輕笑着問。

「我嗎？——我笑他不戴帽子；我笑他不穿外衣；我還笑他那樣鬼鬼祟祟地卑劣的行爲！噯，我——」

「你以爲他是什麼作用呢？」

菱遲疑了一下，才說：

「話真的長啦，走路不便講這些，有機會我一定從頭到尾告訴你的呢？」  
他們默然地奔馳着。出這一個門，又進那一門。蛇一般的向南爬行着，他們的影子漸漸地在左側伸延着。

.....

陳在第二天下午一點多鐘的光景，接到一封簡單的信：

陳：

我這裏發生了意外的變故，在未接到我第二封信之前，千萬不要到我這裏來——切切。  
菱夜九時。

陳的思潮茫然了……他極力鎮定自己的驚恐與煩擾，很納悶的搜索着這個變故的發端，結果，仍是茫然着。

他把宿舍仔細清理一下，到二十七號去了。

這一天晚間他沒有睡在宿舍裏。等第二天下午一點多鐘回來的時候，接到羨的第二封信！

陳：

我的生命大概是止於此了，現在我幾幾變成一隻失了舵的船，一任打來的風濤，顛簸，沉浮在白茫茫地大海里。要說我像一個囚徒，似乎是失却了我的自由的而應當掙扎進取的人格；然而我沒有恰當拔救我自己的辦法，起碼，我想你是同情我，也能諒解我的。

在半月以前，我就發覺了朝在祕密的偵查我的行動，你當然也是主角之一，他的偵查範圍，是在你與我之間是否有「愛」或者是「肉體」的關係。陳，這思想，這行爲，該如何的卑劣呵！不過，我總以爲朝這種卑劣的不正確的觀念，終有自身覺悔，以及被克服的一天；但是使我失望，使我意外的失望，如今他不單甘作一個摧殘女性的暴君，而且準

備作一條無恥的狗！陳，這是一匹翻了臉的狗呵，他發誓要咬你一口！不過，也許是一種恫嚇，如果我仍舊和你不斷關係的時候，我想是不可倖免的了！

他決定向學校請一個月假，開始作爲我殘忍的獄卒！

他曾試用舊夫權的權威，因此，我的皮膚上留着兩種不同意識的傷痕，我沒有反抗，我被屈服了！你也會瞭解我這所以懦怯的苦衷吧！

什麼時候我萎靡的生命才能復甦？我不知道！

兩封信都是千方萬策偷偷求同院的菊子妹妹代寄去的，我十分愛那孩子，她很可靠，你是認識她的，以後想要知道我的消息，可以設法到

××小學去探聽她好了。

因爲此後我要避免寫信給你。

恐怕明天要病，心臟劇烈的疼起來，舊病犯了！他到校長那裏去請

假去了，該到回來的時候，好像還有許多要寫的話，不能耽擱了！再會！  
向你，敬禮。

菱晚七時。

陳看完信之後，把門鎖好走了。四點多鐘又回來，他收拾好行李，書篋……  
和房主人說：

『我搬到親戚家去。』

菱的命運同秋末時節的花草一樣地憔悴了，同時，她在朝的心裏也像一片片殘落的花瓣，沒有憐惜，任意地踏踐腳底下！然而朝的心田，另栽了一棵鮮花，這花，原來是他的學生譚小姐愛蘭女士。

自從朝跟校長請准了一月假之後，這位譚小姐幾乎三天兩頭的在晚上五六點到朝的家裏來，談不到多時便去了，不久朝也出去。

病倒二十六天的菱，因為病的痛苦，對於朝的事，她沒有理會的精神，並且

即使她有時發現了他的曖昧，她也緘默着。

這一天，他倆又是那樣走了之後，一陣風打進了通風窗，於是寫字台上的紙片，完全吹到菱的臉上。小窗子砰的一聲關上了，把菱從昏迷裏驚醒。

她拂去貼在臉上的紙片，她看到窗外的天空，奔馳着大塊的烏雲。窗子上徘徊着軟弱無力惜別的枇杷色的晚霞。

菱的喉嚨發癢，繼而咳嗽着，一口痰支使她側過身子去找床下的痰盂，當她吐完了抽回身子的時候，在枕旁的紙片上發現如下的啞謎：

『你不愛我』

『豈有此理』

『得啦吧！我不是傻子！』

『不愛你的理由，從哪說起？』

『爲什麼還不給我戒指？』



「別急，明天一同到××金店去。」

「哼！爭（蒸）的餛飩不香！」

「高高手俺就過去啦，小妹妹。」

這一段落是一顛一倒的結束在紙片的上角，不規矩的鉛筆字，使菱看時非常吃力，因此當她看完之後眼眶脹疼的像有兩個鐵球裏邊擠出來。

她沉靜一會，心平氣和地接看下文：

「怎樣？」

「沒有遠日子！」

「你自己要加小心哩！」

「不要緊。你還不曉得我的體格？」

「你不應當同她睡在一起。」

「是的，應當和你睡。」

這一句話上邊，重重地打了兩條槓子。

「壞蛋！」

「不對嗎？」

「還不到時候。」

「到什麼時候才能？」

「除非她死。」

「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好妹」

這兩個未完成的字句上畫了一個大圈子。

「快走吧，天陰上來了。」

所有的字在菱的眼前盤旋起來。她由於過分失望的抨擊，全身失去了力量，

於是，紙片由她手裏滑下去，輕輕地落在地板上。當紙片飄揚投地的時候她失去了知覺。

「菊芳……我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陳先生。」

「鄧向朝先生他們可好？」

「鄧先生呵？」

「是的，鄧太太呢？」

「菱姐姐嗎？死了快兩個月啦！」

菊芳用小手背，揩着沒有溜出來的眼淚，像一隻憂傷的小羊，望着陳。陳牽起她的小手，緊緊地握着。身子打了一個寒噤。好些時候也沒有說話。

『怎樣死的呢？』

『誰不知道：都是給鄧先生氣死的，在菱姐姐有病的時候，鄧先生就不像從前那樣和她好啦，常常吵嘴。菱姐姐病的不能起床，鄧先生也不給請醫生，還有，還有一個大姑娘，挺好看的，聽說她是鄧先生的學生，老上鄧先生家去，簡直他們像倆口……菱姐姐就這末給氣死啦！……他太壞啦：學校不要他做教員。現在不知道他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那一個大姑娘呢，跟市公署一個當科長的結婚啦！……爸爸前十幾天，在街上碰見鄧先生，說他更不像個人樣兒，簡直是個瘋漢子哩！』

『菊芳，你知道嗎？菱姐姐的墳在什麼地方？』

『墳哪，墳就在極樂寺。陳先生，菱姐姐死那天你怎不來？』

『我全不知道哩，我剛從外縣回來。』

拐過一個彎子，陳看見了菱的舊居，引起他無限的傷感和回憶。等走到菊芳

家門口的時候，那孩子拉住陳的手叫他進去。

「我還有事哩，今天太晚了，明天我來跟你玩。」

「明天可來呀，陳先生。」

那孩子已經走進了大門，還扭過頭來，依戀的說。

有三個影子佔據了朝的全魂靈，兩個是有體的：一個是死的菱；一個是生的蘭；另外便是那個無形的「××」了。

佔據了——然而全是空虛，在空虛裏他所獲得的報酬，唯有：悔恨，嘲弄，和拋棄。它們絞成了一條粗大的繩子，緊勒着朝的咽喉，也不死，也不活，永遠是一鬆一緊的掛在被處死刑的絞架上面。

現在他簡直是失却了理性，也失却了感情。心理的變態好像雨後的春草滋長着。他更拚命的飲酒，酒就是灌溉心理變態的春雨。

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起來，手頭的錢化完之後，把過冬的皮大衣押到當舖裏，付清了店帳，便剩餘不多了，但是他不計較這些，依然是喝酒。酒也猶如他生命的泉源——能安慰了他的悔恨？剷除了大家的嘲弄？也能把人們拋棄他的決議取消？其實這是夢！因為菱死了，不能因他悔恨而復生，蘭嫁了，不能因他達觀而便免除嘲弄；拋棄也是自己造成的。換句話說，也就是本能的暴露了本身的醜態！因此，××對他是沒絲毫姑息的了。

他既不能與現社會相容，他又背謬了未來，後退呢，無路，他可憐相的摸索在黑暗的死胡同裏！

於是癡狂了。

『自殺好呢？還是活下去好呢？』

他發現了這兩條單純而絕對的路。可是他沒有決定執行任一條路的果斷力，雖然他是從早到晚的思索着，不放鬆的思索着……

『玄妙呵！神祕呵！……我自己如何能解決呢？……我必求之於神……』

北方收拾起嚴峻的冷風，讓每一顆雪片不受什麼折磨，完整地落在大地上，宇宙變白了，漸漸地增厚起來。

朝怕夜裏的黑暗；但是，黑暗在晝間他倒歡喜，今天，他便趁着這落雪的白晝，走出旅店，爲的要去找尋能以解開神祕之結的神。

他在雪地上蠕動着，恰像北冰洋上一隻白熊，然而，他沒有長白熊那樣抗寒的毛，僅僅是一件夾外套，他可不覺得冷，這是因爲他剛才喝了酒的緣故。

雪飄飄搖搖的落着，朝也飄飄搖搖地向前走，拐了許多彎子，前面正是寬而且長的南崗大直街，街上行人非常稀少，這在朝自然也是覺不出來的。

堂皇的廟宇，在朝的面前十分森嚴的展開，一會兒又把朝吞蝕進去了。於是他開始搜索在那些小丘陵裏。

「嗯？丟啦嗎？……怪！」

每隻小丘陵上遮蓋着厚厚的雪，恰像擺在籠籠裏的饅頭。並且在它前面都立着高矮不同的石碣。朝找不着他所要找的那個小丘陵。他弓下腰去，像穿梭般燕子低翔於胡同裏。

「呵，搬家了嗎？」他突然佇立而這樣喊叫起來。

昏暗的宇宙，在他周遭風車般的旋轉着。

「噢！噢！那邊……是那邊哪！」

接着他踉蹌地把自己拖到所指的那邊去了。繼而又匍匐下去，臂膀緊緊地抱着石碣，側着臉把下巴担到石碣頂端，半個臉已經埋進雪裏了。兩隻紅色的眼睛要突出雪的堡壘。他呆痴，靜默，凝視，凝視這小丘陵前一隻生疎的翠綠色的花圈。

眼光疑惑似地搜索着，他發現花圈中央懸掛一個紙板。於是，他拋開了石碣，在原地把身子探進花圈近處，不中用的舌頭，念出紙板上的字：



你生長在泥淤池塘裏，

施展你藤蔓般的脖頸，

探出渾瀉的水面，

象徵青春的嬌綠綠的葉子，

好像一羣有神氣的眼睛，

晝夜不歇息的觀察這世界，

——太陽跟星星都稔識你。

×

×

×

×

×

你還是生活在渾濁池塘裏，

發育着銳利的角，

拚命和池塘爭奪着面積，

勝利就是你成熟的果實！

來啲！無恥的素食者，

任你把黑色的果實採去吧，

——你才知道它皮殼堅硬，心田純白！

陳爲致祭菱同志墓前。

## 生意最好的時候

在所有的商業正在倒閉、查封、與叫苦的不景氣當中，惟有沈萬清鐵匠爐的生意鼎盛起來；可是建國的前一年沈萬清也跟其他商業一樣：鬧着要倒閉，叫苦的恐慌，這生意鼎盛的開始，應該是在建國不久一個穿黃呢制服的警官突然光臨他那小小的醜醜的鐵匠爐以後。

從那以後，那位警官就常常出入沈萬清的門了，他那金色的帽箍，無由地給小小的醜醜鐵匠爐生輝不少。

於是形將停火的大鐵爐，熊熊的火花復燃了，一天二十四小時「叮叮噹噹，……」的既單調而又震心的聲音揚於戶外。在夜裏，居住周圍距離一里

遠近的人們，全不得安睡，猶其是害失眠症的人。簡直被那「叮叮噹」的聲音，一下一下地敲碎了心，他們輾轉床側咒罵着，不斷地咒罵着，從黑夜一直咒罵到大天白亮。

但，咒罵一點兒也不礙沈萬清的生意興隆，也許，當人們咒罵正兇的時候，沈萬清正在精神倍發地督促着幾個「勞金」和徒弟加快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速率，簡直沒有法滿足沈萬清的理想，即使他們熬着夜，耗着早已疲盡的體力，沈萬清還是在一邊瞪着眼珠子叫罵起來：

『打起精神來呀，媽的，記得嗎？明天又得交貨啦！』

於是「叮叮噹」的聲音，突然更加繁重地敲打着失眠者的心。隔了些時候，那聲音就又逐漸低沉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那位穿黃呢制服的警官就光臨鐵匠爐來，他開口就問：

『出來沒有？』

『哈哈嘿，』沈萬清得意地諂笑着，『如數一百！牢牢實實地一個不少。』

立刻就搬運到載貨汽車上去。車臨開的時候，那位警官叮嚀一句：

『二十六號，一百！』

『您放心吧，錯不了，反正我記住是：三天一批。』

一批，又一批的運去，「勞金」和徒弟呢，也是一批又一批地病倒下去了。

沈萬清馬上另僱來一批，來代替他們的職務，總之，他不能讓「病倒」妨礙着他的生意；可是他不能不靠着「病倒」維持他的生意興隆。

在盛暑，在熊熊的火爐旁，「勞金」和徒弟在一百十幾度以上的熱氣裏烘烤着，他們鐵一樣的身力，被那熔爐軟化了。

一個「勞金」停下鐵錘焦躁地喊道：

『熱死我了！……我不能再幹囉！』

『打起精神來吧！正是生意最好的時候。』

『那不干我的事，……我，我不能再幹囉！』

『蠢貨呀，吃兩天飽飯，就什麼全忘啦……你想想：半月以前，連吃窩窩頭錢全沒有！』

沈萬清最後一句話把「勞金」提醒了，他看見一個非常猙獰的餓鬼，站在他的眼前，其實那就是他的老板。

當他咬着牙齒掄起鐵錘的時候，一種迅速的漲力從腳下直衝到頭上，鐵錘從手裏墜下來。緊閉着眼睛和嘴，身子痙攣地向一旁暈倒了。

照例地向他臉上噴了幾口冷水，隨後抬到後面睡覺的房子裏去。

沈萬清照例地在一邊瞪着眼珠子叫罵起來：

『打起精神來呀，媽的！記得嗎？明天又得交貨啦！』

『你一定要開開門！』一個「勞金」堅決地要求他。『你看，這未熱，還能夠幹下去嗎？』

『胡話，深更半夜，怎能夠開門呢？』

『不行，簡直快要熱死啦！』

『這能算熱？還沒有叫你上「火燄山」！……』

激怒了其餘的「勞金」們，他們一致地威嚇着說：

『不行，不開門我們就不幹！』

沈萬清今天實在怕這個呢，如果當下住了工，明天的貨就不能如數交出，因此，他不加猶疑地就答應了那個要求。

門打開了。深夜的涼風，混進一百二十幾度以上的熔爐裏來。

然而，震天響的「叮叮噹，叮叮噹」的聲音，闖進深夜裏去了。

第二天早晨隣居的房東姜先生來了。

『沈老板』姜先生笑着說，『近來生意可好呵？』

『還好，祇是比以前操心多了。』

「操心」這兩個字並不是話的主題，其實他正是着眼在「以前」兩個字上，那末會聽話的人，自然很清楚地回想到沈萬清的現況與「以前」怎樣截然不同了。

是的，姜先生很早就清楚看出沈萬清的「截然不同」了，據他自己的觀察，最顯著的就是沈老板沒有以前那樣的和善。

爲什麼會使一個人更變了原來的性情？姜先生並沒有從各方面去推想他，他所注意到的，而且他就斷然地認爲：那位穿黃呢制服的警官，是更變沈老板原來性情的主力。

就是因爲這樣姜先生跟沈老板談話時，一開口便就笑了，而且這笑，比以前還要特別突出，特別認真和親切。



現在姜先生聽了沈老板的答話，斟酌了半天，說：

「啊呀，究竟生意要好，就是操點兒心，也總比……」

「吶吶，是呀，總比沒有生意強得多呀！」沈萬清自鳴得意地打斷了姜先生的話頭。接着反問：

「可是，姜先生也不錯嗎？」

「糟，糟極啦！房客已經搬的剩不到幾家。」

「呃——」沈萬清假意地駭異着，他回想兩個月以前，因為姜先生干涉他半夜裏不准做活，結果他們倆爭吵起來的當時那種情形，現在他是非常洩憤的，他說：「多末不幸呵！」這話不是同情的擔憂，完全是故意詛咒姜先生。

「誰說不是呢，今天，沒有辦法……我才來請求沈大哥……」

「請求我？」

「是啦，請求沈大哥，告訴夥計們夜深做活，別再開門。」

「唔，唔，那怎能辦得到呢？這是官家的事情呵！」

「那末」，姜先生一聽「官家」二字，連話全不會說了。他斟酌又斟酌，終於把請求臨時變更爲哀求：

「雖說是官家的事情，還是請沈大哥你盡點兒人情吧！……我說句實情話：今天夜裏不能關門，我那邊五位房客明天就一齊搬出去了！沈大哥你想，以後我指什麼生活呢？」

沈萬清搖了搖頭說：

「還是你告訴貴房客忍耐些日子吧，一到秋後，我自自然會把門關上的。現在，是呵，你也給我想，我也是單單指望這買賣過活了……並且，這是官家派下來的呢。」

幾個「官家」簡直就使姜先生有話說不出了。他一連串的嘆着氣，懊喪地走出去，沈萬清一直送他到門外，說：

『姜先生，你什麼時候往外典房子，先給我一個信。』

隔了三天之後，姜先生果然來找沈老板談判典賣的價目，沈萬清很爽快地出了八百塊錢，於是，姜先生立時就請來中證人和代筆人會同沈老板到一家酒樓裏去，姜先生含着眼淚在契約上按了手押，可是當大家喝喜酒的時候沈萬清却當衆說了一句俏皮話：

『不是嗎，以後我祇好這末辦：誰不願意跟我沈萬清做隣居，我就把他的房子買了過來！』

這句話，很快就傳遍近隣房主人的耳朵裏去，他們都說：

『沈萬清這傢伙瘋魔了！』

可是，那是不對的，沈萬清正是有條有理地經營着他的生意，同時，鐵匠爐的門市比從前擴大了兩倍。「勞金」增加兩倍，徒弟增加一倍。

官家的定貨呢，現在竟增加到一倍半了。

三天一批，一批二百五十副。沈萬清總像循軌的月球一樣，按時交出，一分一毫全不耽誤。

有的時候，沈萬清爲了增加工作效率起見，他就親自出馬，顯得比任何「勞金」都賣力氣，掄起鐵錘叮叮噹，叮叮噹地幹了一陣。然後，他叮嚀着：

『當心分量呵，當心！二十五斤多一點兒才好！』

他也曾拿他剛做成的貨色，當做標準的榜樣，他這樣向「勞金」說：

『看見沒有，總是像這樣：脖圈要厚，小環要粗……頂好，火候再老一點兒。』

日子一天一天地在永無休息的鐵錘下敲打過去了。然而，每一鐵錘下也都迸出金屑給沈萬清留下。他有那樣一個計劃：到明年秋天——就是一年之後，必定用兩萬塊錢資本開一個像樣的鐵工廠。

現在，天還沒有亮，外面落着淒涼的秋雨。沈萬清早已醒了，他躺在床上計

劃着他的計劃，他預想成功之後，就可以包辦全「濱江省」官家的定貨，而且再過一年，那真是不堪設想了呵。

外面突然槍聲響的很急。沈萬清的預想停止了。他又想到年頭上：

——年頭不靜，跟生意興隆原來是很有密切的關連的。

不到吃早飯的時候，取貨車就來了。——往日總是在下午一點多鐘——沈萬清却自告慶幸多虧這一批貨頭一天下晚就預備妥當，若不然，免不了要費一些唇舌呢。

那位警官說：

「沈老板，廳長請你談話。」

「呵……廳長？……談什麼呢？你想——」

「總不外生意的事情吧？」

於是，沈萬清上了取貨車，到警察廳見廳長。廳長問：

「你的生意好嗎？」

「實在不瞞大人說，現在生意在最好的時候。」

「很好！」

廳長說完轉過來吩咐左右說：

「給他帶上一副！」

「這是爲什麼？大人！」沈萬清喊叫起來。

「你不知道嗎？拘留所裏炸了獄！」

「大人，那干我什麼事兒呢？」

「不要跟我裝糊塗！分量不足，手工潦草，犯人弄斷了鐐環，鄰都怨誰？下去，給他帶上！」

兩個警士拖住他，他哀求地喊着：

「大人哪！你別屈人心，大人哪，……你放了我，你發發慈悲吧，我的生意

在最好的時候呢！」

可是腳鐐給他砸上了。沈萬清端詳它半天，突然喊道：

「不行，我要見廳長，給他看，這一副就是我做的，你們看，多末堅實呵！多末棒呵！」

可是又被看守推進監房裏去了。

沈萬清不可解地想：

「這是應該的嗎？」

他看見了許多犯人脚上掛着的東西，完全是自己鐵匠爐裏造出來的貨色，於是，他又想到他的生意。

他茫然地哭了起來。

九，二十日。

## 出 差

運轉副站長剛接完第二次旅客列車從前方站開來的電話，在後面又聽到『野豬』兩個字，副站長應聲答了個『OK』，彷彿真的被拖進荒野的森林，遇着匹兇狠的野豬，驚慌失措：

『喂！傳——』運轉副站長跟一個站夫打着暗語，『預備，在二次車上！』馬上一個問題來了：就是他們那位有芙蓉癩的站長，這位站長很有些來頭哪，他平日關於站務概不過問，隔三岔五到車站來一次，不過打幾個呵欠，又懶洋洋地坐車回公館去。他一向是『放心大膽』地幹，『天不怕，地不怕，』這竟成了這位站長的口頭禪，就是爲了這個，運轉副站長，曾爲了許多次的難。

『究竟送個信去不呢？』



到結果終還遺一個站夫跑站長公館去送信。運轉副站長做事總是忘不了：以「謹慎」和「責任」爲本的。

站長室、事務室、候車室，……以及站台上頓形騷動起來了。運轉副站長在指揮着三五個站夫東一頭西一頭打掃着站台。站務員白慌慌張張跑回宿舍去換他那頂專備制帽，在平日他這制帽是經心在意地鎖在他的衣箱裏。帽箍刷染的格外殷紅刺目，帽徽和防風的皮帶也格外亮的耀眼。其次，還屬他那雙黑漆皮鞋：尖而光潤，長短適度而周正。他實在沒有辜負平日在那兩宗物件上，下那番修飾的苦功啊。

但是，站務員何却反爲那所苦惱，每次他得到這個消息簡直使他頭痛。他自己檢查一下：制服和制帽都非常之齷齪，至於鞋呢，明明是有違明令了，然而他很傷心，眼看腳上這雙減價布幫鞋穿壞之後，還沒有買第二雙的敷餘錢。如果一定遵命照辦穿皮鞋，那祇好跟他老婆合議罷吃一個月的飯！不然，是再沒有適當

的辦法了。

「零擔貨物託運單」堆在他的面前像座小山。這個事務在別的站務員看來就非常之暈眼，或則就給主管站長寫個簽呈，請求設法把工作另行分配一下；可是，站務員何從來沒敢有這種意念。有時他看站務員白的工作清閒，他倒是暗暗地羨慕人家，嫉妬，也是有過的，但，那對他有什麼好處呢！弄的太露骨了，不是反而遭人家的歧視嗎？於是，所謂嫉妬，在他的心裏都被羨慕同化了。他很了解：不應該對同事白留着什麼嫉妬的痕跡，這不公允的弊病是自上而下的，該怪那個世面才是，同時，也該怪自己不會逢迎，沒有勇氣，沒有門路……

站務員何的手飛快地打着算盤，心裏也不停地打着算盤：究竟該想個法子，把這一關對付過去。人在倒霉的夾當，說不定就會被『野豬』看見——申斥，罰薪，起碼又白白損失一元大洋！一元錢使他聯想到一斗秫米。他驀然地把手停按在算盤上。

鐘，十一點二十三分了。

「噢！還有七分就進站——」他本能地叫起來，一抬身，椅子向後傾斜了一下。一溜烟向門衝去，託運單的簿頁從桌子上飛了起來。

站務員白戴着專備制帽。邁起時興的步伐。漆皮鞋在太陽下反着光。神氣十足地踱回貨物室來。他剛一進門，恰好跟站務員何撞個滿臉花，皮鞋尖被何踩骯髒了，帽遮也撞摺皺了，兩邊額角被帽遮兩尖端，夾擠的發疼。

「嚇！冒失鬼——」站務員白摘下制帽，瞥一瞥皮鞋，滿不高興，他剛想要發脾氣，然而，他想到素日自己的託運單自己不算，屢次求何給代勞那件事上，於是，立刻又消了火，話頭也轉變了：

「糟糕，你看！——慌唐大吉……」

站務員何有點難爲情的樣子，接連陪笑的說了兩個「對不起」，舉腿就向職員宿舍跑去。

從車站到職員宿舍的甬路上，正有五六個站夫大事打掃，他很蠢笨的跳過等尖，衝出了塵土遮天的重圍。

他彎着腰鑽進吳隊長的床下，拖出一雙皮鞋來，鞋裏面已經密結着蛛網和塵條之類的東西了。

當他換好皮鞋回來走到貨物室門口，他聽得二次列車進站的汽笛遙遙地呼叫着。他走進來，正好是站務員白拿着一打子託運單笑瞇瞇走出去。

站台上的秩序，就像閱兵場上，既靜穆，又森嚴。個人的工作法門已經預備好了，譬如貨物副站長不等列車停穩就要跳上車去；站務員白這次要變更一下技巧，專候『野豬』一下車，舉着託運單從他眼前跑過。惟有運轉副站長覺得局促不安，他常常把眼睛吊到車站後的大道上，終於看見報告消息的那個站夫遲緩地跑來。然而列車越發迫近了。

貨物副站長早就跳上了車。這一輛是三等行李合造，恰好在頭等車的前方，

他拉開了頭等車的車門，很有禮貌地走進去。他並不看爲他所注重的目的物，却把眼睛裝作夜鷹般銳利，在搜查着行李架上的行李或什物籃。其實，倘若那行李或什物籃裏面當真有什麼私運貨，他也查不出來，這不過是一種『差事眼』，要應時地播種在上司的心地上，雖然本身沒有費過絲毫的力量；可是，『克盡厥職』，『服務勤謹』等等的好果實豐收了，到年終考績時，自然添了不少光明燦爛的點綴，加薪、晉級，少不了仰仗它的哩！

彷彿是很偶然地，貨物副站長發現了頭等車裏坐着車務段長，於是，他也就偶然地行個舉手禮。一直把視線牽到行李架上，穿過頭等車箱。但他走進別個車箱裏，却把視線落在女乘客的臉兒上，胸脯上，以及其他的部位上……天曉得，他是在搜查着什麼私貨呢？

運轉車隊長拿着號誌旗迎面走來，開口就向他小聲地嬉笑說：

『你這小子，一舉兩得，真會弄——』

他並不分辯什麼。把右眼睛輕輕一擠，從運轉車隊長的身邊擦過，立刻又莊嚴起來，但是沒有忘記搜查「私貨」。

李司令騎匹兔青馬，帶了兩個馬弁到車站來迎接省視察官。馬弁大大方方地把三匹馬也牽進了站台，四面八方亂蹣一陣。有匹馬拉了糞：「野豬」剛一下車就看見黃團團馬糞散佈站台上，他氣昂昂地衝着運轉副站長去了。運轉副站長先來個報告：

「段長，……站長今天有病……沒有來……」

「我早曉得！——你看，這站台弄成什麼樣子，馬糞……亂七八糟！」

「段長，實在沒有辦法，李司令的馬，不讓上站台，也攔不住。」

「沒有的勾當——總怨你不會辦事，不負責任，——我不相信什麼沒有辦法！」

「我確曾和李司令的馬弁講過：照章不准牲口進站台。而且也不止是講一次了——」

「嘩！不要往下講啦，有什麼用呢？你爲什麼不向司令直接講！」

「這——」運轉副站長很慚愧回答，「爲什麼不……」的理由，他怕段長申斥他「胡說白道」以及什麼「辦事沒有勇氣」……之類的話。於是他把那理由像反芻一樣的嚥進嗓子裏。

「可惜那末大的個子，」段長兩手使勁往外套裏一插，轉回身來。這時，站務員白拿着一打子託運單，真像一隻麋鹿那末好看，輕捷地從野豬的面前跑過，一直奔向堆貨場那邊去了。

李司令走到車務段長前面去了，他連忙擺動着縮短的身段，加快幾步趕到跟司令平身而行。運轉副站長倒替小個子捏把冷汗，他呆立在原位，非常緊張地張開了嘴。

「司令！」聲音乾脆中帶點甜蜜。車務段長來個立正舉手禮，態度和姿勢的規正，就是老行伍出身也不過如此哪。





「噢！你穿的是皮鞋嗎？過來，過來！」

站務員何不敢怠慢。簡直像被主人打完的狗，貼着桌沿溜到段長的面前。

「你真夠乾淨了！這雙鞋跟你的臉兒畫等號啦，——啊哼，那隻還有個洞，是留着透空氣的嗎？」

「不是的，」站務員何不知所云的答道，「段長，我的事務太忙了呢，……一點工夫也沒有——」

「怎麼？你太忙啦？人家白站務員不是和你一樣嗎？你學一學人家的服務精神吧！……像你這樣做事，這樣衣冠不整，全路的名譽都叫你一個人糟場啦，還說什麼？看吧，等幾天頭髮上都要生虱子——」車務段長的兩手使勁往外套裏一插，氣昂昂地又走進了電報室。

兩個電報生：一個正在收抄來報，另一個正在按動電鈕預備報告別個車站「野豬」在二次車上的消息。冷不防段長推門走進來，倒嚇他一跳，他機警地抓

過一件已經發完的電報稿底，假裝拍報，符號却是：

『注意，野豬在二次車上，請遞傳其他各站。』

電鈕有節奏地響着，段長彷彿聽到悅耳的音樂般愜意起來。當他踱出電報室的時候，他竊喜地想：『倘若都像這樣嘔，那才能顯出運輸緊張哪……』

一連三天，車務段長疲倦了。

本來精神上談不到疲倦不疲倦的；在各站站長熱烈地逢迎之下，吃、喝、玩、樂，會叫他非常之心滿意足。然而，是什麼使他疲倦了呢？那就是這個任務太單調啦，太無聊啦，若不是有一種希望調戲他，簡直就不需要來幹這一套把戲。

歸途，各站員工又是照樣的緊張起來。可是車務段長老是躺在頭等車絨靠墊子上做夢，醒了之後，隨便看一看車窗外的風景，那風景引不起他新的感覺了，每一座山，一條河，一棵樹，牠們的順序，對於他就像一本讀破了的『百家姓』

那樣熟悉，——你提到「褚」，不用思索，登時就回答出「馮陳褚魏」……來。一樣的，倘若有參觀的人們請問他：「山那面是什麼呢？」於是，他也能不用思索，登時滔滔不絕地回答：「山那面，不到二里地，有條河，河的兩岸有垂柳、有白楊、有古老的榆樹……」那一棵榆樹上有幾個老鴉的窠他也記得很清楚呢，不過，這個他是未曾向人說過的。

有興趣，而且是值得玩味的，倒是他前兩次，也是在歸途的頭等車裏偶爾發現的人生哲學。從那以後，他每當得到一點勝利，或則是得到一點什麼便宜的時，他就暗暗地嘆服他自己所發現的人生哲學是那樣的確鑿，是那樣的含有神祕意味呵！

現在他曲着肘，抵住很窄的窗台，圓混混的手掌托着又肥又白的下巴，眼睛緊盯着窗外，出神地，得意地，背誦着他的人生哲學：什麼叫人生？人生不過是一座廣大的滑稽舞台吧了，誰不是喜劇中一個丑角呢？但是，當場哄堂，總不如

肅然起敬的笑料耐人尋味吧。可是，這種拿手好戲，小丑很難辦得到的，必定是劇中的主角，嗯，主角……一點兒不錯……

車務段長的下唇包裹着上唇，一種罕有的笑態，從眼犄角裏流露出來。他又繼續想：

這世面，應該說牠是個鬼的世面吧，人人都在做着鬼，誰鬼的本領高，就能把誰迷魂住了……不過，做鬼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哩……鬼頭鬼腦……

車務段長想到自鳴得意的地方，就忘記本身的莊嚴了，向着車窗子做個鬼臉，仍然是一種罕有的笑態，不過，這次是從嘴角裏，幾幾乎嘆味一下從口腔裏擠出來。

『段長，請喫茶。』

車務段長驀然地掉轉過頭來。一個車僮已經把雙手捧來的那杯顏色很濃的紅茶放在桌上。車僮倒退了兩步，靜悄悄地抽身走開。車務段長好像被人發現了隱

情似的，他感覺在臉上有種極強烈的熱度烘烤着，於是，用兩隻手掌拚命地上下揉搓着面皮。——這一種手法，是每當車務段長害臊時少不了的動作，現在在他面前雖然沒有一個人，他因為習慣的緣故，也就習慣的揉搓幾下，原來粉白色的兩頰，突然變成血紅了，倘若你仔細看時，脖子也是紅的，可是你萬萬想不到，那都是由於羞赧哩。

然而，一陣發燒退下去之後，他兩手攏握住玻璃杯很想生氣，「蠢貨！爲什麼不能再坦白點兒呢？」他這樣暗暗地咒罵起自己來，「難道連自己的架子也失了嗎？應該改正……應該徹底改正……真是的，不學老練一些，對於前途還有甚麼大的希望？」

車務段長當真立刻發奮起來，那隻玻璃茶杯，在他用勁攏握之下，卜卜地直響。末了，他狠狠地喝了一口茶，那甜而鬆軟的味道，勾起他強烈的慾求來。

遼闊的地平線上，還祇剩幾根日頭的髮絲。黃昏，沒有多久勾留了。

過一會兒，這一系列車就正點開到了總站。車務段長夾起公事皮包走回公館去。

在十五分鐘以前，車務段長的太太很從容地把嚴總稽查送走了，她整理好被弄摺皺了的床單之後，就對着那個半舊式的梳粧台，梳着鬢角，再扭過半面上身，梳着後面弄毛了的短髮。她的胳膊有點兒發酸，身子彷彿脫了節似的那末難受，腿也打顫，她簡直就像傷寒病剛纔好似的，骨架都不中用了。

然而，在她的血液裏動蕩着一種說不出的興奮。當她對着鏡子抹口紅的時候，她眼巴巴地盯住自己潔白的臉兒，好像一位皇后加冠時那樣滿足地，傲岸地，微笑起來。

她活潑的完全回復到青春了，而且她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種姿勢，也好像在水銀燈下，又自然，而又有節奏。

末了，她左手叉住腰，衝着牆壁上掛着的車務段長的照像，睜縫起一隻眼

睛。把一片通紅的嘴，掉斜歪了微笑。右手點畫着車務段長的那張圓圓地臉兒，小聲說道：

「該死的，這算是你的運氣嗎？」她的脖子突然向前一伸，下嘴唇幾乎長出半寸來，「呸！看你熊頭熊腦的色樣，那點代勁？……」

冷不防車務段長拉開門走進來了。她敏捷地把舌頭一吐。向車務段長歪瞪了一眼，緊接着像似很生氣地扭轉過身子。車務段長對着太太的脊樑發了半天呆。

「嚇，這是那葫蘆的藥？」車務段長嘻皮笑臉地說。往前湊兩步，扳下了太太的肩膀，「喂，我問你，方纔你自己嘟囔什麼……你說……說呀！」車務段長索性繞到太太的面前，又拉了太太的手，「告訴我，搗什麼鬼，你自己？」

太太的氣好像是不打一處來，順手就將還夾在車務段長腋下的皮包奪過來，擲到床上，一面狠叨叨地說：

「要這熊玩藝兒！」

「唉，唉，那是公事啊！也好捧着玩的？」

「好臭！別拿那來唬我；你唬別人去！」

車務段長祇好答以笑臉。隨後自己莫可奈何地把公事皮包從床上拿起，放到寫字台上，脫去了外套。說：

「虎不住你，好哇，你曉得；那就是飯碗，打碎了飯碗，看你拿蛋吃飯！」

「呸！你覺得非靠你不可呀？」太太可是笑着說的，「好一個飯碗，呸！你知道你靠誰的飯碗吃飯？」

「一不靠，二不靠，全靠自己鬼鬼道……」

「鬼色！——」

太太把黑豆地眼睛一溜，迫屁股坐到床上。本來下面還有許多話，但是她不肯往下說了。



「我還要問你；」車務段長湊到太太身邊坐下，「究竟你從那裏來的這末大的火？」

「不知道！——你自個想好啦……」

「讓我想？我一輩子也想不通。哼，」車務段長待一會兒又說：「難道說我拿辛苦倒換了不是啦嗎？」

「得啦，得啦，辛苦，……你甚麼辛苦？嘴辛苦，屁眼子辛苦……像你那辛苦可好，趕情我也願意呢，有吃，有喝，有玩，有樂，……一連就是三四天！」太太一搖頭，把垂過耳前的頭髮甩到腦後。鼻子出氣比方才粗鹵了許多。

車務段長一邊用兩隻手掌拚命地上下揉搓着面皮，一邊要分辯道：

「唉，唉，文明點說好不好哇，——」

「就是這樣，我不會硬裝文明！」

「就這樣？那我就管不了啦。可是——可是你太屈人心啦。」

「一點兒也不屈你，都是大實話。」

「哼，你想；話又說回來啦：若不是因爲飯碗問題，我也樂意舒舒服服地輪在家裏享福，……出差有什麼好處，天天在車上受顛簸……可是無論如何也得擺個樣兒，……什麼叫做當差？女人家懂得什麼？……」

「你的樣擺的可好，一擺就是三四天！什麼全不顧啦！」

「我說女人的眼皮淺，你還不服，你不知道多出一天差就多領五元大洋嗎？嗤！一舉手之勞，不費吹灰之力，何樂而不爲？」車務段長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

「你就會往錢上使勁，人家扔在家裏受冷清你都不管！」

「爲什麼不往錢上使勁呢？人總得先有了錢，才能有福，老在家倒是熱鬧，可是常這樣想吃豆腐，恐怕都有供不上嘴的時候，這話，你信？」

「可是，可是你總不該常不在家，你算算，這一個月裏你起碼有二十多天是

在外面過的。你說，一個人這末活着還有什麼趣兒？」

「話又說回來啦，顧錢，當然就顧不到趣味，你說你沒有趣味，我呢，也是同樣呵，」車務段長指着自己的眼睛，「你看，把我的眼睛都盼紅啦，嚇，嚇。」

車務段長竟像個小孩子那末頑皮地做了個鬼臉，就一蹶一跳地蹦到寫字台前，在那兒，他立刻變成大政治家一樣了。

「快點把證件事辦完好睡覺，他自己唧唧着，一邊把皮包打開了。」

從那裏他拿出來一本袖珍手冊——這一本手冊自從車務段長上任起，已竟快追隨一個半年頭了。牠幫助車務段長錄下了不少超人的功績，可是，牠對待別人呢？却相反地給了不少精神與物質上的損害。——利益不能說沒有；但那就微乎其微了！——譬如：車務段長在最近這次出差所記錄下的頂顯著的一個就是站務員何，他的名下，有四個熟練的行書字：「衣冠不整」這一個簡單的記號，已經確定了站務員何精神與物質的損害該到如何程度；次之，又如那個因為「馬

「養」受過申斥的運轉副站長名下，也是給填上「辦事不利」那末一個記號，當然啦，運轉副站長做夢也未會想到，他就要倒霉了哩。

車務段長辦事不算不敏捷了，一切的處置，他彷彿早就胸有成竹，他把手冊鋪在寫字台上，用手一翻，就翻到了那頁最近的記錄。他隨手再從皮包裏拿出一張白紙，分別情形抄錄下去：

×站運轉副站長董守良辦事不利，應請罰薪一日。

×站站務員何士剛，○站站務員李永清，二名，衣冠不整，有玷路譽，應請各罰薪三日。

△站電報生陸志昌濫用電報用紙，不重公物，應請罰薪二日。

本月二十七日二次旅客列車行李員白廣忠竊食行李車鮮菓包內白梨，該員監守自盜，應請降薪一級，以儆將來。

本月二十八日三次混合列車旅客車隊長馮煥之調戲三等車內女乘客，該員大膽妄爲，殊屬有辱路譽，應請嚴予處分。

當車務段長最後要寫到□站站長秦仲澤態度傲慢，目無官長……那一行記錄的時候，他忽然停住了筆，那彷彿有一種靈機提醒了他，也彷彿是另一種壓力勒令他不准寫下去，而且他自己暗暗地埋怨着：『何苦得罪局長的親戚呢？儘若這末認真，可算是傻幹了！』而且他也就匆匆地把紙單又放進公事皮包裹，祇等明天發交所屬課員擬一個照例的呈文，頭尾，再將單列那幾個倒霉蛋兒套到裏面，於這一次的差事也就算大事告竣了。

車務段長對於自己的任務，真夠累了，無論是對上處下，總在設計着如何如何應付的好門道，他的門道也有個主義，主義並不費解，一個簡賅而絕對的公式：

「不惜犧牲他人，不惜犧牲自己。」

然而，這還須要加以解釋，那就是在意義上，可別也尋思是什麼絕對的，倘如真的那末想，這一個誤解可就輕視了我們的主人翁不小！現在快借他那一次在路局的勵進會上的演講，分析一下，這一個似易解而又費解的公式吧：

「……我坦白地向諸位說，損人不利己的勾當，我劉某是不能幹的；假設我要損人，我必定讓我自己得到相當的利益才幹，我承認人是動物中唯一的利己主義者。在這一個世情下面，我敢斷然的說呀，就你找翻了天，也找不出來一個白犧牲自己的傻瓜！犧牲必須有代價，所謂代價，亦即利己的摩登詞！諸位若否認這說法，請拍拍良心試試，……」

當時會議廳裏的鐵路職工們有十之八九聽不懂這一個理論，其少數能聽懂的，又忖摸不透車務段長爲什麼要這樣說指心話的用意。惟有各部首領以及各部小職員們，却非凡地感到興趣，感到驚訝，而且還感到說不出的痛快，因爲誰

也不會意想到，那一片講演確是車務段長的誅心之論，確是車務段長的逼真的自畫像，他們都把論題重心弄歪啦，他們竟以為那是車務段長故意借題發揮，巧妙地要影射在座的那一位。

也許是吧，鐵路局長不是當場就紅了臉嗎？又有許多人不是真去捫着良心反省過嗎？

車務段長之富於大膽的創造性，真是值得欽佩的。由於他的依賴大膽的創造屢獲勝利，於是就更加大膽的幹下去。道德、人格，他一齊卑視，他一齊不需要，他早發覺了：人格和道德同是障礙一個人的前程的虛設，若不推倒牠，那就等於一個活人被打路鬼嚇死。我們的主人翁是先覺之一，他毫不吝惜地把人格和道德推翻了。

『喂，我要不在家，什麼事兒都得耽誤，』車務段長剛離開寫字台的座位，一回頭看見茶几上擺着兩個窩窩頭乾癟裂縫了。太太正在背着身鋪床，突然聽見

這末一句上頭不接下尾的話，驀然地回過頭來：

『甚麼？耽悞甚麼？』

『請你看茶几上，大概整整是三天沒有換啦！』

『喂！』太太的鼻子響着，『換不換有甚麼大關係？』

『有甚麼關係？好！你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該死的，……我敗了你甚麼事？』太太非常憤懣地說。

『你總拿真事兒當笑話，你知道那要讓嚴總稽查出來，對於咱們的信用是很有影響的呀！我起先若沒有向嚴總稽查說過，自然不關緊要；可是，人家業已知道咱們常吃粗菜大飯了，你要不擺個樣兒給人瞧瞧，人家總想咱們是說謊呢……』

『擺樣兒，擺樣兒，樣兒終朝每日在那兒擺之，還不行，一定要一天換兩個新的嗎？』



「爲什麼不呢？擺新的才能給他以更深刻的印像，我不是老早跟你講過嗎？」

「我不懂你那些鬼道理！你簡直是異想天開啦！」

太太可真是大耐煩了，賭氣脫去衣服自己鑽進被窩裏。她是夠疲乏的了。車務段長總覺得太太今天下晚的態度有點兒反常；然而他並不因此生氣，他十二分諒解她，體貼她，他認爲當一個女人在性的苦悶中，態度反常是必然的。於是，現在他越發覺得她可愛了，可是，他對她的處事缺乏理解，很懷着遠慮，這一點，車務段長是決心要加一番訓示的。

「這幾天嚴總稽查來過沒有？」

「扯蛋！」太太眼睛一瞪說，「你不在家，他來顯甚麼魂？」

「那也不一定哪，嚴總稽查他那人特別注意我們高級職員的私生活的，因爲他最大的責任，就是嚴查全路員工是否有營私舞弊的情形，……」

「他查他的好了，」太太搶着說，「你一不營私，二不舞弊，怕他幹麼？」車務段長的臉忽然就發起熱來。就好像是誰把他那勾結運轉課長站長賣車皮的祕密揭破一樣，又好像他的太太發現了他隱藏起來的銀行存摺一樣，可是，這兩樁事無論如何，都萬萬的不可能，實在由於他賊人膽虛吧了。

「話雖那末說，」車務段長用手掌上下用勁揉搓着面皮說，「但是，做事不可不避嫌疑，所以你以後，金鐲子啦，寶石手鐲啦，都不該戴，就連值錢的衣服都不應該穿。」這時候他也脫好衣服，爬上了床，但是餘熱未退。

「儉可以養廉，」識時務者爲俊傑。」這話是車務段長拿着讀古書的腔調自言自語唸出來的。至於這兩個格言聯在一起說，應該作何解釋呢，那只有車務段長自己曉得了。

說完之後，他就往被窩裏一鑽，把背脊靠在枕頭上，非常親暱地瞧着對面牆上貼的那張標語。——這標語是在不久以前創造的，而且已經像一張頂時興的年

畫，貼滿了路局各處，各課，以及各站的牆壁上。而且也正是局長，嚴總稽查在許許多多標語當中認爲最滿意的一張。

睡夢中也要想：

時間的經濟；

人事的經濟；

物質的經濟。

除了太太而外，這一個標語，就算車務段長唯一的安慰品。

現在他已經得到一半的安慰了。

從三月十七日起到九月二日——現在止，一本五十組的「出差旅費請求書」被車務段長用完了！今天寫的就是那最末後的一組，最末後的一組倒引起他一種

數學上的興趣來，於是在一張廢紙上作了這樣兩個算式：

共出差五十次，每次以二日計，每日應領出差旅費五元，共若干？  
總計每日各站員工所罰薪工爲五元，以一百日計，共若干？

車務段長偶然發現兩個算式得數相等，而且恰合新式簿記借貸兩方平衡的原則。他突然把拳頭往公事桌上一敲，砰地一聲，桌子上的文具都震動了。幾個正在辦公的職員們也都莫名其妙地，一致地把眼光投到車務段長的臉上發着呆。車務段長倒覺得怪不好意思起來，順手將那張寫着算式的紙，揉成一團，而後又撕成碎片，扔進字紙簍裏去，一邊用手掌上下用勁揉搓着面皮。一邊他想走出這辦公室去。

他剛剛走到門的切近，一個夫役推門走進來了，雙手捧給車務段長一個公事封筒，隨後，就又出去了。

車務段長趕忙拆開那封筒。兩行極簡單的楷書，被他的眼睛吞下了。他的嗓子彷彿突然被一塊棉花塞住，呼吸吃緊，心臟向胸外衝撞，而且手腕和嘴唇也在微微地抖索起來。

這樣，他發了一些時候呆，才拿起帽子，帶着那個公事封筒慌慌張張地走回家去。

『給你瞧！』車務段長一進門就把封筒捧到太太的懷裏。太太倒吃了一驚。

『怎麼？』太太檢起封筒，看完之後，很困惑地說，『怎樣？這是甚麼事情？』

『你自己看好啦！』車務段長的眉頭皺連在一起了。

太太躊躇了一會兒，終於把公事從封筒裏抽了出來。她有點兒膽怯似的念道：

『車務段長劉心哲服務勤勞，辦事認真，着升充爲本路車務處處長，併晉支

第十四級薪此令。」

車務段長的兩腳登時像起了空，多肉質的肚皮也彷彿是吹進氣的汽球，更加鼓脹起來。

「哼，你還攔不攔我？」車務段長完全是有意向他太太挑戰的口氣，這一個挑戰，他認為是必操勝利的。

「攔什麼呀？」

「出差！」

「嘻，嘻，」太太的笑是含着欺騙人的成分的，「好好，這回我可不敢攔你啦，讓你天天出差去——」

「那自然，不用你勸。」

「很好，你就照樣幹吧，將來副局長的缺也是給咱們預備的呢。」

「那自然，」車務段長抱緊太太的脖子深深地接了個吻之後，又非常興奮地

說：

『從今以後，咱們就時來運轉啦！』

## 旗 手

周長江在全隊裏醒的最早，每天是那樣的，當他爬到小山嶺鍛鍊臂膀的時候，他還看不見太陽的影子。

他是個壯漢，就是性情過於倔強了，人們比喻他是一隻頑強的熊，因為一隻熊被獵人用尖刀割破肚皮，而致腸子流露時，牠還要自己撕斷腸子，拋到一邊去，繼續跟獵人決鬥的，那末，由於這個比喻就可知周長江的性情如何倔強了。這樣的性格，是特別適於他的職務的。他在突擊隊裏充當旗手，到明天已經有兩年的歷史了，兩年的時光，和敵人接觸不下二百餘次，隊長戰死九名，十八名隊員中，祇有萬廣源和佟志還是他的老伙伴，其餘那些全數傷亡了。

伙伴在不斷的惡戰中，不斷的傷亡和添補着。旗手周長江就在這樣環境裏，





噪叫。

這時候周長江也從他的窠——山洞裏走出來，他愉快的像一隻小鳥，一邊掠着野花，一邊跳跳蹦蹦地向山頂上爬，剛爬到山半腰，他遇見放哨的老伙伴萬廣源。

萬廣源先打招呼：

「老周，」

「嚶，」

「老周，你明天兩年了。」

「嚶，」

「明天，隊長給你慶祝兩週年紀念哩。」

「可是，明天你也兩年了，一道慶祝吧？」

「不，咱們不同；隊長說你是咱們隊裏獨一無二的功臣呢！」



是望風披靡的。

他嘲笑那些被他驚擾了的鳥們，牠有許多弱點相像敵人，譬如最明顯的就是：當沒有大的聲浪打擊牠們時，牠們就像皇上一樣，隨便在樺林裏飛呀、唱啊、拉糞啊，……可是一有動靜，可就倉皇不知所措了：飛東飛西，失聲地噪叫一陣，然後藏到安全的林叢裏去。

這比喻全是事實，許多許多敵人，就是這樣在周長江手下潰敗的，並不是他隨便輕視敵人。

兩年來不曾有過一次爲敵人們所懾服，不但沒被懾服，他反而拿他們來消遣，假如隔幾天不消遣一次，他的心就發起焦來；當這時，他常常私自拿着旗子，跑到附近山嶺間的草原上任意馳騁。

有一次一個隊員在後面追逐他，他就比被獵狗釘梢的野兔跑的還快；可是在這不甚平的草原上兜了三個圈子之後，他讓隊員追上了，並且用腿把他絆倒草地

上。

隊員奪取他手裏的旗子。

周長江認真地保護着他的旗子，爭奪結果，那個隊員被他摔倒了，鼻孔流着鮮血。

那個隊員很生氣，爬起來對周長江說：

「你，你太撒野啦！……爲什麼呢？用旗桿往死戳我！」

「不是活該呀！誰讓你隨便奪我的命？」

「命？啊哈，旗子就是你的命啦？」

「那可不一！」

「可是，我是跟你開開玩笑呵。」

「小伙子，你拿我的命開玩笑？那可不行，哼，那怎麼行呢！」

經過這一次示威，隊員們誰也不敢攙動周長江的旗子了。

當他舉起旗子的時候，周長江就儼若神聖那樣不可侵犯。

他是全突擊隊的靈魂。

現在他站在山嶺上鍛鍊着臂膀。雖說是夏天，從夜裏襲來的朝風，總是森涼的，它圍繞着山嶺迴旋，好像冬季的海潮拍擊着周長江的全身，然而他堅韌的皮膚，絲毫不爲蹂躪，而他的四周竟像盪起溫流，他出汗了哩。

哨兵萬廣源在山脚下招呼着：

「下來，老周……」

他立刻跑下來了。另一個隊員催促着說：

「準備！」

周長江回答那個隊員愉快地一笑，一直就跑回山洞裏去。隊員們的武裝已經準備好了。

他拿起旗子和手槍來。全隊跟隨着他，彷彿一條蛇蟲，在起伏的山崗上蜿蜒

前進。

大家埋伏在一段山溝裏，前面有矮的樹羣屏障着。他們的槍口從小樹夾縫伸出去，幾乎埋沒在青草裏了。小昆蟲和蚱蜢被這騷動驚擾了，橫豎亂飛一陣。

周長江的心臟爲這最大的興趣挑動着，他握牢了旗子和手槍。兩條腿運足了競走時的衝力。喉嚨似乎在發癢；他竭力梗止着他那熟練的歌子——讓殺……殺的聲音變成迫促的呼吸。

他猛然想起老伙伴萬廣源方纔對他說的話：明天慶祝兩週年紀念的事情，他暗暗地覺得慚愧，他自問自己：

「我有什麼功勞配得起慶祝呢？」

他總是覺得什麼也沒有，這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一就是敵人仍然連續不斷地出現他的眼前，敵人存在，使他沒有接受什麼功勞的勇氣，同時，也使他沒有接受什麼慶祝的勇氣。

然而，慶祝明天一定要舉行的，這使他跼促不安了。他非常害臊，全個身子發熱，他蜷伏在壕溝裏，簡直像蓋在蒸籠裏的蝸牛，儘可能地縮曲着。

旗子已經展開了，它像不甘寂寞似的，在樹叢後面震盪着翅膀。和周長江的心翼的鼓動，總是非常諧和的。

現在他把全副的精神，集中在一個問題上：要怎樣才能配得起明天的慶祝呢？這時候他心翼的鼓動就超過旗子的震盪了。

他思索着，一直地思索着……

一排槍聲，接着又是一排槍聲，他好像是被驚醒了。當第三排槍的槍機還沒有扳動時，周長江就像一匹不羈的烈馬，躍出了壕溝，其餘的隊員們也就一擁而上，緊急的槍聲，混着拼命的喊叫：

「殺！……殺！……殺！……殺！……殺！……殺！……」

敵人的隊伍零碎了，忽而又集攏起來，伏在草地上開始還擊。



子彈好像廣漠上的飛沙，向着周長江揚來。

旗子被打穿了好幾個窟窿，但是牠依然伸展着腰板，撥開很密的槍彈向着敵人衝進。在距離敵人二百碼的地方，旗子突然仆倒了，立刻又躍立起來，更勇猛地追迫着敵人。

於是，敵人的陣線上紊亂了，活着的拋下傷亡的向森林裏逃了，當他們還沒有奪得一棵護命的樹幹時，忽然好像讓誰扯住衣領向後倒下去在安靜的草原上，翻滾着一片不被諒解的痛苦和哀求聲。

和每次一樣：周長江第一個先搶到敵人的陣線，和每次不同的是：周長江跌倒了。

他跌倒在一個已經死了的敵人身上，他還要掙扎起來；可是不能了，祇有那面旗子拖到草地上搖動着。

隊長和隊員們隨後也趕到了，大家都積聚在周長江的身邊。隊長丟開手槍，

俯身就把周長江抱起來並且問道：

「不要緊嗎？」

「不要……緊！」

雖然是響亮；但已不像周長江的聲音。他睜大着眼睛，讓痛苦變為微笑。而且他的身子漸漸從隊長的臂膀裏沉墜下去。

隊長戰慄着，咬着牙齒又把周長江放在草地上。周長江的胸部被血水浸滿了。隊長又問：

「你願意怎麼辦？」

「慶祝我吧！」

「還有什麼話？」

「這面旗子送給我。」

他始終握緊旗桿。直到隊長把旗子蒙在他的臉上，他也感覺不到死的恐懼。

這時他還可以聽得見許多伙伴們的嘆息聲，他愉快地微笑着，他用力掘動着旗桿，想要把旗子揭開，親眼看看自己的光榮隊長流着眼淚舉起手槍，像瞄準爲光榮而死的伙伴的頭顱一樣的瞄準自己。

然而，他遺憾了。

在他呼吸截止的時候，旗子上濺滿了興奮的血花。

一九三六、十、廿六。

## 變 故

王老財乾脆活了多半輩，還沒有見過；不，連聽說都沒聽說過這種霸道的事，在去年朱三叔的兒子，講給他土龍山的故事，他簡直當做又熱鬧又開心的梁山泊聽啦。

「嘿，他媽的，那是他們家的地呀！」

「別上火，王老伯，」朱三叔的兒子作着手勢說：「慢慢的，就要攤到咱的頭上啦！」

「攤到咱的頭上！王老財回憶去年朱三叔兒子的話。他再也不想不通。這究竟是怎回道理。『這是應該的嗎？』王老財一想到這，他那未來的享福的日子，便像風煙般的散開了。

王老財辛辛苦苦三十多年，全般所有的希望，都傾注到兒子得富的身上，在去年的春天兒子還掄不起笨重的鋤頭，僅僅是幫他媽到田間送送飯，然而，祇是十來多月的工夫，兒子顯然的堅實起來，這樣，王老財的希望收穫啦，如今，他能有空閒很舒展的坐在門限上抽旱烟，再高興的時候，更煮上一碗五香豆，來他二兩白乾。

這是從來未有過的悠閒，自己的鋤頭遺傳到兒子的手裏，王老財每每看見兒子飛快的掄動起鋤頭，比任何一個僱農都來得爽快，他的一生是滿足了，滿足的，笑出眼淚來。

然而，剛剛是實現了從未有過的悠閒，那個從未見過的霸道事緊跟着攤到王老財的頭上。

兩天前，王老財還在和兒子計劃今年要多種些蔬菜，因為種黃豆多半得折本的，不過老財的老婆有點反對，反對的是種蔬菜不是自己的拿手，終歸也是不

賺錢。

『這年月，還做他媽的夢，想靠種莊稼賺錢；告訴你吧，夠吃夠喝就是好日子。這年月，往後小伙子活活的喂大狗都不算稀奇事啦！』

王老財對於老婆的見解，下了這樣一個肯定的批判。隨後棕色的額上老經世故的皺紋很表示出輕視對方的抬了一下，心裏有些不愜意的樣子，迎着晚風，溜躑到小山坡上。老山頭在他朦朧的眼前展開了，下面是一帶混沌東奔的松花江，王老財望着露出沙灘的江心，又勾起了他的舊感來。

他回憶着一連兩年的水災，簡直就把他淹得一窮如洗，今年要不是有這兩畝多養老地，早就抱飯盆叫街，或者化作山東義地裏的餓死鬼啦！

可是，一開春，松花江又是晒江底，根據往兩年的經驗，到伏天，又是漲大水，白茫茫一片，王老財一想到漲大水，心就像掉在水窩裏，在眼前真的是白茫茫一片，白茫茫一片便什麼都完結了！

金黃色的晚霞漸漸地從山後抽了回去。葦塘裏的羣蛙，咯咯的吵起來，吵得王老財一勁兒不耐煩，於是，他才踏着翻好的鬆軟的壟台，丟了魂似的走回家去。

剛進村頭，王老財第一眼就看見三四十個背着洋槍的東西，在村子裏蠢動。那裏面還攙混着不少穿白色衣服的人影，背着孩子，提着大包袱，喊着聽不懂很硬氣的話語。周圍的狗瘋狂般的吠着，全村裏的狗也羣起響應，汪汪的吠聲，叫破這寂靜的黃昏裏的村莊。

「拍！」王老財迎着洋炮聲倒退了兩步。這一驚，他的神智倒清醒了許多，他曉得那不是什麼土匪；一定是友邦的剿匪軍到村子裏搜查『紅槍會』等等的歹人來。他的心剛從右邊放下，馬上又從左邊跳起，幾乎要跳出口腔來了。

王老財除了駭怕以外，還懷有一種頂不好的意念。他十分耽心起他的老婆，老婆雖然上了年紀，然而在急色鬼的眼中，還是一個呱呱叫的美人兒。人在倒霉的節骨眼，說不定就戴上硬頂綠帽子哪。王老財越想越氣惱，耳朵和臉也一齊發

燒。於是他祇是加速了脚步，沒有再往下想的勇氣了。

迎面奔來一匹老黃狗，受了傷的狗一面痛疼的哀叫，一面不住的回過頭來，望着屁股上的血流；牠好像瘋狂了，帶着很重的傷勢，要離這羶惡好殺的村莊。王老財能認清那是周家的老黃狗，他也明白這是誰用槍打傷了牠，可是一股子不平氣沒處發洩，他祇好達觀的安慰自己：

「別說是條賤畜生啊，隨便活埋一個人，他嗎的誰敢翻翻眼！」

王老財以為是活見了鬼。土龍山的怪故事怎會在今晚實現？明明是小鬼子領高二大爺來奪田地，王老財偏不願意往那上想，但是，他的心可勁的跳，眼睛看路也有點模糊了。

行李和傢俱，鷄和狗，以及靜悄悄地騷動的人羣，全是憂傷地積聚在每座土草房的門外。偶爾，也可以聽得深深的嘆息和不能制止的啜泣。孩子都是知事的



蹲在角落裏，用生疎恐懼的瞳子，緊盯着托洋槍的兵。左近的狗們也像蒙到一層厄運的恐怖，強制了自己所應當說的話。

上弦月的光亮照到紅箍帽濃眉毛兵的臉，是瘳惡！照到刺刀上反映出來白晃晃的光，也是瘳惡！王老財拿斜眼溜一下這瘳惡，身子是軟癱，發抖，意識是前途的兇險不可捉摸。

王老財不想回家去啦，他要消滅這目前最大的痛苦，於是他聯想到松花江。一向對他感到厭惡的松花江，現在變成親暱了。

然而，那是他的幻想，他須要經歷今天的事實，事實最後的終結，才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

事情是沒有例外，或者是倖免的了，那熟悉的破箱籠，老婆，以及兒子得富，跟別人家一樣被堆在房門外。不過，他能從月光中特別注意到的是老婆哭喪的臉，和得富蹲在牆根下捆柴火不馴順的背影。這幅悽慘的圖畫，使王老財週身

打着強烈的痙攣。同時：像有無數條小火蛇，來回的衝撞在他的血液裏。額筋管異乎尋常的脹大起來，頭髮根冒出來小的汗珠。

得富聽見了脚步聲，回過頭來，爸爸呆癡的立在眼前，他沒有停止工作，扭過頭仰着臉用沉重的嗓子，苦笑而帶憤怒的向爸爸說：

『知道嗎？爸爸，咱們，算他媽個屁的交代啦！』

『到底是怎回事哩？……』這是王老財沒有把握的問，不，明知故問的問。

『……』

得富的左膝，吃力的抵在柴捆上，繼而兩臂伸展開來。繩子苦澀的呻吟着，這是他打着最後的繩結，他健捷的把柴捆抱起來走過去，摔到母親身旁。柴捆傾斜下去的時候，它好像不自甘的很蠻性的抗動了幾下。

得富用袖管擦脖子上的汗水。爸爸的問話，竟像絆腳的石塊，被踢到一邊去。其實得富這小子，早就有點瞧不起他的老子啦！

「媽，傷心麼？」他冷淡了爸爸，開始剛強的安慰媽媽。下話是低暗沉痛的：「我說好小伙子，就怕沒鋼條，捨得了命，閻王爺都白瞪眼哪。媽，土龍山該多出氣。常言說的好：「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別看糜槍糜炮，一個樣殺仇敵哩！」

「少說吧！」爸爸走攏近來，他阻止得富往下說，因為這類話，王老財認為是開花彈——開花彈會捎帶傷害了他。雖然此刻他並不留戀着生，可是又怕死，怕死在他所恐懼者的槍彈下，刺刀下。王老財的心理矛盾，是畸形的。

爸爸的懦弱，得富覺得是莫大的恥辱，恥辱像喝到肚子裏的酒精，加強度的燃燒，從胸膛放散，剎那的蔓延了週身，潛入在每條血管裏去。

「簡直是騎腦瓜頂拉屎啦，活人逼得沒活路，還駭的那路怕？我算受不了這鬼氣啦，非離開這塊兒絕地不可——上賓州去投趙尙智！」

興奮挑撥着得富，他無忌憚的咆哮着，但是這聲音依舊是埋在一陣蛙叫下面。

王老財的臉幾乎和月亮一樣慘白了，心臟緊張的跳盪，他自己聽得出來，呼吸好像是窒息了，惟有鼻翼在不協和的扇動。

眼前的不幸，釀成了骨肉分離，分離以後，馬上就是餓和死，媽媽神經敏捷的推想到兒子慘死的一幕，她不以為是幻想了。絕望敲動她的悲哀，她忘記了討厭死的愛殺人的兵，她忘記了白晃晃的刺刀，她摯情的哭了起來，然而祇是很響亮三四聲，像有一塊石頭壓在她的喉嚨管。肩頭弛緩的簫動。

老婆又投王老財一顆炸彈。他簡直被嚇得發昏啦！

新立堡——王老財住的那個堡子——全堡子三十一戶被強迫驅逐到堡東南

吳家窩棚分戶攤住，快要兩個月過去了，王老財一家人仍舊是住在張福家的馬廐裏，其實，這不單是王老財一家人倒霉，住院心露天地的也有好多家子哩！

起初，新立堡全堡子人，在失望中還懷一點希望，希望的是不久就可以得一

筆地價款子。

『這不能算是喪盡天良，咱們的地照市價加兩成給咱們，多少還佔點便宜哪，要不，我早就算計到，伏天來場大水，種子、人工，一股腦子得白搭。這樣倒不錯，趁這回正好改改行。等地價，不是嗎？還有三天工夫就來發，一發下，就進街裏，做個小本生意，守着過，下一輩，挨不着餓啊！……』

這套話，在王老財口中，簡直是一個固定的方程式，無論遇到生人和熟人，他必定來上這末一套。王老財心裏自傲，這乖巧，決定沒有第二個人發現的。他覺得惟有王老財才聰明。

『靠不住吧，來頭，不像那個來頭呢。就像這種強梁事，已經不是從咱們發起，我聽說江北慶城縣，下江三姓，富錦，還有什麼……地方，在去年就遭上啦！給他媽地價呀？這就是逼中國人快快死！』

張福這漢子，給王老財打高興。他對這話，找不出充分的駁辯理由，聽了之

後，回答張福的是——「你這人，不可理喻」的神色而已。

日子，一天，兩天，三天爬過去了。

新立堡農民的心也隨着日子爬上去，末了，又從高高的尖峯滑了下來，滑了來，墮到陰森的谿谷裏！

農民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主宰、虛幻、飄渺的靈魂，儘在深谷裏打着滾，每個人變成不起作用的冰冷的軀殼了。

在新立堡全般農民中，第一個不甘屈伏的是蘇長德的兒子蘇尙武，這小子，倒是一個肯吃苦也強幹的硬漢子，他認爲這事件特別嚴重，而且必須要大家討論一個對策，大家一個心眼向敵人對抗起來！

這是發款子拖期了兩天後的早晨。

蘇尙武光着頭，赤着腳了，拖大着嗓門，挨門挨戶的招集新立堡的農民！

「款子，已經過他媽兩天啦，還不給送來，這裏一定有岔頭。咱們不應該裝

噁吧，也不應該裝耗子那樣胆小——就是那雜種一槍一個打死咱們，也要問他個水落石出，也要要這筆錢！反正日子也過不太平啦，坐到家裏餓死，倒不跟他一槍打死痛快！誰有中國人骨頭，誰是他爹養的就跟我走，咱們大家夥一齊到土地廟前頭合計合計，就進城！」

一個人騷動了整個的村子。新立堡的農民們喧囂着，唧咕着，這一批龐大而激昂的羣，好像美麗的孔雀尾巴緊貼在蘇尙武的背後展開，禿的腦袋輝映在晨光下，也像孔雀尾巴的圓花紋。

幾匹狗在人羣裏竄躍，無意識的搖晃着尾巴，肚皮很顯然地從肋後深深地塌下去——這是飢餓的象徵。

空氣裏波動着灼熱的，狂盪的流。這一個浪頭的先鋒，洶湧龐雜的撲向土地廟那方面去。

蘇尙武儼若一個主席，很莊嚴的站在土地廟前面。他想：

『我將怎樣說呢？』

事到如今，他反而有點胆怯起來，不，害羞起來。他望着——團靜寂的人羣，喉嚨總是發顫，額角上結着黃豆般大的汗珠。他還是想：

『究竟該怎樣說呢？噯，噯，真他媽活活急死人！』

靜寂的人羣的眼睛集中到蘇尙武的身上，希望的力，也是集中在蘇尙武的身上；但是這個領袖在狂盪的流裏反而暈旋了，寂然了。

『蘇尙武，你這個小子倒說個道道兒啊！就這末乾揸之，算怎回勾當啊？等雷哪！』

王老財拿老子的尊嚴，耍起脾氣來。

『閃開土地廟吧！爲什麼站在這塊兒，竟驚動咱們的神仙，閃開吧，遭災的！……』

另一個老頭子咒詛的提議着。



蘇尚武瞪起眼睛大聲的說：

『反正我想就是兩條道：一個是做順民，一個是當反叛，再麼有什麼花花道道眼兒，敢幹就進城，麼囉嗦！』

『進城！叫王八蛋打死也好！』

『咱們全拿棒子去；死也要找個墊背的呀！』

『得啦，老實點，拿棒子，我不幹！』

『貪你奶奶的！熊蛋包，快回家守老婆去吧！』

『翻啦大啦！全是家雀貪母鴿子啊！』

『啊！啊！你們看，西邊上來了！』

西方揚着塵土，有模糊的人羣捲在塵土裏飛奔着。人們全扭過頭來屏息着，眼睛弄成細長，蹙起眉頭在望。馬隊，清楚的奔飛過來了，塵土埋住了人們的眼睛，馬蹄踏碎了人們的心了！

『哎呀，天地爺，××兵！』

『跑開吧，跑開吧！』

『跑，有他媽什麼用啊！別駭怕，敢做敢當，全是我一個人的事兒！……』

蘇尙武扯開嗓門叫着。面孔變成鐵青色，好像決鬥時那樣犖惡了！

三十多個騎兵端着馬槍，惡虎撲食似的猛撲過來，又開了，畫做一個圓圈，

把新立堡的農民完全包在核心了。

夜——

夜是一口翻過來無邊際的鐵鍋，鍋上面鑲着數不清的好映眼的小金釘，一會兒那眼睛就全閉上了。

空氣在冷靜的幽暗裏，抑揚的，淒惻的嗚咽着，於是眼淚就「嘩嘩」的淌了下來。

快交四更天了。得富悄悄地從草堆上爬起，摘下掛在木柱上的鐮刀，他像偷

兒般摸出已經滲雨的馬廐，剛一出門，他又有點不放心似的，於是站住了，側着身子傾聽：爸爸仍在打着微弱的鼾聲。可是剎那間他的衣裳，就叫雨淋的像落湯鷄了。

得富赤着脚，踏在泥濘的黑黢黢的草原上。稀薄的泥水向外四濺，藏藜刺到他厚繭的脚掌，覺不出疼痛，就好像一個有尖稜的小石塊在腳底下墊了一下罷了。麥田一壠又一壠跨過去了。大雨滂沱的斜傾下來，迷着他的眼睛。閃電就好像放花箭一樣，從他前面「喳」的一聲衝上暗空，霎時一個震心的霹靂響了。得富他分不出臉上不斷淌的是汗還是雨，舌頭舐着嘴角却是微鹹的。

「天老爺是跟誰作對呢？」得富想：『天老爺，鼈崽子！你也替壞小子幫兇啊！』

得富呼吸屏息着。用食指在一間空倉房木板上輕叩了三下——這是他們定好的暗號——他耳朵又貼到木板上，靜靜的傾聽。

「唸嘆」一個不能制止的笑聲，把得富嚇了一跳。

「你這小子，還算有胆氣。下這末大的雨，我心思你不能來啦呢！」聲音低微的幾乎像耳語。

「鬼東西，你真把我吓唬壞了！」

得富左手按着心口，拉扯着一個黑影溜出了院牆，向東走去。他說道：

「不來？不來誰替蘇大哥報仇啊？你帶着傢伙嗎？」

「帶着哪；飛快的鐮刀，你拿的什麼？」

「他媽一個樣的。」

「啊喲，我的娘！」

「狗養的，嚷麼？」

「他媽的，不是什麼把脚趾頭扎夠受！」

「熊蛋蛋！不能走啦嗎？」

『等等——』

走動的時候，足音有點不大調節。

『老張，你殺過人麼？』

『沒有，可殺過豬。』

『殺人比殺豬還省勁哪。』

『你殺過人？』

『不，我看過「出大差」砍頭的。』

『哈哈，扯鷄巴蛋呢，那趕情省勁；把人綁的像豬一樣，連動都不……』

『小點聲不行！就顯你知道——』

本來得富就覺得自己的話有點不大貼題，再經人家這末一譏諷，他就像要羞惱成怒的樣子了。

暫時兩個人沉默着。頂着雨一直往東走。

「活埋啊！我不看啊！」

得富媽在夢中被驚醒了。接連又是一聲：

「我不能看啊！」

得富媽用力把王老財推醒：

「什麼看不看的？」

「唔，唔，哎呀，簡直把我嚇死啦！」

「怎麼，夢見蘇尙武那死鬼啦？」

「可不是，唉唉，那真像作夢似的。」

王老財長嘆一聲，翻了個身。用手摸一下是空的，往前移了移，再仔細的摸摸，仍然是空空的：

「得富——得富！」

「做什麼大驚小怪的，老東西！」

「得富哪去啦？」

他一面摸得頭上的火柴趕忙擦着，火亮舉在頭上，朦朧的眼睛細成一條條，四下的照了照：

「咳！這小子深更半夜，頂着大雨往哪兒去啦呢？」

得富媽在火柴的燼餘中翻播着柴草，好像能從那裏找出兒子來似的。

東方發亮的時候，天已經晴了。田野上散佈植物香的匯流。太陽從遼遠的地平面探出半個肥碩而禿光的頭來。不知名的昆蟲和麻雀交織於碧藍的天空。

一種流言，就好像一條蜿蜒的毒蛇，到處令人兢戰着，紛紜的議論着：

「張二花舌子的兒子張福，又叫「百家長」送禮了！」

「怎麼？」

「據說昨下晚張福那小子去行刺，叫「百家長」抓着的，還有一個沒抓住，跑啦，不知是誰？」

「靡問張福的口供嗎？」

「百家長」自己過完堂才送的，聽說，壓了兩個多時辰槓子，還灌了一陣辣菽水，他始終沒有說。真好漢！」

「哼，在這要鋼條還行，××人的刑法是誰也挺不過去的，等到那裏就該「皂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啦！……」

最感到不安的是王老財和他的老婆，他聽到這樣流言，當時不敢動聲色，躲到馬廐裏一勁兒打磨磨。

搜查行走的民團們闖進馬廐裏來了！排長眨着疤拉眼，橫眉豎目的問：

「王老財！你的兒子呢？」

「我……的兒……子？」

「嚶，就問的是你的兒子！」

「老總。我的兒子你……找他幹嗎？」



「放你媽的屁！」

排長粗大的巴掌一搨，王老財側幌了兩下，倒在草堆上。他的老婆站在一旁兩手緊托着蒼白了的下巴，哆嚟成一團。

「不用問，排長，一定是王老財的兒子啦，沒錯！」一雙鷓眼睛的士兵說。  
「告訴你，你是老天八地的，今天不帶你，可是，今天下晚要不把你那狗崽子找着送到「百家長」那裏去，好，你也××憲兵隊見面。」

太陽落在西方的烟霧裏去了。王老財並沒找着得富，於是他抱住老婆的脖頸像一個孩子嚎啕起來：

「他一定是逃跑了！他一定是逃跑了啊！」

一九三五、八、二六。

## 岔道夫李林

### 一

岔道夫李林掃除了軌道間的積雪，趕忙把條帚丟在一邊，兩手合攏到嘴角，使勁的噓着呵氣取暖。氣從指縫間排出來，擠成細長的白色線條，衝進冷冽的冰空裏，盤旋得很久才消散……

他從一隻油漬漬的小木箱裏掏出一團棉絲，把多量的擦銅油倒在上面。他靠近『轉轍器』旁邊蹲下了，細心地拭擦着轍尖。原先白色的棉絲漸漸地由淡灰轉成黑色了。轍尖的前部宛如躺在太陽下的一面鏡子，發射着清淡淡的光條。但他還好像沒有滿意他的工作。

銀色的原野，碎亂的閃耀着金星。風一陣陣狂妄地旋起，捲着細碎的雪末，

類似晴好的天氣散漫着一層薄霧。李林被這薄霧不斷地纏裹着。

雪花投進李林的脖子裏，他更感到寒氣的威脅，但他沒有停止手裏的工作，祇仰一仰頭，讓那可詛咒的雪花，快些融解。於是，雪的水和汗水便渲染似的濕着他的脊背，冰涼的——

號誌夫王慶多從機車房下班回來，正從李林的面前經過。李林似乎沒有覺到，頭都不抬地擦着轍尖。王慶多就用那飽經風霜的「號誌旗」桿，輕輕地敲敲他的狗皮帽：

『噯，老李，真打算陞官呵？』

李林呆子一般抬起頭來，那張被凍凝住血的臉，向王慶多無意識地一笑，反問道：

『你說什麼？』

『我說的是你要陞官？』

「陞官？」李林突然打了一個冷戰，這一個冷戰，幾乎抖落了手裏的棉絲——他才遲鈍地站起來：

「老王，你怎麼也來俏皮我呀！」

「那來的話，你本來盡職嗎……」

「盡職，不這末死幹，說不定就得滾蛋！」

「哼，不見得吧！這年月，你看誰還不是吊兒瑯的幹，哪個還顧得你盡職不盡職哩！」

「話雖這末說——」李林一眼看見站長從月台上走下去，就截斷了下話，他一面催促着王慶多走開；一面又手忙腳亂地擦起另一個轍尖來。

站長的黑制帽襯着大紅帽箍，再壓一道七分寬的金線，在雪天裏越發顯得鮮明而耀眼。李林的心就爲它所懾服！他能在非禮之下忍耐着別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楚，就是爲了那頂帽子的威嚴。——它把握着他的命運。

另一種格外叫李林傷心的，是同事之間的嘲弄，類似號誌夫王慶多那樣的諷刺話，差不多塞滿了他的耳朵，同時他也自解：那一種事故，幾時不向同事們作一番盡情的剖示，不會自動減少嘲弄的。哪……怎能夠呢，那是一樁祕密的，應該像偷了鄰人的大公鷄那樣祕密的呵！

李林倒側着臉拭擦轍尖，沒有勇氣向站長正視一眼。他聽到站長那雙油光光的硬底皮鞋，踏在雪道上，那種單純而嚴肅的脚步聲一會比一會切近。這時候李林的心，彷彿是站長皮鞋底下的雪很亢奮的呻吟起來。他預料到每天不可避免的責難，呵斥，就要像值班表上的工作一樣，輪到自己身上來。他倉促地搜集着應付的理由；站長的無理由的責難，對於李林的應付上是困難的，是海一般地茫然。

他運用他所有的智慧，並且壓制着恐懼思索着：用什麼方法先軟化了站長的雷頭風呢？祇要衝過這第一個難關，以後，隨便他怎樣責難就怎樣責難好了。反

正，這也不是一件稀奇的勾當！

李林的智慧是如此聰明的——

他以耳朵測量站長已經走到他切近的時候，他特別顯出機警的扔掉了工作，敏捷地回轉過身子，向站長儘可能恭敬地行了一個舉手禮。於是他又開始從站長那副闊臉上尋視着如何滿意的線索，但他的眼睛放射出來乞求和探索底光芒，像觸在一塊險惡無情的礁石上。李林的心像一隻遇險的航船了，飄飄忽忽地向下沉，這時候他的智慧也遭遇了同樣不可挽救的厄運，再沒有那等待着一隻救生船的數餘時間了……

『你做甚麼？』站長短促的問着。

『我擦——轍尖——』李林失却了本來的聲音，而他總是想：這樣，是不會有什麼過錯的吧？

『誰問你擦不擦轍尖？』站長揮動着拳頭，聲音越發暴戾地：『我問你，你

是給誰敬禮呀？」雖然聲音低調下來，這不是溫和，這是棉裏藏刀。

李林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捉摸站長追問的意義，他還親切地回答着站長：

「——給站長。」

『渾蛋！——渾蛋！』這罵，對於李林是一個奇襲。站長也就是抓緊李林那個弱點，不放鬆的追擊下去：

『誰叫你給我敬禮，這是敬禮的時候嗎？你正在工作呢，假若是有一列車正要開這個岔道，你想：是不是應該丟開你應執行的職務，呵，就丟開你的職務特意去給站長敬禮？』

站長的話，就好像閃電帶着雷那般爽快而乾脆。的確有道理，有程度。不過，李林始終不能相信站長的教誨是確對的，因為他在履行教誨當中，不知受了多少次呵斥和辱罵了。起初，他在納悶：『規矩，規矩也是反覆無常的玩藝嗎？不錯吧，是，非，都是他一個人說的呵，可是，趕到我去照樣做的時候，是，也

不是，不是，也不是！難道這是站長對待岔道夫的本分嗎？」李林的單純的腦子，被這疑難絞亂了許多日子之後，纔一點一點的清醒過來：「呵，站長找我的彆扭！」直到現在，這個結論更使他證實了。

李林的腦膛裏燃燒着，他正直地抬起頭來，要向站長的質問痛快地反駁一下：

「站長：「注意長官的行止隨時隨地行禮，來表示敬意。」不是你告訴我的嗎？不是你告訴我切實記住的嗎？現在怎又是我的罪過？……」

當李林看見了站長的帽子，彷彿是要碰到生命危險似的，馬上又把挺直的腦袋，像初經霜打的九月菊一樣垂下來：

「是，是！」李林連腰都彎下了。「岔道夫的錯，站長——」

「嗤！」站長滿不高興：「叫你做事，誰要你來當差！」顯然是給李林一種侮辱。接着他向岔道走近兩步，還沒有看轍尖一眼，就問：



「轆尖都擦乾淨了嗎？」

「是，站長。」

李林應聲答了一句。站長頭也不回的又向庫房走去了。

## 二

李林始終是保持着祕密，讓苦楚和嘲弄，夾攻他。

他簡直就像一個信徒，抱頭跪地，哀告着天，來拯救他這個老實人的災難。當他爲絕望迫襲時，他就仰仗『良心』的威力去迎擊。於是，他的希望才恢復到零度以上，幸福的幼芽又在他的心裏崩動了。

李林胸前帶一個藍緞子兜兜，兜兜的當間有一個用白絨綉成的『同心結』。這件東西，雖然不怎樣體面，不敢見人；但在李林的胸前却像掛了一個勳章那般榮幸。它又彷彿是一張保險票，保障着他前面的幸福，他前面的快活。無論在醒

着或夢中，他總是拿心代替着堅實的臂膀，緊緊地把它擁抱。如果，在他碰到灰心的時候，那藍色的兜兜就變成一個遇着暴風的風箏了，他驚慌失措地牽着綫繩，眼淚汪汪的默禱着：

『老天爺，保佑呵，可別放應噠！』

無情的風暴，却只是撒野地吹，不停地吹，每一個時辰都有將綫繩拉斷的危險。李林爲了要監守這隨時隨地的危機，幾乎失去了睜眼的餘裕。沒有休息地耽心，簡直把他弄得精疲力盡了！

『老李，看你的眼窩都塌啦！顴骨也鼓出來噠……』王慶多有點驚奇，又有點變心的說。

李林不想承認王慶多的話，他對他們憎惡着；他想這話總少不了是帶着幾分戲弄人的意味，他把兩隻困倦的眼睛滑過了王慶多的眼睛，茫然地眺望着南來的雁羣——雁，動着那笨大而和協的翅膀，李林的心被他搗打得也起了懸空。

他終於又把視線收回來，駐留在王慶多的臉上。這一次，他好像才懷疑了自己，他看見王慶多的臉，明明白白地露着驚奇和愛心的模樣，他再想從那張黝黑的臉上搜查出『嘲弄』的痕跡，已經不可能了。

『我真像王慶多所說的那樣麼？真的麼？』李林不自覺地用手按了一下凸出的顴骨，想着。手彷彿塗着了膠，不肯離開自己的臉，他胆怯地按撫着牠，希圖那削瘦，冰冷的臉，會報答他一個豐滿的溫情。同時，李林發覺這是他自己欺騙了自己，怎好反去懷疑別人呢？

王慶多走開了，李林看着他挺直的腰板，引起了一種煩惱。脊樑好像有個臭蟲在爬。

近幾天來李林感覺胸膛鬱悶，發痛。有時候整天地從頭到腳一陣冷，一陣熱，精神也非常的恍惚。這病到最厲害的時候，站在轉轍器的旁邊，列車從他的面前掠過，眼睛一黑就要暈旋。有一次手裏的號誌旗竟滑落到軌道間，他還不

覺。這不會被站長查着，而李林自己却總是害怕；假如再有這樣的事發生，被站長碰到，這個飯碗，就要打破了。現在他當肯損失幾天工資，要向站長請一星期病假。

『我的精神很糟——』李林吃力地才說了半截話，一張蒼白的臉却突然先漲紅起來。一隻手在摸弄着制服的銅鈕扣。

『很糟！』站長說：『你是什麼意思呢？』

『不，我沒有額外的意思。我怕耽誤工作，我打算——噢，打算——』李林很拘板地笑了一下：『向站長請一星期假。』

『這辦不到！』站長把眉毛一抬，表示自己有這樣說話的權力。『春季運輸正忙的時期，誰也不能無故請假！連我也是一樣呵——』站長很想裝個『以身作則』的樣子。

李林的勇氣被站長幾句話嚇走了。他那張貧血的嘴唇起了一陣痙攣，腦袋就

勾垂下去。打了個寒噤，所有的話語像是被凍結在喉嚨裏。

他遲疑不定，一點也拿不準主意：究竟是請假不請假呢？他聯想到職位上去，如果真的因為請假而被解了僱，那就不如帶着病幹吧；但是，自己的身子，已經不能允許那樣隨便了！

『站長，』李林終於堅決地說了：『我並不是無故請假的，我的病已經夠重了；常常發昏，常常——呵，恐怕就是種不治之症哩！准我吧，不然，要耽誤大事咧！一個岔道夫——』

站長意外地微笑了。看來好像瞭解了李林的苦衷。李林看見站長這種稀有的寬容，真想立刻把模糊的仇跡揩掉，他張開了嘴，準備把站長蜜一樣的話吞下去呢。

『你的病，我非常明白，』站長喝一口茶繼續說：『也許像你自己說的那末重！好，我就准你一星期假。希望你能在宿舍裏好好地靜養——』

『謝謝站長，』李林趕忙鞠個躬，一轉身，眼前像下來一面幔帳，他迷迷忽忽推開站長室的門，走回宿舍。

四五个歇班的號誌夫和岔道夫們，正在宿舍裏橫躺豎臥的，唱着，嚷着呢，看見李林從班上回來連招呼也不打，就一頭躺到板鋪上，他們都有點奇怪。

『喂，老李，怎麼這麼早就下了班？』一個問。

『老李病啦吧？我看他這幾天就有點不像——』另一個一翻身坐起來，自言自語道。

李林側身躺着，眼睛閉的很緊。咬着牙齒。兩隻暴筋的粗手用勁按住胸部。大的汗珠從額角上滾了下來，過身抖顫着。

『誰呀，誰給我蓋上被，我病了！』

夜裏十二點多鐘，站長特地來看李林。李林閉着眼睛喘氣，被子落到身旁。一隻藥壺放在李林的板鋪下，站長把眼睛一溜，抿抿嘴，走出宿舍。

李林的夢囈常常把別人吵醒。緊挨着李林的號誌夫陳祥，簡直一會也睡不定，眼看四點鐘的早班快到了，還不會熟睡一覺，心裏又是焦燥，又是埋怨。最後，他祇好把被子裹緊了頭，預備安定的睡一會。剛剛朦朦朧朧的，又被嚇醒。這次不是吵，他覺得腰部被抱的出不來氣，掀開被子，却是李林牢牢實實地把他攔住。嘴裏在唔嚕唔嚕地亂嘟囔。

『傢伙，這叫什麼病？』號誌夫陳祥費了很大的勁才把李林推開。堵氣坐了起來，一邊穿衣服。

『傢伙，這叫什麼病呵！』把李林還放在他枕頭上的胳膊拉起摔過去。

『什麼病？』李林唔嚕地回答着。陳祥回頭一看，原來是李林說夢話呢，『這病，就是我自個知道。』

『你是相思病呵？還是單思病呵？』陳祥好奇地引逗着李林往下說。這時掛鈎夫王昌太也醒了。聽見陳祥跟李林說話，撐起半面身子，預備來湊趣。

『也不是相思，咳！』李林長嘆一聲，『也不是單思——』

『老李——』王昌太大聲嘈嚷起來。陳祥趕忙擺手向他示意，並且撲吃一笑，王昌太才明白是李林說夢話。

『那末，到底是那種病呢？嗯？到底是那種病？』陳祥恐怕李林聽不清，又重復一句。

『我堵住一口氣，』李林的臉變成憤怒的樣子。『我有仇人！』

『呵，你還有仇人？仇人是誰？告訴我，大哥好給你出氣。』王昌太嬉皮笑臉的嚷着。

宿舍裏早班上班的人全醒了。號誌夫王慶多不滿意陳祥和王昌太逗弄李林。

『該多沒勁，逗弄病人幹麼？李林的病不輕呢！』

『不是，你看，這裏有個緣故。他一定不是什麼平平常常的病的。』陳祥蹙着眉頭爭辯着。扭過頭來，又補充一句：



「老李，告訴我，你的仇人是誰？——是不是秦車隊長？」因為有一次當秦車隊長的十八次貨物列車駛出最外轍尖時，李林忘記變換平安號誌，秦車隊長給站長拍封電報，罰了兩天工資。陳祥還沒有忘。

『不——對！我不能說。就是我自個知道。』李林翻個身，又把被子胡亂地拉上去，『翠玉呀，我明天來看你——』

大家都愣住了，紛雜地，交頭接耳地擠出宿舍的板門。祇剩李林一個人，孤獨地伴着那死寂的宿舍。

### 三

第二天，站長派個站夫來給李林燒飯，煎藥。

五天以內站長親自來看過三次。每次來雖然都說不幾句話，倒把王慶多弄得五迷三倒啦。他十分欣喜地安慰着李林說：

「總還是你呀！老弟，力量沒有白費，你看站長三天兩頭就來瞧你一趟，還特意派個人來侍候你。平常站長的皮氣雖然不好，可是到了有災有病的時候，倒惦念人。說起來，這也是你的力量換來的哩！」

李林點了點頭，沒有回答什麼。心想說：「你懂得什麼？」

無論病到怎樣程度，李林總忘記不了藍緞子兜兜和紅綉花鞋。兜兜上白絨線綉的同心結黑了，然而那雙紅綉花鞋還是擺在鋪子裏沒有到手。他計算五天病假扣去五天工資，二元五角大洋正好買一雙，而且是很漂亮的一雙。想到這，他就急的抓心搔肝，咳聲嘆氣地，就像不少的債務沒有還似的。

「你覺着你的病不大好麼？」號誌夫陳祥問。

「沒有什麼，也許死不了的！」

「說什麼話呢，挺堅實的小伙子，病病怕什麼？你不要胡思亂想呵，咳聲嘆氣地，越心急，病越好的慢。」

「命該這樣，想好也不成。」陳祥對於那個『好』字，沒想到別有他意。但是陳祥趁着宿舍裏無人，倒打算套出李林的祕密。

「李老弟，不必發牢騷，」陳祥帶點兒俏皮口氣。「你的病源，我完全明白，得啦，還瞞得住大哥嗎？告訴你說吧，你知道，這幾天你沒到翠玉那去，她怎樣了？」

「你說誰？」李林好像沒有聽清，追問一句。

「翠玉，就是她，你的——」陳祥把頭往旁一扭，給李林承認的機會。

「什麼翠玉？她是誰？她怎樣？」李林不能像平常那樣鎮靜了，話裏話外就有點兒露馬脚，他也覺到自己的樣子招人猜疑，於是，連忙把話拉回去：「什麼？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呵！」

「真的——」

「哼，好！你不說實話，我正懶得告訴你哩！」

這個謎，是一個兇惡的謎，正像一條有毒的蛇盤踞李林的心窩，牠蠢動着，吐着毒水。任牠怎樣蹂躪，只好忍受着苦痛，不敢作聲，毒水在他血液裏一刻比一刻增多着，病也一刻比一刻沉重起來。

兩天以後，李林的病越加沉重了。

他摸着兜兜覺得一切都變爲空虛，絕望！

他預料自己沒有幸福的一天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死在那兇惡的謎裏，於是，他下了最後的決心。他請求王慶多說：

『我求你……求你到翠玉那裏說一聲……』

『說什麼呢？在什麼地方？』

『就是咱們車站東頭……老劉家那個姑娘……她叫翠玉……你告訴她……說我病的不行！』

『老劉家姑娘？和你是什麼關係？』

『快些，你不要問啦……等會你就明白啦。』

『我早就明白，她是咱們站長的未婚妻！』

『誰說？沒有的事！』李林額角上的青筋漲的像條青蟲。下面的話，費了很大的力量也說不出來。他感到有一塊磨盤壓在心口上，使他呼吸要窒塞，淚水，從塌陷的眼窩裏流出來。當他恢復清醒的時候，他認爲是場惡夢。現在他確看見一個美麗的姑娘呆立在他面前了。

『翠玉，你來了！……』李林張大了貪婪的眼睛興奮地叫。

『我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你……你怎鬧到這樣？』那個姑娘眼圈一紅，抽噎起來了。

『我猜着了，這是一場惡夢呵！惡夢！惡夢正像你的媽媽，正像她那般狠毒。活活地要摘去我的心！……翠玉……你真是沒有忘了我嗎？……我也是一會

兒……沒有忘過你。你就像松樹的根子，深深地扎進我的心裏啦，水不能把牠沖去，風不能把牠拔起。……翠玉，這是真的，你靠近些……」那姑娘走近李林的床頭，李林把她的手拉到胸前的兜兜上，『這是真的，你的心結着我的心呢，永遠不能分解，直到我死，……我還願意我的靈魂每天陪伴着你……』

李林斷續的說着，那姑娘聽了這話，好像受了恫嚇似的，非常胆怯地要把手從李林的手裏掙扎出來，但是，李林兩隻手把牠抱的非常之緊。

『你要去嗎？』李林絕望地說，『好，你就去吧！……可是，你再講給我幾句更真心的話吧，……也許……我要死的時候，就把牠帶去。……翠玉……你記得，到什麼時候，我都不願和你分離的，我不能孤零零地一個……活着或死去！』

姑娘仍舊是有點恐慌的模樣，眼淚彷彿是伏天的雨，落着。聽不出抽噎，可能看出她的下巴不停的伸縮。她委曲着，連方纔掙扎出手的力量，已竟消失了，

她頰唐的好像一個見了太陽的雪人……

『你……不能再講給我……幾句更真心的話啦嗎？』李林一半絕望說，聲音特別短促，特別淒涼，他把那姑娘的手握的越發緊了。姑娘更像蒙到更大的恐懼，打了一個冷戰。『我對於你，沒有更多的要求，……我常常在想，翠玉……岔道夫李林有什麼福呢？……這就夠了，我沒有更多的要求啦，我實在怕老天爺拿窮人開心哪！』

李林的手又被絕望扳開了。他感到頭頂上突然襲來一陣狂風，有兩滴雨點打在他的臉上。緊接着就是個霹靂——關門聲——李林彷彿從夢中驚醒似的，摸一摸臉上的水點，愕然了——

隔了些時候，站夫悄悄地推門出去，從門縫擠進一片鬼祟而冷淡的光條，在李林的身上一晃，立時消逝了。

當天，在站長室的電報發報板上，有一份致車務處長的第二十五號「△勺」

「報，報文是這樣的：

『鈞鑒，岔道夫李林在病假期內，品行不端，請予即日開除，以儆效尤。此電。』

車務處長的一五一號覆電，還是傲然地躺在站長室的辦公桌上，寥寥的幾個字：

『二十五號電悉，准予所請。此電。』

在車站的職工宿舍裏，好像潛伏着一個大的不幸。它恰如李林所保守的祕密，埋藏在每個職工們的心頭，但是，它不如李林的祕密容易保守，它時刻在橫衝直撞，要突破他們的喉嚨。他們的心理同樣是不願這不幸從他們的口中衝出，他們的嗓子簡直像在偷情時閉着咳嗽那末難受。同時，期待着別個人快來揭破它才好。

一團輕聲的私話：



「原來，究竟是怎回勾當？」王昌太着急的語聲。

「內幕總是不大乾淨吧，我想——」陳祥說。

「不，你們都不明白，一句話，就是站長跟李林爭風！」王慶多解釋說。

「怪不得，」陳祥像早有固定的結論似的：「這就沒啥可說嘍。」

「照你說，那就應該啦？哪來的道理！……若我是李林哪……我就跟他來算賬……他媽的，管他站長不站長！」王昌太總是不會小聲說話的，王慶多越怕李林聽見，越着急，王昌太越滿不在乎。

「我說，那個還扔開外；我說要是命不濟，就別找風流，說句實在話，像咱們這樣，有能耐討老婆，會養活孩子就行啦，像那樣漂亮姑娘，人家當站長的才有分呢！」陳祥的話裏話外有點發牢騷。

「你這是臭話。」王昌太發了火：「你說到底是誰找風流？他媽的，你說，已經有了老婆的人，奪人家情人做小老婆，這叫他媽人幹的事兒？」

「奪就奪吧，還官報私仇把人開除，真真豈有此理！」王慶多抱不憤。

王昌太把大腿一拍，大聲吵起來，「傻傢伙，這就叫火上澆油呵！……你不信，這能夠逼死活人！」

「嚇，毒辣！」王慶多把眉毛一聳。

忽然，站夫推門進來了。一邊喊着：

「李林，李林，……李林！」

李林朦朧的掀一掀眼皮，站夫更大聲地喊道：

「李林！李林！你開除啦！」

當站夫臨出去的時候，把前次來時帶來的幾本西游記拿了去。

#### 四

僅僅是一夜的工夫，李林竟會變了。變了什麼呢？變了一個可憐的靈魂，現

在他不知道什麼叫『幸福』，什麼叫『悲哀』，什麼叫『良心』，……他也更不知道什麼叫『安慰』。他的人性的彈力，被絕大的重壓壓斷了！殘餘着的，祇是一個廢棄的人形——可憐的靈魂！

他有個記憶，——一個最真切的記憶。在他的腦子裏，經過許多劇烈的波折，還沒有顛破。因為，那已經像一個有秩序的數字，他在循環不斷的數着：

「李林——翠玉——站長——

站長——翠玉——李林……」

僅僅是一夜的工夫，李林瘋了！

他對自己懷着奇異的譁笑，總是像架風車似的咕嚕不休：

「這是誰定的公理？……」

第二天的破曉，宿舍裏的職工們完全上班去。李林帶着『至死不分離』的兜兜走了……

他向天空譁笑的說：

『這是誰定的公理？』

他向太陽也譁笑的說：

『這是誰定的公理？』

他在田野上碰着農人也譁笑的說：

『這是誰定的公理？』

他在城鎮裏碰着一個當官的也譁笑着說：

『這是誰定的公理？』

『滾你媽的蛋！』官員飛起一脚給李林踢個屁股蹲：『見鬼！』

李林反而更加譁笑起來：

『這是誰定的公理？哈哈，哈！哈！』

## 五

李林懂得什麼是餓：肚子一難受，他就需要東西吃。他沒有錢，他脫下短袂去換，他脫下袂褲去換，最後，他脫下鞋子，脫下白襯褂去換。他上身留着兜兜，下身留條襯褲不再脫下去換了。已經挨了兩整天的餓！於是，他的記憶又回來了：

「李林——翠玉——站長

——站長——翠玉——李林……」

李林雖然饑餓，他也不向人討；或者是找個僻靜的地方，倒一會兒。他總是走，走，有許多渺茫知道李林病的人，都以為那是李林的瘋態的追求，其實李林不過是走走吧了。他沒有什麼目的；當他有時候走進人叢中他特別地尋覓誰是「幸福」，誰是「悲哀」，或誰是有「良心」，結果，他從許多人之中，看見了

盡是醜惡的面貌，至於，他所要尋覓的，反而被它遮掩了。

「這是誰定的公理？」他自己莫明其妙地譁笑着。

「你笑什麼呀？你笑什麼呀？」小流氓們扯住李林的兜兜好奇地問着。  
李林眯起眼睛一笑，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註● 「厶勺」普通電報的符號。

## 呼蘭河邊

一連三天呼蘭河橋的××鐵道守備隊的防守所加緊着防禦的工作：戰溝上新近覆蓋了枕木和土；在防守所的房頂上也新搭成了一個小小的瞭望台。士兵們輪值着班，晝夜在那裏守望。而且有四架重機關鎗各據蓋溝的一角，探出兇殘的腦袋，向着無邊的郊野窺視着。

他們把防守所四周的小榆林通通砍去。還有比較高茂的蒿草也被連着根兒拔出來了。這樣，從防守所向四郊瞭望，祇有天空和原野的分綫，祇有一個孤另另的小村落，在北方露着模糊的頭。

日頭從東起來再落到地平線上的時候，一種恐怖就趕來了，從遠處飄過來的洋炮聲，隨着黃昏的加深，密度增厚起來，這時候瞭望台上的守望兵，蓋溝外的夜哨兵就全繃緊了面皮，窺探那無影的轟動，從他們賊目鼠眼的態度上，很可以

證明他們英勇的武士道的靈魂，已經被炮聲所征服了。

由於他們真實的自擾，在防守所範圍內的『聯運處』突然森冷得像座墓地。一天裏，我們除開辦理三四車船客貨聯絡不得不離開『聯運處』而外，我們爲了避免麻煩起見，就老是呆在那兒。

有一個好喝酒的名叫中根的二等兵，一從瞭望台下班就跑到我的辦公室來：

『剝走狗(註一)大大的，……阿木奈(註二)得哪！』

隨後，他是習慣地用他不自然的苦笑，來掩飾他過分露骨的恐懼。而且照例拿去幾張紙，說聲謝謝就走了。

中根這種表示，就是一個無言的告急。我們不問可知，他們又從謠傳裏得來不少所謂『剝走狗』企圖襲擊他們的消息，其實『剝走狗』不會那末惡的；他們決不能以可貴的實力來襲擊這南面臨河，北銜鐵道，(距防守所北三公里是呼蘭車站，那裏駐守着一大隊××鐵道守備隊)一點油水沒有的僅僅二十個洋跳子註



## 三) 的防守所。

然而，一天早晨，剛起床不久，我在辦公室裏看見對面防守所瞭望臺上的守望兵向外瞄放兩鎗，接着他就拚命地喊叫起來。蓋溝四角的機關槍也同時像爆豆似的亂響了一陣。留在防守所裏的中尉和十個守備隊立刻全武裝，彎着腰跑向守望兵所指的那面去。隔一些時候，他們架回來一個大約十二三歲的孩子，中根牽着一條棕黃色的牛犢跟在後面，他彷彿決鬥獲勝的武士那末興奮着。

從此而後，戒備就更加森嚴了：在防守所的門外加了一個崗位；瞭望臺上守望兵手裏的望遠鏡，老是堵在他的眼睛上面。

從此而後，一種尖銳的叫聲，經常地塞住我的耳朵。當夜里要睡覺的時候，剛一閉眼睛，就有一個孩子的陰影，他呈露着滿身都是模模糊糊的血跡，強迫讓我看，我非常駭怕，非常憤怒，又非常悲哀，最後我用被蒙上了頭，好使那悲慘的影子跟我隔絕；但是不行，尖銳的叫聲反而越發尖銳地往我耳朵裏錐刺着：

『中國人哪，中國人哪，受難的中國人哪！』

這一夜，完全被惡夢糾纏着，有時，那尖銳的叫聲，把我從朦朧中驚醒，我仔細審查，這聲音是真的，並不是我的錯覺。

第二天，我特地從窗子裏往外看那條受難的牛犢，牠被拴在防守所山牆下一根木樁子上，周圍附近的短草已經被牠喫光了，牠的眼睛過分地凸出着，伸長着脖子向四下張望，牠是在望牠的母親呢，盼望母親來解救牠這受難的，飢餓的孩子。

牠總是愛喊叫，雖然不怎樣尖銳，但牠給我的刺激，有着同樣的駭怕，憤怒，以及悲哀的感覺。當牠用前蹄搔着地，仰面長叫的時候，防守所門前的崗兵就對牠不耐煩地唾罵着，可是，牠並不因為這唾罵而停止了牠的要自由，要不飢餓，要找慈愛的母親的要求，牠幾乎發了狂，牠用盡了所有的力量，企圖拉斷繩子，或那根本樁。牠顧不得崗兵的唾罵，牠好像了解牠是處在絕大的危難中，畏縮、

失望、乞憐，那一樣都沒有用，祇有併着自己的全力，才能衝出這一個難關。

然而，牠終於疲倦了。這時候崗兵走到木椿跟前，緊了緊繩結，回頭在牠還沒有生犄角的頭上拍了兩下，意思好像是表示『親善』。

到下午，從防守所裏發出的叫聲，不像起初那樣尖銳了，偶爾一聲像是爲痛苦輾碎了的嘶啞，偶爾一聲像是渺茫不可及的垂死的呻吟，偶爾又沉寂了，屏息着傾聽，那是守備隊的謠譯朝鮮人李得浩壓制着嗓門的叫罵：

『實說吧，操你奶奶的！……這釘點兒年紀，你挺不住……說，說，都在什麼地方？』

『我死了好，給我一個痛快吧……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孩子的聲音。我想：這孩子是犯了什麼罪了呢？我一點兒都不能猜想啊，不過，孩子的命運已經在意會中決定了！

牛犢又開始噉叫起來。處在這不甯的周遭裏，我的精神簡直失去了安靜的權

利，牠讓我看，牠讓我聽，而且牠讓我不停地想——從現在想到未來，從生想到死。

『你想什麼？』同事張問我。

『我什麼也不想——』

『你的眼睛發直。』

『直嗎？我在看那條小牛。』

『是的，小牛餓了。』

『你可以救救這小生命嗎？』

『不能夠，你的惻隱之心太廣了。』

『那末，就請你救救小生命的主人吧。』

『更不可能了，更不可能了。』

張好像受了良心的譴責，抽身走了。待一會兒他又轉身回來：

「你看，現在我可以救救那條小生命了。」

好久，他沒有得到我的回答。以後他非常悵惘地走到門外去。

大約不過五分鐘的模樣，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大捆青草。他向那崗兵比手畫腳地打着啞語，彷彿是向崗兵請求：這草可以送給小牛喫嗎？

崗兵沒有表示可否。於是，張竟鼓着勇氣和決心走到防守所的山牆下，把那捆青草丟在小牛的眼前。小牛一邊貪喫着草，一邊目送着張走進聯運處裏。張一進屋就像個孩子似的跳到我的身邊：

「你看啊，」他指畫着窗外說，「我的心，心在跳。」

「你駭怕？」

「不，不，你想，我愉快極啦。」

「你將永遠這樣愉快嗎？」

張似乎是不能立刻瞭解我的話。他祇顧愉快地看着那條小牛，小牛在嚼着最

後那一口草了，唇邊粘着反芻出來的草屑。牠張大了眼睛，朝聯運處這邊佇望，牠好像沒有滿足似的，希望尋找着方才給牠送草的人，再丟過一捆去。

我還在熟睡中，二等兵中根就把我喊醒了。隨後，他把一個透了油的紙包丟在我的床上：

「好，頂好，……你切（喫）吧。」

他又喝醉了，這一個酒鬼一清早就灌了那末多的酒。劇烈的酒臭，腦子被刺激得發暈。越討厭，他越湊到我的跟前。呼吸像肥豬一樣：

「切，切吧。」

「謝謝，我慢慢喫。」

我想把他搪塞走了之後，繼續睡我的覺，但是，他竟又把紙包打開了，兩手哆哆嗦嗦地推到我的枕旁：

「切，切，切吧！」

這算盡完了他每天從我這裏拿紙的報酬。於是他走了，兩條腿更加彎曲的不成樣子。

紙包裹的東西，比酒氣刺激我還厲害啊，這樣，我再也不能安睡了，我披上衣服，跑到窗前。當我還沒有向外看的時候，我希望這是一個夢；然而，牠偏不是一個夢，我好像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同事張拖來。

「張，你要喫這肉嗎？」

「喫，」他揀了一大塊，「牛肉哩。」

「是牛肉？」

「很嫩的牛肉哪。」

他禁不住咬了一口。我沒有制止他，也沒有向他說什麼，就又拖他到窗前去。

「哦，牛！」他嘴裏的肉還沒有嚥下去。

「牛，我想牛是變成肉啦！」

「是嗎？這肉從哪裏來的？」

方才中根送肉的情形我告訴了他。他把嘴裏的肉噴吐出來，手裏的一大塊摔到地上，哭了。

這一天的下午，突然來了一個年老的村婦，她狼狽地跪在地上，哭着，叫着，一定要我救她的兒子。我拉起她來問道：

「誰是你的兒子呢？」

「放牛的小孩子，現在防守所裏。」

「不行啊，你知道，我沒有那末大的力量。」

於是，老村婦又要下跪，我趕忙攔住她，她哭着說：

「你能，你能，……救救我吧，我沒有第二個兒子了！」



我怎會能呢？我可以用欺騙來搪塞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嗎？然而，她完全不瞭解我的地位，我怎能夠救他們母子呢？我手裏沒有炸彈，沒有手槍。

那末，讓我去給他們叩頭哀求嗎？可以的，如果真能救出那個受難的孩子，這也沒有什麼。

我領着老婦人到防守所去見中尉。我們說，朝鮮人李得浩給譯。

「這是放牛孩子的母親。」

「到這裏來做什麼？」

「請中尉釋放她的兒子，她祇有一個兒子。」

「誰告訴她的：她的兒子在這裏？」

「我不知道。」

「她的兒子是斥堠（註四），他知道麼？」

「我也不知道。」

中尉冷笑了笑。

「你是好人，你愛你們中國人。」

「不，祇要是人類，我都愛。」

中尉又冷笑了笑。

「你是好人，但他是斥候，不過，若有全村子人的保，可以特別姑息他，因為他是個孩子。」

「謝謝中尉，我想那是辦得到的。」

老婦人跟着茫然地走出防守所。我問：

「你兒子，是給義勇軍當探子嗎？」

「不，我兒子是放牛的，還有一條小牛在什麼地方呢？」

我隨便搖一下頭。

「那末，他不是我的兒子吧！？」

我說，是她的兒子，並且讓她趕緊回去，設法辦全村的連保，越快越好，最遲明天早晨拿來。老婦人流着感激的愉快的眼淚走了。

第二天早晨老婦人果然來了。我愉快地迎她進來，但老婦人却沒有一點兒笑容。

『不行嘍，』她失望地說，『都不敢給做，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我想了又想，終於想不出來。

『我沒有炸彈，我沒有手槍！』

把這心裏的話，說出口之後，覺得自己的言語有點兒簡狂了。

『什麼都沒有用了。』一個夫役向我說。

『不不，他們可以放出來的。』我爲的安慰老婦人，這樣說。

『已經放出來了，不信，我願領你們去看——』

於是夫役領路，老婦人和我跟在後面。越過一個土崗，夫役站就下了。

在草叢裏，有牛的骨頭，有一個孩子的屍身。

我的腿突然酸軟下去，我隨即用手扶住夫役的臂膀。在眼前什麼也看不見了，我祇能聽見那可憐的老婦人不可形容的哭聲。

(註一) 日語馬賊，亦即土匪，義勇軍的通稱。

(註二) 日語危險的意思。

(註三) 綠林暗語係指××兵。

(註四) 即間諜，探子。

## 最後的一次試驗

孩子阿龍的腦袋是一座都市的倉庫。

大世界，先施公司，國際大飯店，大上海戲院，虹口公園，逸園跑狗場……等等像螞蟻羣似的，數不清的所在，他把它們一無遺漏的珍藏起來了，有時候，他在那之間提出一個做成種種美好的幻想，有時候他想得太焦躁了，它們就一窩蜂似的擁出了『倉庫』，在他眼前騷擾着，在他耳邊嗡嗡着，於是他的『倉庫』空了，美好的幻想，隨着晚上的炊煙，隨着遠處、高處紅的綠的燈羣，飄渺乃至明滅不定了。

孩子阿龍的腦袋永遠是發着昏的，舌頭永遠是浸在口涎裏，而且他的心上生了無數隻手。這孩子祇要一離開他的窮病的母親，一離開他那個人家所謂『不如狗窩』的家，一離開亂坟崗子似的貧民區，就快活了，他混在汽車，電車，士女

們，以及從播音機鑽出來的不知名的小調的裏面，他都是毫不陌生的應酬着。就是這之間，他的口涎淌出來了，手上的手也偷偷摸摸地往外直伸。接着他就發起昏來，他背着甚至比他還要大的破竹筐，從這一條路穿過那一條路。

他竟忘記了運用手裏的夾板向垃圾箱裏尋找食糧。

於是，這一天的結束：明天他同他母親須要準備『挨餓』的。

阿龍是慣會挨餓的然，而他在許多饑鬼之中，還不算頂能耐的一個，小李達王阿虎一閉氣三天米飯不下肚，還能繞着跑馬廳快跑兩圈，這在饑兒之中簡直都成了佳話了。阿龍雖然也醉心於小李達王阿虎『餓』的光榮，然而，他對於王阿虎的手頭不穩，總是不大贊成的。一次王阿虎剛從牢獄放出來，阿龍拿朋友資格勸着他：

『你不能再那樣幹啦，不是嗎，你應該學學好——』

『告訴你吧，阿龍，玉皇下界，也勸不住我呀，』王阿虎用拳頭可勁敲一下胸脯，又說：

「我可真想要學學好哪，可是肚子不答應我怎辦？阿龍，你說一閉氣我也挺他三天！可是再挺他媽的三天，天上也不落下餡餅來呀，你說有什麼法子？」

有甚麼法子？阿龍一時也答不出來：

「反正你是不應該那末幹的……我是這樣勸你……」

阿龍費了吃奶的力量才想出上面兩句話來。可是他的眼圈紅了。

這孩子是一個傷感家，他有熱情。

而且他有道學先生口中的禮義廉恥，他並不是什麼國法告訴他的犯罪和自由；然而阿龍連一次書本都沒有摸過，那是什麼地方學來的呢？連他自己也講不出來。

阿龍永遠像一隻憂傷的小羊，尤其是在他母親面前，用多末大的力量，也不能做出一個笑臉。他總認爲自己是母親的罪人，母親的窮病，都怪自己不長進，沒有出息，就連自己叫人家瞧不起，揀公館門口的垃圾挨西崽打，常常餓飯，……

：這一切一切，不全是爲了那個緣故嗎？

用什麼方法才能使自己有出息呢？當阿龍在揀垃圾的途中，他冥想這一個問題佔去二分之一，越近傍晚，他的冥想越遠，有時候那冥想會帶着阿龍疲倦的身子，一塊兒隨着朦朧的日色沉下西天去。

太陽沒有感覺的兜着圈子，而阿龍的天真却做了這圈子的俘虜了。

「我們全是這樣說你哪，」阿龍的小伙伴陰天樂一邊留神馬路上滾過來的紙團，一邊向阿龍說：「阿龍，阿龍快變成老爺了！」——

「爲什麼呢？」阿龍反問，「我並沒有發財呀！」

「可說是呢，並沒有發財，可就有個老爺樣兒了哩。」

「竟扯蛋，咱們這色樣還能做老爺？等着再托生吧！」

「阿龍你記着；」陰天樂鄭重其事的說：「你若有做老爺那一天，我給你當看家狗你都不愛要哩。」



阿龍用夾板敲一下陰天樂破草帽，帽沿從他前額豎起來了，太陽光立刻撲到他一片雪的臉上，陰天樂變了個瞎子。他把帽沿拉回原位時又對阿龍嘲笑地說：

『饒了我吧，饒了我吧，老爺，我是人，還沒有變狗哪！』

『你是白種人，』阿龍把『白種人』三個字的音調特別加重了些，而且氣憤的，『你是小叭狗，我還得打你——』

當阿龍再舉起夾板的時候，陰天樂一跳就鑽進一條弄堂裏去。他的眼睛大了。他回頭來喊道：

『好厲害的傢伙呀！以後誰敢跟你在一塊兒？』

這一天的夜裏，阿龍實在睡不着覺，他翻來覆去捉摸着今天陰天樂對他說的話，這使他感到傷心，『憑什麼說我快變成老爺了呢？』現在阿龍認為『老爺』兩個字加在他的身上比挨西崽的打還侮辱。假若小伙伴们爲了這，平白無故都跟他疎遠起來，阿龍更該傷心了。因爲他是愛他的小伙伴的，雖然，他們也有時爲

了爭奪一個空罐頭，把頭打出了血。

從那以後阿龍更加憂傷了，可是當他一碰見他的小伙伴們，他就立刻恢復了從前那樣快活。阿龍已經知道小伙伴们們呼他什麼老爺，全是因為對他們，突然冷淡的緣故，而今，他決心要把每個小伙伴們給與他的冤枉糾正過來。所以他恢復了從前那樣的快活了。

露水還掛在矮矮地小草上，地是發濕的，而且還留着點昨夜的涼意。六個揀垃圾的孩子已經在那兒守候着了。從郊外的葦塘上掃過來的西風，好像一匹狡猾的惡狗，偷偷地扯開了孩子們的衣裳。一個一個全是抱緊又襤褸、又醜陋的布片，哆嗦成一團，他們打着噴嚏，淌着清淡的鼻涕，十二隻眼睛被牽上了遼遠的大道上去。

他們耐心地等着牠——倒垃圾的汽車——等着牠給他們載來大批的食糧。一

「喂，咱們還是跳舞吧，好不好？」阿龍一邊揩去鼻涕，動議的說。

「好！來，拉起來！」於是一口同音。就手拉着手，做了個圈子，開始轉着跳了，那是沒有什麼紀律和步法的，他們祇是瘋了一般的轉着跳着，一直到混身發熱甚至出了汗才能停下來，每次都是這樣幹的。

「阿榮，阿榮，你再唱一個給我們聽聽。」

轉的速度已經退到開始時候那樣慢了。阿龍這樣慫恿着阿榮。「對啦，讓阿榮唱一個！」

大家一齊叫着。轉的速度更加遲緩了。

「唱什麼呢？依你們點吧。」

陰天樂連忙提議道：

「唱嚶的的嚶。」

『好哇，就唱那個吧！』

大家一齊聽着。

阿榮習慣地打掃一下嗓子。態度的嚴整簡直跟他的年齡一點兒也不相襯。他開始唱了。孩子們遲緩的步子，踩着阿榮的歌聲，輕慢地，調諧地在轉，然步伐總還是錯雜的。

『×××，資本家，帝國主義者，

我們的精神使你們駭怕！

勇敢向前衝，努力做鬪爭！

嗒的的嗒，的嗒的，嗒的嗒。

將來的主人，自然是我們，

嗒的的嗒，的嗒的，嗒的嗒。

美麗的將來，在前面候等，

嗒的的嗒，的嗒的，嗒的嗒。

……

不知唱了多少次，阿榮也不管牠是不是字句顛倒，或對不對，祇是拚命地喊着。孩子們常是選着他們最熟習的一兩句忽而合唱起來，歌聲非常清脆地佔據了郊外的早空。

三五成羣的麻雀從遠處低低飛來，飛到孩子們附近的時候，牠們就像花箭一般突然鑽到半天雲裏去，越過了孩子們的頭頂之後，漸漸地又低翔下來了。

一個黑色的怪物，從遼遠的地平線上，掩護在黎明的塵霧裏衝過來了。

『來啦！——來啦！』一個孩子突然地喊着，他不知不覺的把手鬆開。圈子破碎了。

傾下來了……

這是從都市的糞門裏排洩出來的，孩子們以及孩子們的家屬依靠牠吃飯。牠們全是一堆從潔白的口腔反芻出來的，吻完了的，然後又被拋棄了的各種空着肚皮的凹癟罐頭，香煙筒，和破碎的酒瓶之類的東西，在牠們之間發出那種強烈的腐臭，連狗都不消一聞，可是孩子們却一個一個像競技一樣，在那龐大的堆積裏，踢着腳，揮着夾板，他們的呼吸比捉蟋蟀時還要平息，心也是那末的跳蕩着。眼前畫着美麗的布片，和金屬小塊的幻夢。

阿榮從另一個角落裏翻出一隻半開的罐頭來，他掀開了蓋子，裏面還有半下像李子般大紅色的圓球。他用衣襟馬馬虎虎地擦去沿上的土渣，往嘴裏倒了一下：

『阿龍，』

阿龍一楞，暫時抬起頭來，面孔對着阿榮做個無聲的問號。

『真開口哪，來，把牠帶回去給媽媽吧。』

『不，給你小妹妹拿回去吃吧，』阿龍謙遜地拒絕着。

阿榮也不十分反對，把蓋子關嚴了之後，順手就放進阿龍的竹筐裏。阿龍的眼圈紅了。

當孩子們的希望從那堆積間塞滿了的時候，照例大家要歇息一會兒。同時，他們也就開始談論着。估價着自己竹筐裏的貨物，能換多少銅板。他們恰如一羣吵架的鷄雛，唧喳成一團。惟獨阿龍蹲在一邊，望着遠天冥想。

「你們看！阿龍老爺！」陰天樂嚷着說：「阿龍老爺又擺架啦。」

「你這小子竟放屁，」阿榮罵陰天樂，「咱們誰像老爺！誰也不像啊，——」

「不對，阿龍真像個老爺，咱們誰都不像他，你們瞧……」

陰天樂故意做個阿龍那樣沉思，那樣大方的姿勢，這樣，倒把他自己顯得越發滑稽可笑了。

「看你那個猴色吧！」得金可勁把陰天樂的肩膀一推，陰天樂就倒下去，兩端翹了起來。

於是，阿龍的的陰鬱沉進孩子們的笑海裏。

三天後的夜裏，外面正浙瀝浙瀝地落着秋雨，阿龍守在母親的身旁，翻看着午間揀來的那本漫畫。陰天樂推門就闖進來，說道：

『阿龍，阿榮被巡捕弄到行裏去咧！』

『爲什麼呢？你說——』

『天曉得，他媽的因爲什麼……』

『不要緊，他去去就會回來的。』

陰天樂走了之後，阿龍的眼圈又紅了。他把那本漫畫蓋在腦袋上。許多矛盾不得解釋的事，馬上指問着他。『像阿虎那樣孩子坐西牢，像阿榮那樣的<sub>也</sub>坐西牢！天曉得；這是什麼道理呢。……阿榮真會很快就回來麼。……天曉得！』

末了，阿龍哭了，淚水從漫畫和小臉夾縫淌了下來。



這之後，阿龍更加陰鬱了。

但是，他漸漸地似乎懂得了『錢』的威權。

『有了錢之後，什麼都會有了吧？巡捕，西崽，他敢欺侮有錢的人嗎？……敢嗎？……恐怕沒有那末大的胆子哩！……是不是呢？……』

阿龍是這樣想的，然而即使他想得通又能怎樣呢？阿龍還是個阿龍吧了，——阿龍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

不知有過幾百次，阿龍的『倉庫』被一個不知名的暴徒搬運一掃光了；但那裏馬上又被陰鬱的空虛所佔據，於是阿龍就慌張起來：他一隻手要將『倉庫』的所有奪回；一隻手又要將陰鬱的空虛推開，而結果呢，阿龍總是完全失敗的，

『錢！什麼都是錢！』

當那時候，孩子就這樣可憐的想了，也許失望地叫起來。

自從賣晚報的小齊三講給阿龍一段新聞以後，阿龍又復活了。

那是四月二十幾的事情，阿龍決定從第二天起，每天由進款項下，抽出三個至六個銅板儲藏起來，他計劃兩個月期間要湊足一塊錢，一分也不能少。於是阿龍像一個荒漠上的孤獨的旅行者，他常常是忍住飢渴，跋涉着那苦澀的長途。兩個月才能達到他的目的地呢。

阿龍並不怕艱苦，因為這，他才覺得近來的日子比過去有幸福，有向上的希望，而且阿龍也把母親和他的貧苦的小伙伴們，看做跟他同樣的幸福，有同樣向上的希望。如果這一次試驗是成功。

「媽媽，」阿龍握緊母親乾癟的手。說：「我將來若有錢，有很多的錢，媽，咱們就搬到國際大飯店頂高那層住。媽，你愛聽戲？你愛看電影？你愛逛公園嗎？——不要去也好。人們都說公園是頂醜陋的地方呢……媽，大世界真好，那裏什麼都有，若是現在就有四角小洋……現在就跟媽去；……可是，忙什麼呢，

將來若有錢，有很多的錢，咱們就整天整夜釘在那兒吧。……媽，你說你還愛什麼？……說呀，……媽！』

當阿龍興奮地，焦急地搖動他母親的手的時候，母親剛剛閉上了眼睛，彷彿很舒適地睡着了。但阿龍却不能信：母親是睡了；無論什麼時候母親也不會冷淡過阿龍的，每個夜裏，即使她病的很重，她也要支持片刻，安慰阿龍，教訓阿龍，或是跟阿龍扯長道短。這次阿龍非常驚奇，他想：

——莫非是昏過去了嗎？

突然母親的手越發扣緊了阿龍的手，手的森涼，使阿龍不好的念頭加強，他胆怯地抽回去身子——原來阿龍是背着窗子坐在母親身旁的——一條慘澹的月色，透過幾乎讓灰塵蓋滿的小窗子，恰好照在母親的臉上。現在阿龍能很清楚看見母親閉着眼睛的臉上留着那末多苦笑的痙攣，淚流在滾。

『媽！』阿龍平了一口氣，接着就失望地叫了聲，『爲什麼？媽，你哭，這

是爲什麼？……你什麼，什麼都不愛嗎？……你樂意苦！？」

「我的傻孩子，我的傻孩子，讓媽媽安安靜靜的想一想？……不暈嗎？你該睡覺了……明天還要起早。」

母親什麼也沒有想，而阿龍却一直想到天亮。

又想了不少新的試驗——不確定的試驗，他不知道，是不是更快一點實現了他的夢。

夜裏。

阿龍背着垃圾筐在街上。

他在計算：今天由口袋裏再提出六個銅板，儲藏的總數該是七十八個了，這個數目阿龍對於自己兩個月的計劃，覺得有十二分把握的。

他非常高興，唱了起來。手插進破衣袋裏，絞混着裏面的銅板，嘩啦，嘩啦

噠直響，好像一種金屬樂器，跟歌聲配合着。

許多眼睛好像螢火蟲一般，在阿龍的臉上一閃，就飛過去。許多梧桐葉子在脚下亂掃。許多槍聲在阿龍前面響了。一會兒，許多人像敗陣的兵慌張地逢頭跑來；有的躲到角落裏，有的鑽進弄堂裏。有撕布似的喊聲：

『強盜！……強盜！……強盜！……』

阿龍像失了魂似的，樹在行人道上，他不想躲，也不想鑽，任什麼也不怕；可是他怕強盜從他手裏逃脫了。

當槍聲更迫近的時候，阿龍從昏暗的路燈下看見對面衝過來一個黑色的怪物。於是他趕忙把垃圾筐和夾板丟在一邊，準備一個搏鬥的姿勢，他還抱着一個必勝的決心呢。

怪物絕沒有把一匹小叭狗——阿龍，放在眼裏，如果不給他閃道的話，他就要一直從阿龍身上際過去；但想不到小叭狗偷口了，他的膀間冷不防就被阿龍抱

住，而且摔倒了，壓在阿龍的身上。

『鬆開！』他一邊掙扎，一邊拚命的吼着：『鬆開！——拿槍打死你！』  
阿龍恍惚聽着這末一句話。接着後腦海就被猛擊一下，又一下。並不疼，祇是一陣陣發涼。

『完了，媽呀！都完了……』

阿龍雖然那末絕對的想着，可是，手並沒有鬆開，反而更加抱緊，如同撞在棉花捆上的膠皮圈。

第三下擊在太陽穴上，這回阿龍完全失去了知覺，手鬆開了。那個怪物爬起來就跑了，當他跑不到一丈遠的光景，左腿中了一槍，於是又突然倒下了。

『不要放！』他在馬路上滾着，大聲的喊着：『不要放啦！』

槍，仍然拍拍地亂響十幾下，五個中西探捕一齊按在阿龍的身上，阿龍被揪着胳膊架起來。

『不是，』一個華捕說。

於是，手鬆開了。阿龍的身子前後幌了幌，又倒下去了。一會兒他又爬了起來。兩隻手抱着腦袋，擁進人叢裏去。

『我捉的強盜！』阿龍揉了揉眼睛，看見那怪物架在兩個探捕之間，他就忍住疼痛愉快地叫了。

『要命的小鬼！……』強盜用右脚把阿龍踢一個跟頭，正撞在一個西捕的腳底下，阿龍順手抱住他正要邁步的大腿，和抱強盜時一個樣：

『我捉的強盜，……我的腦袋，叫他拿槍打，打壞啦！』

『滾！』西捕咒罵着，『什麼槍？他祇有一根鐵棍！』

『不能！是槍，……疼啊，快要疼死我啦！』

阿龍嚎啕着，緊緊地抱着。

『滾！』西捕把槍嘴頂住阿龍的前額，『滾開，不？打死你！』

『不能，我不是強盜……我捉的強盜！……你爲什麼？』

然而，阿龍把手伸開了。隨後好像一隻受了彈傷的小鳥兒躺下去，頭埋在胳膊裏。嗚嗚地哭了起來。

這條街依然是冷冷清清地，彷彿方才並沒有發生一次不幸的騷亂。

梧桐葉在阿龍周圍跳着迴旋舞，並且沙啦，沙啦地唱着淒涼的小曲。

小雨灑下來了……

『不應該這樣對我……照說，該給賞的……捉了一個強盜。』

當阿龍拾起他的被踩回窩了的垃圾筐的時候，他這樣憤憤地嘟囔着。

雨點更密了。阿龍負着流血的重創，負着第一次試驗失敗的失望，蹣跚，嘆氣，在迷濛的夜雨中。

是一百三十六個了。



這一個數目簡直使阿龍的心臟激動。這一個數目無論從哪一方面講起，阿龍全應該引爲自傲，自榮。這一個數目平復了第一次試驗失敗的失望的傷痕。

傷痕，僅僅是被鐵棍戳了三下吧了，阿龍的「倉庫」呢，依舊是完整無損。不但無損，而且它對於阿龍成爲一個頂好的教訓；當這孩子暗自摸索他腦後的疤結的時候，他就立刻想起來那一天夜裏自己做的事，如何鹵莽，如何昏蛋，以及如何危險了……

『爲什麼要做那樣試驗呢？昏蛋！若是槍，一下就打死嘍！……賞錢，哼，有什麼用？……可是還是沒有那麼一回事兒！』

他永久認爲那次是一個不值一道的冒險，他怕一切小伙伴们嘲笑他；但雖然在他腦後坦露着一個傷疤，所幸這孩子用謊話把它掩蔽了。

誰都知道阿龍是跌傷的，連他自己的母親也是那樣。

等頭髮從疤結上生長出來的那天，阿龍已經有二百二十六個把握。而日程

呢，才不過將及一個月，無疑地，阿龍的計劃，要先期完成了。

現在的阿龍確真是阿龍，他有了童年的天真，而且一天比一天活潑起來了。不過陰天樂却認爲是一種古怪的奇蹟呢。

「阿龍，你哪一天要娶媳婦？」陰天樂調笑着問。

「你妹子嫁給我，是不是啊？」

「媽個蛋！你爲什麼冷丁地就快活起來了呢？」

「你，你管不着……」

「真奇怪：從打阿榮進監牢，你就一天比一天變啦……」

「什麼話，別儘屈人心吧，你那裏知道，我該怎樣惦念阿榮呀。」

「我那裏知道，……反正誰也瞞不了誰；看誰快活？」

在黑暗的蘇州河岸上，陰天樂看不出阿龍的臉又跟往日一樣憂鬱了。他絕不會知道：偶然的調笑，在阿龍本身感覺上比鐵棍猛戳三下還要痛苦。

你；假設有人把阿榮救出來，你快活不快活呢？」

「我自然快活啦；可是我一點兒也不信——」

「你不信麼呀？」

「不信：有誰會把阿榮救出來。」

阿龍馬上緊緊地捏住兜袋裏的銅板，似乎起了一陣失望。阿龍想：

「假如陰天樂的話應驗，完啦！什麼全完啦！」

於是，今夜，阿龍想多買一個大餅吃了，可是，沒有。

重濁的蘇州河流，在黑洞洞的夜裏，好像一羣逃難的難民在跑。牠蒙在極端的恐怖下，屏息着，無言的奔馳……

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從阿龍的對面慌慌張張地走過去了。

陰天樂扳下阿龍的肩膀說：

「瞧，你的媳婦……」

「咱們不配，可是，等到一有了錢的那天，也就許……」

是一種巨石投水的聲音，擊碎了河畔的夜，擊碎了阿龍的話。

阿龍和陰天樂停住脚步，耳朵豎起來向河裏傾聽。

是一種泅水者敗於急流的掙扎，和輕微的嘶叫。阿龍非常熟習這件事情。他立喊道：

「人！……」

「人！……阿龍，一定是那個娘們兒啦……」

當陰天樂這樣解釋的刹那，阿龍一轉念之間已經毫不猶豫拋開垃圾筐，脫掉半截破袂襖，撲咚一聲跳進河裏去了。

河岸上彷彿是個夜市：燈光照耀着，人羣擁動，喧嚷着，在無一時甯靜的空

間，時而流出來嘆惜和責罵的聲音：

「咳咳，咳，咳咳……」

「大家不能讓那烏龜把這可憐的女人領回去！」

「當然，有巡捕老爺在這兒，行裏去，行裏去好，這女人可以脫出苦海的！」

「咳，咳，媽的烏龜把大衣脫下來，給那女人披上！」

「脫！狼心的東西！你還要給他零罪受哪！」

「不脫，打呀！打死一個少一個！」

「喜打他，別沾了咱的手吧……」

「諸位請散開，這是夫婦間的夠當，不要胡說白道。」

「絕不是，你不能放走他！」

「絕對不是，這小子是一個販賣人口的——」

「一點兒也不屈說他，我認識他這小子。」

「大家救救這可憐的女人吧！」

「咳咳，咳咳……」

女人俯臥在臨時借來的長檯上，腦袋懸掛在長檯的盡端，疲倦的呻吟着，大口嘔着水。阿龍像守望在病重的母親床前的孩子，站在女人的頭直上，流着無意識的眼淚。他像被雨打濕了的旗子，垂懸空際做他得意的呆想，他沒有感覺到冷，人們的喧嚷他似乎也沒有聽見。

「你的筐都踩扁啦，阿龍。」陰天樂觸着阿龍的臂肘說。

「呃，呃，……那不要緊呵……」

這一次不比上一次吧，阿龍暗暗想，上次是傾害了一個人，差一點兒連自己也傾害了，但這次是很順利的救了一個人，踩扁了筐子要什麼緊呢？有了錢，不是什麼都可以辦到嗎？

一個男子和一個巡捕，把那女人從長檯上架起來了。她看見那男人像突然遇

着一匹猛獸那樣尖叫一聲，全身在兩人之間發抖地拖墜下去，脫褪了粉脂的臉，仰到脊背上去，拚命的搖着，頭髮上的水珠甩到阿龍的臉上了。

「我不回去呀！……」她喊，「我死也不回去呀！」她一隻胳膊從巡捕那邊掙出來，往後打坐坡。

「你怎麼能夠死呢？」阿龍趁勢要向那女人表功：「你死，我還是救你……」

「是你……救的我？」

「是……」阿龍非常爽快的回答：「是我救的你。」

女人響亮地笑了一聲。於是，很斯文的立起來，向阿龍招着手說道：

「走進些呀、好孩子。」

阿龍向周圍所有的臉孔投以得意的傲視，這孩子埋怨夜太黑了，燈太暗了，不能在人們之前充分的露露臉，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遺憾。但同時他又羞怯的迴避着周圍擊來的無言的讚嘆，他懷着一個初出茅廬而獲得冠軍的選手領受獎品的

心情，走到女人面前去：

「太太……」兩個字受了猛烈的搦動，立刻搖撼起來。無數顆頂小的金星在阿龍眼前閃爍着。他怔忡地，哭喪地按着熱辣辣地右頰。

「是你……你打我？太太……你嗎？」

沒有得到回答。人羣又恢復起初的擁動和喧嚷了，而且有一樣的嘆惜和責罵傾瀉出來：

「咳咳，……咳咳，……」

「什麼理由要打這好孩子？」

「這女人魔瘋啦吧？！」

「變嘍，年月變嘍！這年月不能救人的。」

「咳……咳……咳……」

什麼都沒有了：人羣，喧嚷，燈光，女人，都沒有了。祇有阿龍跟陰天樂，



好像兩具棄屍似的留在河岸上。

阿龍的手仍舊按着右頰，睜大而失神的小眼睛，企圖通過黑色的夜空，擒住那女人的背影，然而，這是孩子困惑的呆想。

西北方飄送到阿龍耳朵裏的聲音，像從峯尖上越來似的那末高遙：

「啣……魔鬼呀，……打死我也不肯回去？……啣！啣……救命，救命……」

彷彿是一個新的機會來了，阿龍張開了鬆弛的小嘴，傾聽那呼聲，他覺得聲音是熟悉而可怕，於是，陡然打了個冷戰，一頭撞在陰天樂的懷裏，哭道：

「我見了鬼……陰天樂呀，……我見了鬼咧！」

自從阿龍受了那次失敗的打擊以後，臉上總是熱辣辣地難過，他恨陰天樂，爲什麼偏給向伙伴裏宣傳呢，但實際却是阿龍自己心虛，本來一個特別意外的嘴

巴，事實上，不會熱辣辣地那末長久的。

不是陰天樂從中證明，阿龍當真認為是活見了鬼。他想：『世界真算文明到底啦，文明的全改了人性！』他這想是一半來安慰自己，一半擁護『非鬼論』。然而，這孩子臉上的熱度，好像要一直那樣保留着，牠代替了阿龍腦後的疤結，這是一個無形的失敗的記號，單憑一點點的自慰，不能揩掉牠。

那祇有阿龍的偉大計劃的成功，才有那末大的威力。

是十月二十七日。

阿龍拿三百個銅板，換來一張一寸寬，三寸長，花花綠綠的航空獎券。

號碼是094233號。還是現從同伴裏一個會寫阿刺伯字碼的，學來1234567890之後，才知道的。他把那號碼背得爛熟，在夢裏也是一個不錯。

的確阿龍什麼都忘掉了，忘得乾乾淨淨的了。一羣嶄新的，快活的，幸福的

預感包圍着他，他的『倉庫』隨着湧來的時日，無邊無岸的膨脹起來，從疏忽的罅隙處四溢出去，……

和以前相反：阿龍總嫌日頭走的太慢，當這孩子不耐煩的時候，他真想一抓把日頭抓到手裏，像拋皮球似的拋到西邊去，很快就趕到了前面業已注定的時運吧；可是，日子總是不慌不忙，按部就班的幹着：黎明，晌午，黃昏，黑夜的工作……十一月五日終於黎明了。

在阿龍十一年的感覺中，這一天，可以說是他有生以來，最美好，最快活的日子了。他的眼睛在黎明之前就闔閉不上，他一直是鼓着希望的翼，跟時光競進。航空獎券疊成兩摺藏在拳頭裏，他想做一個出衆的魔術家，準備張手一變，使他母親也莫明其妙。

十一月五日的太陽，在阿龍的眼睛裏是黃金色的。

十一月五日的北風，彈着樹梢，在阿龍的耳朵裏是一種不知名的音樂。

十一月五日，在阿龍的「倉庫」裏，發見了以上兩件新奇的事物——新奇的事物是他從前一點也不會認識的。

而阿龍可認識逸園跑狗場的大門。

像廟會一樣，男的女的少的少的一批又一批，從橫在大門上用墨筆寫着「第××期航空公路建設獎券開獎歡迎參觀」十八個斗大字的白布之下，彷彿衝鋒陷陣似的推擠進去。這裏面有阿龍，他牢牢實實地握住獎券溜着邊往裏亂擠。

守門的巡捕把阿龍的胳膊扯住了：

「滾！滾！滾！……」

「不是隨便看嗎？爲什麼不讓我？……？」

「滾！」巡捕把阿龍扯個跟頭，「這裏沒有給你預備地方。」

「爲什麼不讓我？」阿龍從人羣的腳下爬起來，理直氣壯地喊：「不是隨便嗎？……我還有獎券！……」

阿龍認真地把獎券從拳頭裏抽出來，遞給巡捕查驗。巡捕莫可奈何地擺了擺手，這孩子像個被釋放的小扒手，夾在從通紅的嘴和整潔的牙齒裏噴出來的哄笑中鑽進了大門。

無論這孩子的眼睛瞪的多末大，開獎的手續，他也是看不懂，他祇能看着兩個大的和一個小的金球一會兒轉了，一會兒又停了。至於不知從哪裏冒來的喊號碼的聲音，阿龍却能聽得一字不漏。他的心頭被兩個不同的意念循環不斷地糾絞着：

……過去失望……希望未來……

時間并不久，但伸着脖子，翹着腳站在看台上的阿龍，他感覺比揀半天垃圾還累人，他的腦殼發脹，口腔發乾，眼睛和腿全有點不服他支配了，祇有他的耳朵像架收納號碼的機械。

……過去失望……希望未來……這一個輪盤不知轉了幾十回，結果把阿龍轉昏了，轉疲倦了。

突然：

『×××××第一獎！……第一獎獨得二十五萬元！』

在這一個激動的呼聲之下，接着看台上的人們就騷動，哄叫起來了：虛偽的笑，失望的吼，以及勉強的沉默，都是出自自然的表演出來。然而，唯獨阿龍却站在那兒一勁發呆，一直到所有的騷亂漸漸平息之後，他才把那張獎券茫然地舉在眼前，喊了，大聲的喊：

『第一獎！……二十五萬元！』

幾百隻驚奇的視線，把阿龍一直送下看台去。

當阿龍走出大門的時候，他沒有看見方纔攔他進門那個巡捕向他拋着嘴笑。他也沒有選擇好他應走的途徑，就從大街拐到一條生疎而僻靜的街道去。非常平坦的柏油路，絆着他的腳，他像醉鬼一樣，頭腦和腿腳都是昏蛋的不可思議。

『咦，老弟，回家嗎？』一個衣冠楚楚的漢子，從後面拍一下阿龍的肩膀說。

「……回家，」

「咦，老弟，恭喜發財……中了幾獎，」

那漢子一邊說一邊就把寬大的手伸過去：

「拿來，我看看獎券！」

「你要看？」

阿龍順從的把獎券遞過那漢子的手裏。

幾秒鐘以後，阿龍的獎券和梧桐葉子滾在一起了。

再過幾秒鐘，阿龍聽見那漢子的罵聲：

「倒霉！……倒霉！讓癩犢子騙啦！」

阿龍以揀垃圾的敏捷手段，從梧桐葉子堆子裏，把獎券揀出來。

從光禿了的樹枝上，從人們的服裝上，從麻雀的羽毛上……都能看出這個季節

是「冬」了。

然而，在孩子阿龍的身上，却找不出一絲冬的意味。他的服裝，他的面孔，他的情緒，總是顯示着秋的殘敗與凋零。而孩子的母親呢，在飢寒、窮病的交迫下，她的呼吸的動力，已經一刻比一刻滯澀了。

阿龍的那張憂鬱的小臉，近冬以來，好像突被寒氣所凝結，可是，雖然如此，他那個進取的精神，並不因屢次失敗而至於心灰意餒，這孩子可以說是一個知情達禮的創業家，不，冒險家，他不怎樣怕失敗，他怕的却是：失敗以後想不出新的計劃，如果這樣，他什麼希望全沒有了，於是他才憂鬱起來，一直等他祕密地發明出來新的計劃，憂鬱馬上也就融解了。

所以，「計劃」是阿龍的「春天」，阿龍那一點兒希望的微笑，也是暗藏在「春天」裏的。

經過了炎涼，又經過了冷酷，另一個「春天」終於來了。



不過，阿龍總是嫌牠冒險性太大，除此而外又再沒有比較妥當的法門。當希望的要求迫切的時候，他要那樣做，他不能不那樣做。

『如果僥倖呢，流血破皮都不要緊，……不呢，要了我的左胳膊也行。反正是冒險了，祇要是……』

阿龍是這樣準備下的。祇要是得到錢，犧牲什麼都不在乎。這孩子總是有這樣的念頭：

『沒有錢的人，比殘廢還要痛苦。』

對不對呢？自然還不能肯定，因為殘廢的滋味，阿龍實在並沒有嚐着過。

在一個病院的三等病室裏，沒有火爐，沒有醫生，也沒有看護。病床上，有人在呻吟着，有剛纔入院不到點半鐘的第八號患者，直挺挺地仰臥在床上，彷彿在沉睡中。由頭部繃帶沁出的血印正在擴大着。他左腿的膝蓋下已經分解了，那

兒還草率地夾着兩塊竹板。

所有病人們臉上突出的地方，都漸漸的模糊下去了。沒有燈火。昏暗和淒冷裹着一片慘痛的呻吟，從門和窗的罅隙擁擠出來，送到百呼不應的黑暗的耳朵裏——沒有回響。

病室裏昏暗越濃了，同時，病人的呻吟也加重了。他們好像被敵人俘虜來的傷兵，隨便丟在一個地方，你痛，你渴，你無論怎樣他都不管，那是單靠命運來看護着自己的性命。因為這些病人，病院根本沒有什麼需要：不過組織上是附設着牠，牠對於病院恰如人體組織中的盲腸。

「燈！」有人提出需要了。

「藥啊……止痛的藥啊！」第三號切着牙齒在喊。

「呃，呃啲……都死絕啦！」

「真是死絕啦！賊哪，第八號這個孩子大概完啦！」第七號這樣說完後，於

是有人喊了。

「大夫！來一個大夫……看護呢？媽個民的！」

接着是一片氣憤的叫罵，代替了一片慘痛的呻吟，然而，回答他們的是一片更無望的冷靜。

突然，第八號呻吟起來，

「渴，渴，渴呀，水拿來！」

這時候，一個大夫和一個看護婦膀靠膀走進來了。電燈忽然亮了。在那位大夫盛怒的臉上還殘餘着一點兒膩笑。

「豬糞，誰這樣不要命的嚎？誰？……不要臉！」

「渴！我要水！」第八號無力的喊。

「曉得？」大夫從黃色的燈光下，瞧着第八號訕笑着說：「腿（水）給你留着哩，不給你割。」

『水呀，渴，我要水呀！』又是第八號無力的喊。

『要腿？（水）要腿就別往汽車上撞……真是奇聞，這點點就要自殺！能說話，說，你家在什麼地方？麻煩！還得給你送信……』

『水呀……水……』第八號像一張紙的臉上打了一個瘀暈，仍舊沉睡下去。

在許多約求不同的語聲中：大夫皺着眉頭出去了。

隔一會兒第八號又醒了：

『渴呀，水，水拿來。』

他欠起半截身子，伸手把茶几上一瓶藥水抓過來。看護婦趕忙攔住他說：

『做什麼，你？』

『渴，渴……』

『不行，毒死你，這是碘酒。』

『不管事，你敢賭東？……我喝……你五十塊錢給我？』

看護婦把藥瓶奪下來：

『呸！財迷，要死啦，說吧，你家在什麼地方？』

他隨着看護婦的咒罵又倒回到枕頭上。全身抽搐着，骯髒的黑鼻孔張大了。

『姐媽！……到行裏去，……要……幾百……』

一條白布單拉上來，蓋在第八號的頭上——看護婦毫無情感地幹完了她的手續之後，報告去了。

夜更深了。

北風搖着刁狡而冷酷的鞭子，向夜空裏抽策着，向一切沒有防備的罅隙處抽策着……

在一個病院的停屍所里，孤另另地停着一具瘦小的，滿身斑鱗的屍身，額角

分裂着，左腿膝蓋下顯出可怕的畸形，嘴在張着……

北風從高高的通風窗跳進來，搖着刁狡而冷酷的鞭子向那屍身上無情地抽策，抽策……完全殭了。

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就是揀垃圾的孩子，冒險家阿龍。

## 獄中

雖然，第九監號的鐵門被騙開了，雖然，也把留置場的巡官，獄卒，打成重傷，雖然，都把鐐子卸下，而且勇敢地擁到留置場的大鐵門，結果，終因為他們防範周嚴，和警報敏捷，立刻趕來那末多的實彈的槍口，生生地又把那些圖謀越獄的要犯迫回到原號裏去。

接着就來了一番嚴厲的搜查。在我們的第二監號裏小王的衣領中間搜出一根為大家視如至寶的針，却萬幸，虧是那個較有人心的獄卒馮搜出來的，他只是不言不語地放進他的衣袋裏，就算完事了。假如換了另一個人呢，小王免不了受一番審訊，因此，也許就受一些苦楚，而且，也許，無故牽連到別人的身上，雖然，只不過是一根極渺小的針。

我想，即使為了一根針，發生些什麼不可預測的不幸，終不如這次要犯越獄

的事件嚴重。——況且，據一個獄卒說，那位巡官的傷勢實在不輕呢，右眼已經被鐵桿戳穿了，或則，有幾條肋條讓鏢環抽斷，現在是人事不醒！——於是，我想，一種特別恰當的報復，暫眼之間就要來臨了。想到這，我的周身實在覺得酸軟，寒戰；可是，我又一想，如果真的那樣解決，對於一個受難沒有盡期的囚徒，怎能不說那是他的幸福呢？

比如一個人要是：『爲活着而活着。』不用說，監獄便成了一座最合理的，最佳妙的，寄託人生的場所，然而，起碼人的慾求比一頭豬欄裏的肥豬，貪戀着一條濘泥溝還要高些吧，那末，你還看見過嗎？當一頭有點兒靈性的肥豬，知道牠不久就要做爲屠刀下的怨鬼的時候，是以怎樣的力量企圖衝出柵欄？同樣情形，人的『智慧』也該超過一個畜牲吧！

這是最熟悉的汽車的摩托聲音，從極厚的牆壁外擠進來了，它好像不祥的鳥叫，使人起一種忌避與可怕的感覺。其實，每次已經告訴我們，只要是這不祥的



聲音一響，忌避與怕完全沒有用，只有憑着垂滅的呼吸，期待着它，——它會把失去了靈魂的軀殼，載到毀滅生命的機關裏面去！

於是，他們至少認為在數的，罪大惡極的，玩強的叛逆，從他們的太平下天削滅了。

第九監號裏十二名越獄未遂要犯，就是那樣死的，當然，他們認為這是世界上極合法的判處。

這一天，是舊曆八月，在月亮未圓的前幾天，我不能確定究竟是八月幾日了；不過，我從那扇高到天花板的小窗子上看到一塊永不流動的天空，在夜間已經變為明朗，而且月輪快要圓滿了。

不會錯的。過幾天必定是中秋了。

當夜，意外的事情又發生了。我們第一監一共十八個監號，每個監號裏提出去一個人，不幸的很，第二監號單單提到我。原來是開審一次個別的滑稽的訊問：

『好，你串通預謀越獄，還有什麼話可說，……有證據！』

『證據？證據在什麼地方？我要看，如果不錯，請你們隨便發落！』

問官毫不躊躇地說：

『你，你們是跟第九號約定的：同時暴動！』

『這是你的猜想，我完全不知道。』

『一定不會承認的，……那末，你不怕——死麼？』

『爲什麼？死？是的，如果你認爲是時候，我希望——』

『好，帶下去！』

我總覺得不該這末簡單，然而，我又覺得自己過於幻想了，過去，不知道有千百個，曾經親眼目睹的囚犯，隨隨便便從這裏拉出去，有過什麼樣的手續嗎？自然，他們不需要『供』，也不需要『押』，他們需要的正是一個『命』！

魔手到處貪婪地伸張着，攫取來全是一些蓬勃的花草；但當他再鬆開手時，

那蓬勃的就必然枯萎了！

從萌生中毀碎了的生機，果實，或種子從哪裏再來呢？

失去土地的人民哪！

我慨嘆着，這並不是人類向前的絕望，我是悔恨我：當自由爲我所有的時候，奮鬥的力量，太不充分了。

這一夜，我把『不該』的幻想完全拒絕了，我很坦然地，清醒地，仰躺在士敏土的地上，準備接受那『應該』的禮物。

起初，月亮好像睜大着皎潔的眼睛嘲弄我。當我再睜開眼睛的時候，窗子上什麼也不見了，我懷疑，這是一個平安的夢啊！

果然，天還沒有完全亮，那『不祥的烏』就叫了，而且，這次不止是一兩個，我想……然而，不等我想，『風眼』就拍地一下關上了。——每回都是這樣：那不可忌避的事情一來的時候，獄卒先把所有監號的『風眼』關上，——如

今，有什麼好想呢？死，在我們眼前沒有毫厘之差了！

小王喟嘆地向我說：

「就是這樣？就算完了嗎？」

「我相信：另外，沒有什麼給我們……」

「不，我說的是我們太冤枉了；你想，誰會同謀越獄來？」

「只有我們才不冤枉，你忘了你是個大逆不道者？你也忘了那些真正冤枉的人——無辜而死的同胞，在這裏，成百！成千！」

「自然嘞，完全是你一個人的理由。不過，我以為不是這件事變發生，我們的生命還有苟延的可能……」

「夠了！苦難磨滅着我，而且連生的留戀的幻想都不容有了，因此，唯有死，才是最大的安慰啊！」

「媽的，我還想多過一個中秋呢。」

小王滑稽的一點兒也不免強。

拉動鐵門的鐵栓聲，提叫人名聲，腳鐐聲，從第一監號開始了。我看小王在整理他的已經發過霉的皮鞋，樣子，坦然是坦然的，然而臉色却已超過了慘白。我不能看見我自己，臉色不是跟小王一樣。也許，我的臉在紅吧？因為週身猛然灼熱起來。

口號伴着腳鐐的瑤瑯聲唱着，這些口號，是極普通、極切實，而且也極其悲壯；不過，配合在我們的目前，它，彷彿是安置在真空管裏的喇叭，然而，又誰不明白這個？一條在屠戶屠刀下的牛，牠是以哀鳴代替呼號的。

十八個監號，差不多都是喊着同一的口號，這是一百七十八人匯合成的狂流悲壯、偉大、汹涌，……整個的留置場，整個的監房，好像是被撼動，被沖潰了！我們都加上了一付手鐐。我們在久別的大自然裏，倏忽一晃，就被龐大的囚車吞食進去，如同搬運的貨物，堆積在裏面，互相磕碰，踏蹀着，當囚車開始蠢

動的時候。

我們從牠的嘴裏吐出來。我隨便看了看四圍的高而堅實的紅牆，天哪！這又是一個平安的夢嗎？——我醒着，我的眼睛，我的神經都醒着。——不，絕不，有種種證明，這確是把我們拉到哈爾濱特區監獄（註一）裏來了。

『爲什麼呢？和我們開一次玩笑！』小王意外高興地問。

『看吧，總該讓我們享幾天福了。』

在歸號的時候，我和小王分開了。但在這裏，我碰見從前與我同盟的好人萬特諾夫和里涅，失一得二，多少是填補些我的失望。萬特諾夫，里涅，像小鳥似的跳過來，而且熱情地抱住我。我們大家笑着，可是沒有話可說。

是的，沒有什麼話可說。他們從死人丘裏發現了我，自然，除了驚異，十二分驚異，還有什麼話語可以加重表示這驚異呢？至於我與世隔絕太久了，陰森的單調，將我養成一個沉默的啞叭。只剩一點兒燃不着的熱情，淚早已涸竭了！

方才，我當小王說過：『總該讓我們享幾天福了。』其實，是個美夢。完全把自己看得過於高貴了啊！現在，有什麼兩樣，房子是很大，但，陰濕加重，哪裏有我理想的床呢？仍舊是士敏土的地，悶的時候，就睡在那上面吧。——死在那上面也行。

（註一）給白俄僑民專預備的監獄。監獄裏的待遇，強逾我國人中  
等家庭的生活。

雖然，生着極痛苦的病，而且，更有的刑期已經簽到明天的生死簿子上，你讓他自動地死在這裏，他是絕不願意的。他要忍着靈與肉的痛苦，期待着生之毀滅。

人，都是這樣貪生的。

人，有希望……

但，讓『希望』走進死路，就是個傻子了！

里涅真是一個天真的孩子，他握着我的手說：

「想不到，你還沒有出去！」

「這是一件幸事，我們能在這裏見第二次面。」

「是啦，我以爲你早就出去啦呢……」

「謝謝你，里涅，……里涅你該快出去啦。」

「爲什麼？」

「聽說東鐵讓渡的條件快要成功了，你們還不快嗎？」

里涅微笑着點一點頭，繼而聳一下肩膀說：

「不過，不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可靠？」

「忖度事實，自然是非常可能的嘍，不然，他會捨了去！」

萬特諾夫沉重的手掌拍到我的肩上，幾乎使我孱弱的肢體搖搖欲晃。他很興

奮地說：



『朋友，我們快要回祖國啦……』

然後，他似乎感覺那話會引起我的傷心，他立刻熱辣辣地抱起我來：

『一塊兒出去吧，我的上帝！（對於『上帝』這兩個字，是含有奚落的語氣的。）我們一塊兒出去吧！』

我該多末被感動啊，我們完全是種族不同的人！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獄卒馮從隔着鐵紗的『風眼』外望裏探望，恰好我正好有好多心思，想問問他，於是，就走到監門近處，跟他打個招呼：

『馮先生。』

他沒有回答，祇是裂一裂嘴，腦袋也沒有動。我走近『風眼』說道：

『你知道嗎？爲什麼把我們搬到這裏來？』

他有點兒難爲情似的，不肯向我說，我再三追問，他才說實話，可是，聲音非常低沉地：

『你不能再講給別人，一定！你也不能說是我呀，……沒有什麼，那邊是要修理房子，往好一點兒……』

『往好一點兒？』我冷笑着，『不如說是：往牢實一點兒吧！……是不是？』

『嘿，嘿，……你真精明……』

『真精明就不能蹲監獄啦，馮先生！』

『說什麼呢？這是收好人的年頭兒，……像我這樣沒有用的東西，不如替你們……』

『誰是好人？你們的巡官說我們全是殺人放火的亂黨呢！』

『滾他娘的吧！』他回過頭去，立刻又轉過來說道：

『他才真是一個滿洲國的走狗！前一年，他把他親姪兒弄進來，也死了！你也許知道，他是個學生，叫：張什麼柱我記不得了，你說這小子有沒有人心？……』

……報應！他快死啦，肋條斷三根，冒了一隻眼！」他回一回頭繼續說：

『可是，還有一個好消息，聽說八月節那天，給你們列巴（註二）素波（註三）吃呢。』

在他認為是個好消息，在我却認為失望。

我該恨誰呢！犯了這樣罪的人，連享受監獄裏的同等待遇都沒有！

然而，雖說是失望，這點聊勝於無的恩惠，已足使七個月不知鹽味的我，垂涎三尺了。

『馮先生，今天是舊曆十幾？』

『三天，就過節嘞，……過節，過節到底有什麼意味呢？——眼看年月是一天比一天糟！……再談吧，我們。』

他匆匆地走了。我獨自站在那裏呆想：節，畢竟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多少可以滿足我一點兒慾望啊。

一個給我們送水的白俄犯人，第一次看見我們吃早飯，我們每一個人端着一個裝着所謂飯的，像個小棺材似的木匣，使他特別驚奇，於是，他提着空水桶，走到我們身旁，彎下腰去仔細看一看，他馬上向後一挺，就把鼻子捏住了：

『哦——』他皺着眉頭喊着。

我們大家看着他。之後，他鬆開鼻子說：

『這個，我們的少拔克（註四）不能吃！』

胡似乎氣憤向我說：

『這小子，真混蛋！』

『呸，什麼混蛋？慢慢地……我們和你們……一個樣。』當他剛要轉身的時候，他又說：

『啊哈，一個樣，少拔克不吃的，給，……亞邦斯克（註五）王八旦！』

我看見萬特諾夫和里涅望着那白俄的背影相對着笑。

今天，該是八月十四了。

(註二)俄語：麵包。

(註三)俄語：菜湯的通稱。

(註四)俄語：狗。

(註五)俄語：××人。

早晨，窗外的天空清朗的像一片海。回想兩年來的中秋前後，都是在淒風冷雨中過去的。唯有今年這樣好，我却被關在窗子裏面，看着怪可愛的天空，彷彿欣賞一幅畫一樣，而不能從那裏吸一點兒來清新的空氣，我怨憤嗎？不，我該滿足：我從這面比較寬大的窗子裏，能夠望着比較寬大的空際，而且，在窗前伸出來一叢搖曳着的丁香樹梢，牠，告訴我，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東西，並沒有死滅！雖然，那葉子已經半黃了。

我渴望生物，我渴望綠色的東西，……總之。我渴望自由，以及比自由更重

要的。

我還渴望着中秋呢！

是上午。

脚鐐聲猶如五月裏的春潮，從監牆外拍擊進來。

胡突然受驚的說：

『瞧吧，這個數目夠可觀了！』

『一百個！』

胡不滿足這個數目，於是，他對我搖着手說：

『不止啊，一定不止啊。』

他的猜測力很不差：當那些不知來路的罪人們歸號的時候，單我們這一號就攤了三十個。我好奇地問他們之間最年青的一個，他好像是感到興趣似的告訴我，他們一道來的總共一百零七個人。

「哦！多呀？」

「裏邊還有九個娘兒們呢。」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們有五十四個人是從富錦，其餘佳木斯三十八，三姓十五……娘兒們全是我們那兒來的。」

「你打什麼官司？」

「你問我呀？……丟人啦，小偷。」

「那些呢？」

「嚇，全啦，什麼都有：紅鬍子、花案、烟賭案，……反正我們全是富錦縣監獄裏正當年的小夥子，老吉八頭子不算數。」

「你知道嗎？移到哈爾濱來幹什麼？」

「先生，這是運氣呀，咱們打官司就趕上娘娘生太子……」

「娘娘——生太子？」

「可不，你們不嗎！我們全攤救啦，到哈爾濱幹一個月苦力，就開釋，不化一個子兒，搭火輪送回家去。……媽的，照這樣，一年養一個多好！」

「這倒是不錯。」我打算結束了這平庸的談話，然而，他的話鋒却正在興頭上呢。

「可不，多好，」他說：「我這官司真算打着啦，若不然，鄉下人作夢也到不了哈爾濱來呀！」

「……」

「哈爾濱可算中國第一啦，大樓該多高。可惜，一晃就過來啦。」

「……」

「哪天出去幹苦力呢？」他冷淡地自語着，之後，他看着自己的腳鏟說：「不知道，是不是把這死東西給下下去？」



真像過節的樣子。一個獄卒說，現在讓我們洗一次澡。——這是入獄七個月裏備有的一次。——不過，我們遍體生着骯髒的膿疥瘡，從什麼地方下手洗都是很成問題：可是，我們又不能不洗，失掉這一次機會，恐怕以後就永不再有了！

「這裏還管洗澡嗎？」那個最年青的問我。

「管。」

「哈爾濱地方好，哈爾濱的監獄也好。富錦縣監獄可太缺德啦，飯不管飽，涼水也不給，媽的！」

十個人一夥開始洗澡了。第三次，我和那最年青的在一夥，當他看見水從自來水管往外流注，他就奇怪地拍手跳躑起來。他似乎什麼都忘了，——他忘了這是監獄，有獄卒，有皮鞭。

直到皮鞭抽在他的脊樑上，他才恍然大悟：自己是過於放肆了。

獄卒一眨眼的工夫，他面着牆壁竊笑起來。

用五分鐘洗滌七個月的積垢。

用全付的精神，來迎接一年一度的中秋。

這一天，我起來特別地早。獄卒馮也替我們高興呢，當他來回經過「風眼」的時候，老是用報告的口吻說：

「列巴，素波，快來了。」

「他說的什麼話？」那個最年青的問我。

「你不懂嗎？」

他認真地搖着頭。

「今天是節，換飯，一會兒給列巴，素波，吃。——麵包跟肉湯……」

「阿彌陀佛！這是什麼地方啊？」

他迷惑了，眼睛發直，不知道他心裏究竟想着什麼？

這是什麼地方？在我看來也怪神祕的。頭腦好的人們不承認人間以外有地

獄，你來看哪，這裏究竟是地獄？還是人間？

住在天堂上的人，哪裏會看見地獄呢？

然而，這個最年青的人，已竟落進地獄裏了，他反認為是升入了天堂。讓時間就是這樣過去吧！

列巴，素波，快來了！

終於來了！

不是列巴，不是素波，而是那『不祥的烏』！

胡率直地當三十中的一個說道：

「預備吧，朋友！」

「預備什麼？你說——」

「再見啦，朋友！」

「不錯嗎！」他是個老練的，而且非常聰明的人。最後，他制止着駭懼，鎮

靜地向我們大家喊道：

「再見吧，同胞們！現在……我要說明了：我不是強盜，我是反滿抗×的義勇軍！」

於是，三十個人，一齊騷動起來，類似那同樣表示的總在十個人以上。

這時門開了。××警官監視着巡長按名單提叫名字。一個，兩個，三個，

……

最年青的人，仍舊迷惑地站着，望着，結果提叫他的名字了。

「是……叫我……嗎？……這是……怎一回事？……我……我不是強盜！」

兩個獄卒走進監房裏來拖着，他戰慄地回過頭來喊道：

「先生！你出去的時候，給我媽捎個信，……我家在富錦西街——」

他已經被拖到監門以外了。他的喊聲從『風眼』上鑽進來：

「先生啊！記住：西街二百零五號，朱寡婦——」

好傷感的孩子里涅流着眼淚開首唱着：

『斯達外(註六)……』

接着這歌像悲壯的送葬曲在里涅，在萬特諾夫，以及在我們八個人的口裏唱出來。我們的全身被這歌聲擁擠着，壓迫着，……

監門外叫道：

『停吧！停吧！……列巴，素波，來了！』

(註六)俄語：起來。

## 到別墅去

上午十一點鐘起，在哈爾濱特別市公署財務處處長唐恩濤公館的大客廳裏，有華貴的賓客們逐漸擁擠進來了：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林業公司魏總辦，實信儲蓄會李會長，連濱錢號吳老板，商務會長王賓清，天隆洋行邢財東，以及還有十幾個不顯名，然而却趾高氣揚的賓客們，已經分據或同坐在安樂椅和沙發上。雪茄、三砲台、司令，各種煙草的煙氣，被電風扇絞成無數股從顏色姹綠的鐵紗門和鐵紗窗宣洩出去。窗外七月的晴空，變成了煙霧的世界。一個價值三百美金的瑞士立鐘，那隻孤傲的長針從Ⅲ一秒一分的忸怩到Ⅴ和Ⅵ的中間了。在所有每個煙灰器裏的白而細屑的紙煙灰，像富士山峯，而後來的完全滾落到桌面上，有的就摔成了碎粉。

一會兒那隻孤傲的長針不偏不倚地壓在VI的身上時，熙熙攘攘的大客廳裏，忽然被一個郭公鳥的悲啼，弄得立刻岑寂下來。而且，同時那些華貴的賓客們不約而同地看了下那個華貴的立鐘。連濱錢號吳老板第一個發言道：

『十一點半了。』

於是，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和另外一個不顯名的賓客附和着：

『十一點半了。』

這之後，在所有賓客之間，好像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變動，在又是一個不約而同的疲倦的唏噓之下，特別是林業公司魏總辦翹起他不愜意的八字鬚，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一聯串打着他那代表生氣的響鼻，天隆洋行邢財東嚼着他那寬厚肥闊的嘴唇，連濱錢號吳老板用他胖的如同熊掌一樣的右手，拍着濃眉深鎖的大額頭，使這小小的變動更加活生生地強調起來：

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和商務會長王賓清在一旁輕聲地嘟囔着：

「客先主人至，從古至今，未之有也。」

「不對，不對，」商務會長王賓清反駁道，「本來今天咱們是主，處長是客，所以，這個……還不算做失禮。」

「雖然如此，須知這是他的公館，況且，吾們皆是爲他不遠千里而來的……未免，哼，與理不合吧！」

「得得，老兄，你未免過甚其詞，而且未免……」商務會長王賓清嚥了口吐沫，「嚇，嚇，未免吹毛求疵（疵）啦。」

「嚇，嚇嚇，嚇，嚇嚇，」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哄堂大笑起來，於是，許多賓客們的眼睛，就一齊莫明其妙地集中到他的身上，但幾秒鐘的工夫，又恢復了原有的秩序。惟獨商務會長王賓清突然顛顛着身子，雪白的布底鞋子，亂打着地毯，他的眼睛好像一條疑慮而胆怯的蛇，在實信儲蓄會李會長的臉上亂竄。而後，很不自然地笑着說道：



『得，得，老兄，你這種怪笑近乎發瘋咧……』向煙灰器上擦滅了那隻砲台煙尾，『你這人就好挑肥揀瘦，這是毛病，處世頂大的毛病……我可是個老粗，這個世情我可吃個透哪，老兄，信不信憑你。』

每當談話中，商務會長王賓清一感覺，或是疑惑自己的言談欠雅的時候，他總是先用：『我可是個老粗，』這句話來做對方以：『你是賣豆腐出身』諷刺他的盾牌。

『老兄，老兄，』實信儲蓄會李會長滿臉陪笑拱着手說道：『至理名言，老弟真是五體投地……然而，老兄，你未免過於認真了……老弟請你把聲音放輕些。』

商務會長王賓清似乎不大滿意。右手從司今煙筒裏抽出一支煙捲兒，向左大指的指甲上頓了三下，然後，送到嘴角上。這時候，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已經擦着了一根火柴，嬉笑裏還帶點兒嚴肅的樣遞到商務會長王賓清的面前：

『請。』

『客氣啦，老兄。』

『不要客氣，老兄，隨後我要請問您一下，關於近來的商情。』  
就在這樣情勢之下，商務會長王賓清的烟捲兒燃着了。

這時，一個下人掀開簾子走進來：

『諸位老爺，剛才太太接處長電話……唔，不……是處長從四海金店來電話，現在同太太，小姐在那兒看首飾，處長說：請諸位老爺們略候一會兒，馬上就回來。』

時間實在並不久，剛剛到十二點鐘，唐處長的汽車喇叭在大門外就叫了。接着唐處長、姨太太、小姐和丫環玉蘭走進了大客廳。於是，客廳裏的煙草氣立刻被一種非常濃烈的香氣壓倒了。

『失陪，諸位。』唐處長的眼睛向四外掃了一下，『想不到都是這樣早啊。』

那就彷彿一枚針，突然刺到賓客們的屁股上，於是，一齊慌亂地跳起來，而且一齊慇懃地鞠着躬。

「嚇，應該的，應該的，」實信儲蓄會李會長首先代表全體說：「今天處長是客，應該的。」

「李會長早就說過啦，」商務會長王資清看了實信儲蓄會李會長一眼，李會長滿面緋紅，表示哀懇地給王資清遞了個眼色。隨後，商務會長微微一笑，繼續說道：

「等處長回來，要跟處長痛……飲一場。」

「好，好，」唐處長慷慨地承諾着，「這幾天。我簡直成個酒人啦，好，好！一不做，二不休，趁着這：好友難逢的盛會，哥幾個痛痛快快地喝一場。」他一面說着，一面下人就款去他的青紗馬掛。而後，他又看看天花板中央呼呼直轉的電風扇，說了一句：「不過，這幾天的天氣，可真熱的奇突！」

「可真是，」實信儲蓄會李會長趕忙接上說：「這確是一個最大的難關哪，  
嗯，誰有處長福氣呢？眼看就過去了這一關。」

「這算做什麼福氣不福氣？」

唐處長還想要解釋一下，這不過是人生及時行樂而已。然而，他突然瞥見站在他身旁的姨太太的眼睛已經擴大而且放光了。因此，那一點人生的大道理的腹稿，竟被兩隻擴大而放光的眼睛推翻。這時，唐處長就要向好友們道個「暫時失陪」的歉意，同姨太太回到內室去，不料姨太太却等不得了，她當着那末多的客人，就跟老爺潑辣地吵鬧起來：

「話總是不斷！……不辦正經事兒！……你覺得就這末一混，就算把事兒混過去了嗎？呸！我當明白人說！」姨太太雖然一半是由於憤恨，其餘的一半還是由於婦人們的淺浮性，和顯榮心。唐處長雖然也不免具有後一半的毛病；可是，他還不失為一個識大體的人：知道些利害的關係。因此，唐處長不容姨太太說出

下文，就扯住她的雪白的臂膀，強制同她一塊兒回到內室去。

『你鬆開！』姨太太憤憤然把身子用勁兒向外一扯，臂膀就從老爺的把握裏掙脫出來，『您諸位聽：拿五百塊錢買來一隻假鑽石戒指！』隨後，她就從手皮包裹取出一隻天鵝絨的小方匣，好像富人去給叫化子一枚銅子兒一樣，丟在一條長几上，『請您諸位看，這就是處長的眼力呀！』

所有高貴的賓客們，都忘了自己的身分，也來不及充分思索怎樣表情，就像一窩蒼蠅尋着一灘鼻涕似的擁到長几的前面。這之間，天隆洋行邢財東要趁着這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姨太太面前，在唐處長的面前，以及在所有高貴的賓客面前，顯示一下他對於識貨的天才，不，其實，他是要趁着『識貨』的機會，招徠在坐的豪華的顧客，所以他採取捷足先登的身法，第一個先把那天鵝絨的小方匣奪到手裏。開口讚賞道：

『多末高貴的匣子啊！』

「喲，喲，那有什麼用，請問，能值五百塊錢嗎？」

「那自然，」天隆洋行邢財東一面順從地答着姨太太，一面就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匣蓋。

高貴的賓客們的眼睛，對着那白色的小東西，放着五百塊錢的光芒，這樣，當然，就使一個高價的鑽石，相形之下，大減其光輝了。接着，天隆洋行邢財東大驚失色道：

「偉大的欺騙哪！……這種敗類的商人……」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姨太太的食指就出其不備地錐到唐處長的前額：

「你丟了錢，又丟了人！你趕快去給我換！」

「這太用不着大驚小怪啦，你聽消息：他若不加倍給我換一個價值一千塊錢的真貨，你就去看四海金店門上的封條！」

唐處長說完就咯咯地慘笑起來，這種罕見的笑聲，足使高貴的賓客們，

天隆洋行財東比其他人猶甚。……驚心動魄啊！

姨太太自然是極端滿意老爺的答覆了。而唐小姐呢，她能夠贊成父親對於四海金店的有力的進攻，却是不形於色地反對着對於姨太太的有失處長尊嚴的降服。只有丫環玉蘭總是笑着她那無目的的，無所謂的笑，加上一個莫明其妙的傾聽。

而且，那高貴的瑞士立鐘，也像不能自甘寂寞似的，噹地響了一下，隨後，那隻鳥兒的腦袋。鬼祟地向外一伸，咕咕一聲，就立刻縮回去。

時間：恰恰過去半點了。

這時，一個人掀開簾子走進來，不是一個下人，而是財務處的庶務主任：

『處長，一切全預備齊全了。』

『嗯，』唐處長轉過身來。他對於庶務主任的報告是表示好感的，這簡直是一道敕令，能把一個處長的罪過從姨太太的監牢裏救出來。因而，他竊喜的無話

可說；可是，他又不能不裝作款待週到的樣子，去明知故問：

『那末，威士忌，還有香檳都買來了？』

『是，都買來了，而且很多。處長，現在可以請入席了。』

『好，』唐處長一揮手，庶務主任向後倒退兩步，就像隻螃蟹似的側着身子，挑起簾子走出去。

接着唐處長反賓爲主地讓道：

『請吧，諸位。』

『豈有此理，』商務會長王賓清搶着回答，然而，下面他要繼續說的話，却吃了自己口齒不伶俐的虧，眼睜睜地讓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奪去：

『處長，您先請，今天您是客呀。』

可是，還有一個更不能疏忽的禮節，竟讓連濱錢號吳老板檢了去，他用他那道地的昌黎口音，笑嘻嘻地說道：



「太太跟處長一塊兒先請吧。」

唐處長莫可奈何地默許着。太太也並不推辭，她僅僅單向連濱錢號吳老板嫵媚地回答道：

「那末，好，諸位跟處長先去，我換件衣服，隨後就到。」

於是，這一團愉快的、傲焉的、嘈雜而虛妄的空氣，從大客廳裏侵襲到餐室裏來了。

不用說，唐處長坐在首席上，首席右邊空着一席座位，那是給姨太太預備的。

當大家都已入席就位的時候，連濱錢號吳老板又發現了一樁別人的腦子裏所未想到的事情，然而，他却立刻發表，他專等姨太太入席之後再說。在這短地敬候時間裏，他曾卑視過那些頭腦簡單的先生們，他居然環顧而自傲。

姨太太穿着一件薄如蟬翼的青紗旗袍，姍姍地走進餐室來。她的髮比方才修整了，唇和兩頰比方才也紅的多，精神是十足的。她坐下姿勢還沒有擺好，連

濱錢號吳老板又笑嘻嘻地說道：

「因為什麼不請大太太，少爺和小姐都來？」

席間，只有眼睛跟眼睛說話，此外，仍是連濱錢號吳老板的獨白：

「爲什麼不一塊兒請啊？請啊！……處長。」

「不，謝謝您，她已病倒許久了。」

「處長，哈哈！」連濱錢號吳老板抓住了唐處長的毛病，因而乾脆地笑了兩聲，接着就毫不留情地揭破這個祕密：「好哇，您騙我，病倒了？方才是大太太接的您的電話，哈哈，處長還會騙人哪！」

「不，我敢跟您打賭，您不信，問太太？」

「嗯，」姨太太哼着鼻孔，「這倒不假呀，請您不要多掛心啦，好在她又不去。」

連濱錢號吳老板雖然從姨太太的態度上，適得與先前相反的特遇，而這一點

點，並不足使他灰心，他只是用他胖的如同熊掌一樣的右手，拍了一下濃眉深鎖的大額頭，於是，就又開腔了：

『那末，我們也該給少爺小姐餞行的。』

『這……』唐處長在言語吞吐之間，故意給姨太太一個猶豫，終於，姨太太對一個下人說道：

『去，請去，我相信少爺是不肯來的。』

然而，很出她的意料之外，小姐來了，少爺也來了，他手裏握着一束哈爾濱公報，好像才生過氣的樣子。小姐呢，她的眼圈兒通紅，周圍浮出一層模糊的濕潤，它是侵害了適才敷過的檀香粉。

唐處長右首坐着的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和姨太太左首坐着的林業公司魏總辦先後站起身來，分別向少爺小姐讓坐，彼此經過一番熱烈的謙讓之後，還是唐處長吩咐下人在他與姨太太的身旁加了兩張椅子，少爺靠着處長坐下，小姐靠着

姨太太坐下。這樣一個局面，有許多高貴的賓客們，端正地。嚴肅地，坐在一條長方形的餐桌左右，恰好對壘起來；但，彼此還沒有什麼敵意。

時間又走過去半點了。

在席一開始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十分努力，盤裏的、碗裏的、瓶裏的，都是隨到隨光，大有供應不足之勢。起初，大家爭先恐後地跟處長，跟姨太太豪興地碰着杯，至於那些不顯名而稍見拘謹的賓客，未免就感覺冷清一點兒，其中已經有了幾位憑着『酒後無德』大起嫉妬之火了；但，彼此間的敵意，萬幸沒有形諸於色呢。

盛筵、美酒間，無論是主、是賓，很少有議論，惟有幾種如其說是熱烈的，不如說是激昂的口號：

『喫啊！』

『喝啊！』

『碰啊！』

『乾啊！』

它確是給這個幾乎陷於單調的動手，張口的場面，添了許多精彩的穿插，實在是由於它，挑動起主與賓在餐桌演出緊張、生動、激烈的表情。

『來啤酒吧！』

一向是保持沉默的林業公司魏總辦，如今一開口便是一種要求。當時，因為他的丹田裏沒入了多量的美酒，喉音已經失去原來的響亮，所以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字眼是否準確，於是，他就用手背胡亂地揩去掛在八字鬚上的濃羹，再捻理它一下，好讓重複的話通行無阻：

『來啤酒吧！』

『老爺，啤酒有，您要什麼牌子的？』下人擦着汗水問。

『一面坡(註)一面坡，』

下人答應了一聲：『是，』剛要走出餐室的月亮門，又被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喊回來：

「您……唔，你，」他的口齒完全不中用的說：「你再拿幾瓶太陽牌的來吧。」  
「還是不要太陽牌的好吧！爲什麼不儘用國貨呢？」

另外一個很瘦小的，不顯名的賓客，彷彿是仗着點兒酒胆，把他嫉妬之火借題噴吐出來，在他認爲這一個打擊，簡直是當頭給了實信儲蓄會李會長一棒。然而，這却出他的意料之外，姨太太竟在一邊大開論調了：

「你去吧，兩樣都要。」她一邊吩咐着拿不定主意的下人，轉過來又當大家說：「什麼叫國貨不國貨呢？你們分的太清了，我的意思倒是誰歡喜什麼，就用什麼，用不着在這一點兒小事情上死認真，不是嗎？我看見許許多多日本人，也是這樣的：人家可是強國呀！——他是特別歡喜喝咱們一面坡的。」

（註）吉林省的地名。該地有中國人開的啤酒廠。出酒就叫一面坡。

「那自然是啦，」唐處長沒有一次不贊成太太的意見的，「人性不一，所以人的口胃也各有不同，總而言之：誰歡喜什麼，就用什麼吧，好在，我家裏是樣樣俱備的！」

啤酒來了，有一面坡的，也有太陽牌的。

於是，兩種酒的飛沫，代替了適才的雄辯了。不過，那位瘦小的、不顯名的賓客，兩隻已失去固有清澄的眼睛，總是無精打彩地徘徊於杯盤之間。他在這裏非常感到沉悶、無聊，此外，還有一種不絕源的羞慚，好像熨斗熨着他的週身。

他的不安，少爺是看得出來的，並且對於他還有八九分的同情。

因此，少爺把筷子突然，然而，並不怎樣響地擱下，隨後，打開了放在懷裏的報紙捲兒，遮住自己的臉，他是無意地，默讀着新聞，實際確是藉着新聞紙做屏障要跟那些庸俗、無恥、沒有生命的東西們隔開，隔開之後呢，他就「眼不

見，去一半了」了；但，兩隻耳朵能夠聽，這樣，他的心，可就「不能不煩」了。他畢竟是一個有學問的大學生，現在讓他落到這：喫、喝、碰、乾、庸俗、陳腐的羣裏，畢竟容易引起他發煩的。單獨離席走出去嗎？他實在怕他饒舌的妹妹趁着餘怒未息，當場揭破了他的祕密，不然呢，這環境，一刻也忍受不住了。他看看手錶，才一點鐘。他想：這不討好的長劇，僅不過剛演完了序幕。更惹人煩惱的節目還沒有演出。時間將是這樣的浪費過去，又可惜，又氣人，於是，他把全盤憤恨移到他妹妹的身上；但，在席間他不能有所表示，僅僅掉轉一下遮在面前的看而未看的新聞紙，同時，因為舉動暴躁一點兒，新聞紙也就嘩嘩地亂響起來。

這樣，他剛掉轉過來的第一版上的頭段用特號字標題的新聞被林業公司魏總辦看着：



在朱家崗被友軍全部殲滅

生擒偽隊長夏振威已解省

(國通十一日富拉爾基電)滋擾富拉爾基西北朱家崗，碾子山一帶已越五閱月之著名悍匪夏振威部十日夜於朱家崗東南十五華里處被剿匪友軍古賀支隊出奇兵包圍，雙方激戰約三小時之久，匪漸不支，即擬突圍竄逃，後激戰之烈，幾近肉搏，以友軍驍勇足將匪衆全部殲滅，是役計斃匪七十三名，擒八名，內有匪偽隊長夏振威已單獨解省，並獲步槍八十五支，機關槍一挺，子彈無算，友軍英勇戰死二名，特務曹長及古賀太尉均受微傷。

他一氣看完了這段新聞，精神就立刻抖擻起來。這一段新聞，等於代替他吃一次『白麵』，它的力量，唯一能使沈默的林業公司魏總辦變成朝氣。現在，他指着那段新聞，向唐處長興奮地說道：

『您看見沒有？』

「早已閱過。」唐處長言語形態之間露着傲焉自得的樣子。

「處長，這真是您的福氣哪……」

「怎見得是我一個人的福氣呢？還有很多和我一樣的人。」

「您說的是：避暑的人嗎？哦，自然，很多很多了，這算是大家的福氣。」

「那件事，我向來沒有把牠掛在心上，你想，烏合之衆，哪裏經得起友軍輕輕一擊？唉，玩弄生命的亡命徒，歸終是死於非命，要不是天理昭彰，也該是命中造定吧！你想我這話——」

「您的話一點兒也不錯，」林業公司魏總辦仍舊用直硬的舌頭搶着說，他正要繼續發一點兒牢騷，但是話頭又讓唐處長打過去。

「你們當然都贊成我這話嘍，因為，也許你們已經是屢見不鮮。」

「可不是，哪一天報紙上不用大字登幾條這類消息。」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在一旁接過來說。大概是爲了搶話太急的緣故吧，不當心，被一根魚刺梗噎了

子，他突然一噎。把還沒有嚥下的，却已經嚼碎的魚肉噎了出來，恰好噴在對面坐着的林業公司魏總辦的臉上。當時，他只覺得有塊東西從嘴裏飛出去，並不知道那塊東西現在正粘在對方的臉上，所以他也不覺得有什麼異動，他還是在暗自埋怨自己呢，家裏有那末多份報紙，連這樣一個重要的消息都沒有看見，可不是，今天，就在這一點疏忽上，疏漏了獻言的良機，方才的一句話不過僅能彌補這遺憾的百分之一。因此，他趕緊用其他的話，再來彌補一下，他忍住嗓子裏的刺痛，喊道：

「處長，您的洪福齊天啦！」

唐處長一邊對着太太微笑着，一邊滿滿地斟了一大杯太陽牌啤酒，然後，用一種好像金鋼石劃在玻璃上那末爽利的聲音說：

「乾哪，諸位。」

彷彿是突然傳下一個總動員的號令，大家立刻就手忙腳亂地丟下調羹，丟下

筷子，一齊端起酒杯來，杯子裏的酒有滿的，有半杯的，只是林業公司魏總辦又翹起不愜意的八字鬚，端着空酒杯送到嘴邊去。嚼碎的魚肉仍舊粘在他的右眼角上，他是故意留着這個證據，好跟房產家姚宏達算賬。他已經有八九分醉了。

『喂，喂，閣下，』他惡視着對方，指點着右眼角說：『您……閣下，這是什麼……弄到我的臉上？……您，閣下，……喝醉了哦！』

『您，』房產家姚宏達伸長了脖子看一看才說：『那是塊什麼？』

『嘿！』他冷笑一聲，心想：是什麼？儘顧拍馬啦，愛搶話……『我也不知道啊，……反正……這是從您……閣下嘴裏噴出來的！』

大家爲這有趣的糾紛稱意地哄笑起來。連老啣着嘴唇的小姐也尖笑了一聲。

『你笑什麼？』他哥哥瞟了她一眼說。

『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

『你這樣橫，真是，你認爲我怕你嗎？』

『誰怕誰呀？你敢欺侮我！』

父親瞪了一眼，沒有壓服住。少爺說：

『哼，真的，我天胆敢欺侮你，您是大國（註）的夫人！』

『放屁！大國，小國，用不着你管，這是父親的主張。』

『也是你自己願意呀！』

『我願意，我願意嫁日本人！他有錢！』

『是的呀。一個捐務科長。』

父親把酒杯很重地往餐桌上一頓，依然不生效驗。小姐說：

『呸！你什麼權利來說我，我這可不是偷偷摸摸的。』

像一團烈火的烘着姨太太的身子。父親就怒氣沖沖地罵道：

『你們好像冤家對頭，見面就吵……你說是你當哥哥的，哪有當哥哥的樣子？行啦，你留在家吧，一塊兒去也當不了替你們多操心！』

(註)大國係指強國，亦即指日本。

「父親，怒那可是傾我哥哥呀，若這樣，咱們可不能把玉蘭帶去！」

少爺連眼睛都氣紅了。他驀然地站起來，報紙捲兒打翻了碟子，他毫不顧及她喊道：

「你說！你說我還有什麼短處，你今天都說！」

這次，好像一盆冷水潑在姨太太的頭上，陣冷，陣熱，比鬧瘡症還不舒服，然而，這都是小事，要緊的是：用什麼樣方法，不讓小姐說出少爺的短處，其實呢，不成事實的短處，小姐連個影兒全不知道，不過，姨太太自己心虛吧了。

「這是怎麼的？」姨太太很生氣的樣子，「你們這倆孩子，真太不顧大體啦。事情不在大小，要的是個順當，你看，吵啊，吵啊，真讓人不高興。嘉剛你出去就完啦。」

少爺並不猶豫就溜出去了。因為這個機會在他是很難得的。至於姨太太對他

是氣？是恨？他都無暇顧及了。

恰好，這是會計主任進來。

唐處長不大高興說：

「辦事一點兒也不爽快！」

「我都急死啦，處長，您看，偏偏趕上靜街。」

「又是什麼事？」

「您忘記了？今天不是渡邊司令從東綫（註）凱旋回來嗎？」

「那，你不是坐署裏的汽車來的嗎？」

「是呀，」

「爲什麼不准通行？」

「車子上沒有插「那個」旗。」

「呃，那旗呢？」

「恰巧讓總務處借去啦。」

「他媽的，一面小旗子都是這麼吃香！」

「可不，借去兩天，還沒給送回來。」

「豈有此理。幾乎就誤大事！」

「可不，」會計主任看看手錶，「現在三點半都過啦。」

「怎樣，都辦好了嗎？」

「是，電匯去二千，帶來一千現票。」

「大致都已交代好？」

「已交代好，不過……柳田指務科長連保險櫃的鑰匙都要了去！」

「這……這……倒沒有什麼關係，祇要你把賬簿管好就行。……那末，你回署去吧，車，留給我。」

「呀，車已經回去啦，柳田科長下班要用。」他從黑色公事皮夾裏取出兩包



扁扁的東西，呈給唐處長之後說：「我要送送處長。」

唐處長倒沒有反對的意思。於是，這位貪饞的會計主任，就坐在席外的一張沙發上，有聲有色地講述一段適才親眼目睹的新聞。故事一開始，就非常引動人的大大地驚嘆了一聲：

「啊呀！……我第一次看見這樣兇的事……」

「別講啦，劉主任，」姨太太蹙着眉頭說，「張口兇，閉口也是兇，多難聽！」

（註）中東鐵路，哈爾濱至綏芬河間。

「不，太太，這件事，可以說是太慘啦！」

「我不愛聽這個，我知道：什麼叫慘，除了死，就是流血。」

會計主任明知道再把故事故意冗長，無異是自討沒趣，所以他就簡簡便便地急轉直下去：

「太太，您完全沒有猜對，」故事的神祕性，值得他眉飛色舞的。他吞口涎

水繼續說：「這件事祇能說是慘吧！您想，一個行路的年青的孕婦，被皮靴踢了肚子，而且，當場流產！」

「哦，你不要講，不要講嘍！」姨太太兩手遮住眼睛喊。

「誰踢的？」唐處長問。

「您想，在靜街的當兒，還有誰呢？那就是防護警戒綫的友軍的巡哨兵！」

「這是極平常的事情。」實信儲蓄會李會長淡然地說：「這次我不會說，奉天二月渡邊聯隊從東綫凱旋回來，每經過一站，就在車站的路簽架（註）上掛上十個人頭。」

「媽呀！」姨太太尖叫一聲，隨即將頭藏進老爺的懷裏，「你們愛講這個，給我出去講！」

唐處長輕輕地將太太推起來。這時，最後的烤田鴨端上來了。姨太太看了那熱油直流的鴨皮，不禁地嘔了一口，老爺趕忙用牙簽扎一片菜陽梨，送到太太的嘴

裏。說：

『你歇一歇去，眼看四點、五點還要起身。』

姨太太一站起來，又乾嘔了一口，不過，這聲音很類似飽嗝。小姐伴着姨太太走出餐室的時候，這些華貴的賓客們也隨即蠢動起來。他們除開感覺頭暈，同時，也感覺身子發重，猶其是林業公司魏總辦簡直失了原來的莊重。他不要手巾揩臉，他也不嗽口，他也不拿牙簽剔牙，他裹在賓客們的中間，晃盪盪地站着，及晃盪盪地被裹出了餐室，他嘴裏亂七八糟嘟囔着：

『媽的，……今天凱旋，媽的，……明天凱旋，我他媽……太平山一帶的市場，媽的……從前年，到今……年，還是胡子佔着！……你們想想，那些人頭是從哪揀來的？』

沒有人回答。華貴的賓客們，祇是迷亂地擁出餐室，沒有餐前時的禮節，也沒有餐前時那樣精神了。

會計主任是在最後跟出去的。他最後一眼，是盯在最後的烤田鴨的身上。大客廳裏又恢復四點鐘以前的盛況。

庶務主任手裏拿着一張單子，和一個下人在校點着行李和什物。庶務主任唸一種，下人一邊答應，一邊就把東西從大堆裏揀出來，再放在另一堆裏。

『餅乾、菓子露。』

『有。』

『刨冰器。』

『有。』

『麻將牌。』

『有。』

(註)在站台上，立兩個很高的橫木，專爲司機交取路簽之用。國有路，及其他鐵路並無此種設置。

「……………」

「……………」

賓客們就在這種現狀之下，等候着向主人說一聲最後的祝福。

另一個下人，送進一份晚報來。被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搶過去，他首先翻到第一版，在上欄有這樣一段新聞：

古賀支隊告捷返富

市民開歡迎大會

盛況爲空前未有

（國通社本日富拉爾基電）此間殲滅著名悍匪夏振威部之古賀支隊，晨九時，告捷返富，市民五千事前齊集車站，手持國旗佇候，待列車進站時，全體搖旗狂呼滿洲國萬歲，及剿匪友軍古賀支隊萬歲，聲震寰宇，其盛況爲空前所未有。

「這該是個很巧的一個機遇吧。」房產家姚宏達捏緊了報紙的邊緣想。隨後，他就喊着下人說：

「去請來你們的處長啊。」

唐處長來了。房產家姚宏達，變成一個不儘像孩子那樣天真，跳過唐處長的面前：

「您瞧啊，您就是有這樣的福氣，……這該怎樣說呢，福人必在福地。」

「托福哩，」他瞟了一眼標題說：「其實我哪裏在乎他們；不過，而今這一剪草除根，我倒想在那兒多玩幾天……」

聽了這話的賓客們，又像一窩蒼蠅尋着一灘鼻涕似的把唐處長圍上了。

庶務主任在一旁說：

「處長，行李、和一切東西，全已預備好了，現在可以預備車嗎？」

「預備就預備吧，現在，」他回頭看看瑞士立鐘，離開車還有三十五分。

「喂，告訴你，今天諸位非要到車站送行不可，你打電話給車行，馬上來七部車子。喂……好，回來再說。」

庶務主任電話打去不久，七部汽車就開來了。七部而外，再加上唐處長、實信儲蓄會李會長、房產家姚宏達、林業公司魏總辦、商務會長王賓清，五部自用車，一共十二部汽車，在唐公館的門口，排起很長一趨陣容。

隔十五分鐘以後，賓與主以及其他人等，快快活活地向汽車左右集中。唐處長交給庶務主任一個紙包說：

「這是太太剛才從四海金店買來的鑽石戒指，你拿牠去見董老板，你說我讓他換一隻真的。就這樣，結果如何，電報報告我。」

「是。請處長上車吧。」

唐處長將要上車的時候，一個電報差騎着腳踏車送來一封電報，庶務主任接過來之後，又轉遞給處長。他打算上了車再看，但是，封套上印着「至急」兩個

字，於是，他就抽出它來，原來電碼已經翻好了。電報是從昂昂溪拍來的，電文：

唐處長鈞鑒，十一日夜夏振威匪部陷富拉爾基，職倉促逃車站，隨最後一列車來昂，詳情面稟特電飛聞，恩濤別墅管理員秦叩。

『這是沒有的事情！』唐處長搖着電報喊。已經上了車的太太，小姐和少爺看見老爺的顏色不對，就知道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連忙從車廂裏跳出來追問着。華貴的賓客們圍攏過來盯着唐處長手裏的雷報莫名其妙地發着呆。唐處長像在夢中一樣，再將電報舉到眼前仔細又看了一遍，他仍舊搖着電報，而且是失聲地喊道：

『這是沒有的事情啊！』



## 第七個坑

九月十八日的後兩天。

是九月二十日了。

大的騷亂，已經由突起的頂點突落下來了。古老騷擾的瀋陽城，彷彿是獵人手中的受創的肥兔，閉起眼睛，壓制着戰慄，忍受牠的創痛。牠是異乎尋常的安靜着，然而，這安靜，充滿了可怕の意味，這安靜，是牠悲慘的生命最後的閉幕呵！

秋空，暗澹的雲片在飄，西北風像一匹駿馬，帶着它向東南馳去。它，不能在這可怕的、悲慘的古城停留一刻了，它要逃避到祖國的懷抱裏去。

炮火、流彈、刺刀，並沒有傷害着太陽的面貌，今天，它依然無恙的露出完

整的輪廓，窺視着這劫後的大城，每個角落，每個罅隙，都露出它的手，幾乎，每個角落，每個罅隙，都有沒有完全凝乾的血跡，把它的手染得通紅。

在郊外，在僻靜的場所，烏鴉、老鼠、和螞蟻，紛紛地活躍起來。牠們簡直是瘋狂了一樣，大胆地，爭奪着從人體的腹部流出來的腸子，爭奪着從頭部迸裂出來的腦漿。在每處灰白色的肢解的地方，都擁擠着蟻羣，烏鴉跟老鼠各不相讓地爭扯着一條小腸，竟至彼此哇哇啾啾的吵罵個不息。這些蠢貨，好像讓盛筵把眼睛弄迷亂了，只消抬一抬頭，就可以看見前而不遠正擺着完完整整的一桌，那種有誘力的氣味，引逗着貪饞的新食客一飽口福呢。

然而這盛筵雖然到處擺着，對於飢餓的皮鞋匠耿大不但不能充飢，反而，使他駭怕，使他惡心，一路上，等於閉着眼睛向前摸索。他時時作嘔，從已經消化什麼也沒有了的胃腸裏，反到嘴裏來的僅僅是一滴酸水，那酸水還不及從耿大眼睛裏流出來的東西多。

他已經跑了三個親戚的住所，那三個住所不是下了鎖，就是關牢了門，任他拼命敲打，也沒有一點回響。因此，他就不得不失望地走開。現在，他穿過小西邊門的大街，打算到一條小胡同裏找他的舅舅，再做一次最後的討借，如果，這次仍然失望，他決定什麼地方也不去了，回家去，叫老婆孩子一齊腰帶勒緊，喝幾瓢涼水，躺下去，維持呼吸，能到什麼時候就算什麼時候。

四肢痠痛，駭怕惡心，單這一些，絕不是使飢餓的皮鞋匠耿大停止討借最大的阻力。他實在是怕：突然飛來一粒子彈穿漏了腦袋，突然衝過一把刺刀戳破了肚皮，那樣，一個人，就完全相同一隻『鳥爲食亡』的小鳥！他不願意把自己的命，視如一隻小鳥那般輕；並且，他覺得餓死的時候，無論如何沒有槍打死，刺刀戳死那末可怕。

皮鞋匠耿大從再一拐彎就進一條小胡同裏去。當他走到二三十步，再想抽身向回轉，那時已經來不及了。

像那樣的兵，往常他在南滿車站看過很多很多的了。當時，並不像現在這樣醜惡。現在就像陡然墮到地獄裏碰到一個小鬼，他的靈魂被嚇跑了，彷彿是個很難看很舊的石膏像立在那裏。

刺刀帶着逼人的寒光，從眼前晃過去，他幾乎喊叫出來。隨後，他就十分嚴緊地闔攏兩眼，握緊了拳，扣住牙齒，等待着死刑的處決。

「這邊的來！」

皮鞋匠耿大的身子，好像被這震吼從懸崖上打落深谷裏去。緊接着震吼又響了：

「豬呵！……你不死！」

「不死」兩個字，皮鞋匠耿大聽得非常清楚，他稍微鎮靜一下想了想：「不死？爲什麼不死呢？」他真沒有多少工夫去猜想這個緣由，於是，他打了一個很大的冷戰，才睜開了眼睛。

前面有一堵青色的磚牆。滿面上、被彈傷和血痕塗滿。這裏，就彷彿在不久以前發生過一次很劇烈的巷戰似的。牆角下一束無花的蒲公英，已經是體無完膚地倒在地上。牆的半腰，貼着一張一尺見方的白紙，上面用墨筆直寫着是中國字，而不是中國體的四個歪扭不正的大字：

不准逗留

皮鞋匠耿大認識這四個字，並且也理解這四個字的意思，於是，他連忙轉過身來，馬上遵命走開。不料又是一聲震吼，同時嚇的一聲，刺刀劃開他身後的衣角。『操你的奶奶！……你的站住得吶！』

皮鞋匠耿大，第二番回過身來的時候，那個兵早就把槍夾在左臂裏，右手從地上拾起一把鋒利的軍用鋏。這一次，他才注意到，在牆下，挖好了一個二尺口徑，三尺來深的坑。他看着這個坑，竟變成了一個窟子，忽然淌下眼淚，痛惜着

自己的生命如此的結局。

突然，他好像一個慷慨赴義的烈士，踱到坑邊。現在他看那個兵手裏的鐵鍬比閃着白光的刺刀還殘忍。至於那個兵的臉兒呢，他簡直不敢正視一眼。他想像，比鐵鍬，比刺刀更要殘忍幾倍吧！

他的身子，在坑邊迴旋起來。炮聲在他的周圍轟動了——這是他前夜的回想。現在，他盼望突來一個炮彈，落在他的身邊，將自己，將那個兵，將一切殘忍的東西一道炸燬，但，這終於是皮鞋匠耿大的幻想。

『來，埋吧！』皮鞋匠耿大向那個兵懇求了。

『哈，哈，哈，』那個兵愜意地尖笑着。『喂，你的，埋的麼有。』他馬上又收斂了笑容，肥潤的臉兒鼓篷起來。右手的鐵鍬向坑的左近的地上一插，說『你呀……這邊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很瞭解那個兵的意思，於是，他不躊躇，也不胆怯，從那個兵的

手裏把鐵鍬接過來，他運着力氣開始向下挖，這鋒利的軍用鍬很使他得心應手，他暗暗地讚美着：『多末鋒利的小鍬呵！』同時，他又暗暗地猜測着：『不是幹那個用嗎？……是壕……呢，我的天爺，我情願這樣，一直挖到天黑。』

這個坑，很快就挖成功了，深度和口徑好像皮鞋匠耿大事先測量過似的，簡直和前一個完全相做。坑的周圍，鍬印整齊地排列下去，而且異常光滑。他如此熟練的手法，使那一個好像懷疑的兵，誤會了皮鞋匠耿大是他的同行。

走過來一個，他是被騷亂隔在外邊的排字工人。他兩天沒有回家，家的現狀完全不知道。他非常懸慮。今天聽說街上可以通行，於是，他決定去冒險。他爲了避免被檢查出一個排字的知識份子，在朋友那裏借來一件藍布長袍，套在塗滿鉛綉和油墨的小褂上。然而，他並不完全安心，他好像一隻善疑的，自擾的麋鹿一樣，每一舉足，都有冒險的預感。因此，貼在牆上的警告，他早就瞥見了，於是，他連忙低下頭，目不斜視地溜過去，心臟猛然的跳動，使他的眼睛一陣一

陣發黑。

那一個兵的眼睛，漸漸在粗黑的眉毛下擴大彷彿餓狼一樣的起了紅線的猙獰的目光已經擒住排字工人的背影。突然他嘩啦一下扳開了槍機，同時，大吼一聲，這聲音如同獨霸深山目空一切的猛虎的咆哮：

『站下！』

皮鞋匠耿大不瞭解那個兵的用意，是的，既『不准逗留』，又強迫『站下』，神仙也難想得通的！但，當那個兵用刺刀逼住排字工人，大頭衝下插進第一個坑裏的時候，皮鞋匠耿大便什麼都明白了。鐵鍬在他手裏打起抖來。

『我的家在那邊哪！』排字工人絕望的爭辯着。

可是，他窒息的呼聲，一點兒也沒有引起那個兵的注意。他用腳側掃着堆在坑邊的新土，掃到坑裏去，一面指揮着皮鞋匠耿大：

『埋，埋吧！』



輕巧的軍用鍬，現在在皮鞋匠耿大手裏變成非常笨重。他向坑裏推一鍬土，全身一陣冷，然而又冒一陣汗。起先排字工人從嘴裏掙扎出來的呼聲，以及以後祇有兩條腿遲緩的彈動，他全沒有關心似的。

他機械地動轉着兩臂。發一陣冷，冒一陣汗。這樣，那第一個坑填平了。排字工人的兩條腿，分成八字形，直挺挺地朝着天。再也不彈動了。他的藍布長袍的襟角，反拖到坑口的周圍。於是，從地上和腰袋間，有很窄的一條皮膚露出來，那一條皮膚，由慘白漸漸變成褐紫色。

那個兵一邊用他掛釘的皮鞋，頓踩着填在坑裏的新土。一邊命令着皮鞋匠耿大：

「你呀，……那邊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就在那邊挖完了第三個。

「你呀，……那邊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抱怨的想：『兩天沒有正經吃一飯頓了……挖完一個，又一個……一直挖到大街上去嗎？……天哪，讓那鬼放開我！』

這樣，他遲緩而且拙劣地挖完了第四個。

同時，他默默地禱告着：

『中國人一個也別來啦，這裏是一條死路！』

可是，儘管他禱告着，一千遍，一萬遍禱告着，一條路，總是要有人走的。

現在就有人走過來了；一對年青的夫婦，女人抱着一個不滿週歲的男孩子。

皮鞋匠耿大像剛纔作了一場惡夢。往常，他幻想過地獄裏的閻王和小鬼，

然而，他認爲閻王和小鬼不會像那個兵那樣兇殘。他懷疑着：『這是人和人的待遇嗎？』誰能那樣兇殘；活生生的一對呼救連天的夫婦，活生生地倒埋在兩個坑裏？誰能那樣兇殘；埋了之後，又用刺刀劃開那女人的下體。誰能那樣兇殘；一脚把個不滿週歲的孩子踢個腦漿迸裂？誰能那樣兇殘……

『同胞啊！……你，你救一救這孩子吧！』

在皮鞋匠耿大的耳朵裏，留着那男人臨死前的呼聲。他看一眼靜默默地蜷曲在牆角下的孩尸，他的全身突然癱攣成一團，他的白眼珠全部凸出，可是已經沒有活人樣的眼神了。

不知不覺地，鐵鍬從他手裏滑落到地上。

他的惡夢，被驚醒了。慌亂地把鐵鍬拾起來。

他已經不像起初那樣怕死了，他覺得落在魔鬼手裏的人，死，原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現在，自己雖然沒有死，命，却牢實地縛在魔鬼的手心裏。在那裏找出一線生機，那簡直是分外的僥倖！他不大惋惜自己的死，他看見三個大人和一個小孩的死比惋惜自己的死還大。尤其是那不滿週歲的男孩子。

『同胞呵！……你，你救一救這孩子吧！』

這呼聲，永久留在皮鞋匠耿大的耳朵裏，並且像一把錐子錐着他的心，他的

心！疼痛着，……他的眼窩裏湧浮着絞着心血的淚水。

他在那夫婦之間挖了一個小坑，走到牆角下，兩手托起頭腦模糊的孩尸，輕輕放進小坑裏去，兩顆眼淚滴落在孩子的胸脯上，他默語着：

『可憐的孩子……到地獄裏找你爹媽去吧！』

皮鞋匠耿大很自慰地拾起鋤來，忽然他的眼睛發一陣黑，幾乎要暈倒下去。然而，他耳邊的呼聲停止了。彷彿那一對年青的夫婦，在他面前銘感地苦笑。他的手不忍葬埋那可憐的孩子，鍬很澀滯地向小坑裏推着土。

『你的，什麼的幹活計？哈！』

那個兵沒有再說什麼，他把那可憐的孩尸，捉起兩條腿從坑裏提起來，然後，和埋大人一樣，倒豎着，用腳側掃進坑外的新土，孩子的小腿倒豎在爹媽的大腿當間，距離十分適中。

那情景，引起那個兵大大的發笑。

「哈，哈，哈，……你的那邊的，再一個呀。」

於是，皮鞋匠耿大更遲緩，而且更拙劣地挖完了第六個坑。

日色朦朧下來，黯淡和死寂籠罩了這座古城。零星的槍聲，大批的犬吠，開始復活了。

「那邊的，再一個！」

皮鞋匠耿大的鐵鍬，落在另一塊地面時，彷彿碰到岩石上。右腳用力踩着鍬的上端，因為全身失了重心，幾乎向右傾跌過去。

「豬呵！豬呵！……」

他繼續跟那塊岩石拚命，每一鍬，每一寸，都耗盡他最後的一點力氣，他的胸口，好像有一個熊熊的火把烘烤。除此而外，他失去其他的感覺。第七個坑，一寸，一寸的加深起來。

夜，漸漸地昏暗下去……

『太君！（註）太君！……饒命呵！』

『巴個牙路！跪下！』

『太君哪！我是好人；我是看我外甥去呀！』

皮鞋匠耿大，被這最後一聲喚醒了。那嗆啞的喉音，分明是他的舅舅。於是他停下工作，伸直了腰，用他失神的眼睛通過濃厚的黃昏。

『舅舅，舅舅啊！』皮鞋匠耿大失聲地叫起來。

『呃！你爲什麼也在這？……外甥，你快逃吧！』

『舅舅，你，你快逃吧！』

一股血如同一枝冷箭，從舅舅的胸膛噴射出來，隨着一聲痛吼就向後頹倒了。

『埋，埋吧！』

刺刀從皮鞋匠耿大的眼前晃了一下。那個兵的兩排雪白的牙齒，發着令人不

寒而慄的光條。

在這種殘惡的逼迫之下，皮鞋匠耿大忍泣吞聲地活埋了自己的舅舅。

他把坑旁的土，輕鬆地推到坑裏邊去，他是懷着一種萬一的希望的。

很快地又走過來一個。第六個坑無疑是屬於他的了。這一個人的馴服，令皮鞋匠耿大駭怕，他既不呼救，也不哀求，而且更不哭或嚎。他沒有看得真切這個怪人的面容，但，當他握住那個人的腳脖向坑裏推移時。他迷惑地自語着：

『天哪！這是人的腳脖嗎？……完全是兩根麻稽呀！』

『痛快一點啊。』那個人好像開玩笑似的嚷着，『你們埋吧，鬼東西！……這倒是我歡迎的——痛快一點兒死，若不然，我的命，遲早也要喪在你們的嗎啡毒上哩！』

第六個坑，比埋一條死狗還省勁。皮鞋匠耿大感激那個人——那一個嗎啡鬼。

等了好久，『再一個』的命令沒有再來。他想，該到他解放的時候了。同時，他期待着，再來一個像嗎啡鬼那類的人，結束了第七個坑。

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見個人影兒。他更切盼地期待着……

『噶喂！你的……』

刺刀從他面前晃過去，於是，他不敢怠慢地抖擻一下精神，準備去挖第八個坑了。

『豬！你的這邊來，坑裏邊去！』

這話，好像一個不及掩耳的霹靂。皮鞋匠耿大發了一會兒怔，他就運足他全身所有的力量，掄起那鋒利輕快的軍用鋤，突然向那個兵的頭部劈下去。

鎗，人，同時跌落在地上。

於是，第七個坑被那個兵佔有了！

他從第五個坑裏，拉着腿，扯出他舅舅的上半身，平放在坑邊，他摸索着



臉，他摸索着胸口，最後他又抱起肩膀來上下搖了搖：

『舅舅！……舅舅！……』

『……』

『完了，全都完了，』皮鞋匠耿大癩狂地自語着。之後他回到第七個坑的旁邊，切着牙齒用刺刀向那個兵的腹部亂戳了十幾下。於是抗起鎗來走了。

然而，他沒有決定到什麼地方去。

黑暗，死寂，完全籠罩了這座古城。槍聲，犬吠，逐漸加厚起來了。

（註）即×語『大人』之諧音。

## 考索夫的髮

人們問考索夫：

『你是哪一國人？』

考索夫一時總是回答不出來，他不是害臊地紅一紅臉兒，就是憤懣地搖一搖頭。

其實，誰不知道考索夫是哪一國人呢？從他的鼻子上，從他的眼睛上，從他的頭髮上，從他的……都十分顯然地說明了那是某種和某種血液的媾和。然而，人們爲什麼偏要明知故問，惹他害臊和憤懣呢？也許人們正是需要他那樣——需要他那樣不平淡的表情，加強了他的美點，來飽一飽眼福。

最多也不過是他一飽眼福罷了，對於一個孩子，而且是一個男孩子，誰也不

會有什麼過奢的企圖罷。

可是考索夫却誤會了，他誤會的不是人們對他的過奢的企圖，——自然考索夫還沒有到瞭解這個的年齡——他認人們都是有意地拿他尋開心，他認爲這是他的奇恥大辱。

從恥辱里生長出來的憤恨，大部份是發洩在他母親的身上。

「你說，你爲什麼要嫁中國人？」考索夫說的是俄國話：「你這個不害羞的老婆！」

「我愛你的爸爸呀。……」

他母親的回答，從來是這樣簡單，使考索夫不得要領。於是，以後他就不再那樣指問了。

他把憤恨搬到他的頭髮上。

固然，他對於自己的眼睛也有些不大滿意的地方；但牠總不如頭髮那樣顯

眼，於是，他把黑色的，稍有鬚曲的分髮剃光了牠，然而，他想避免的恥辱，並沒有減輕一點兒。

我和考索夫住得很近，他的家只和我家隔一道門，在個人友情上講，我們還算很不錯的朋友，他常常拿來他母親燒的俄國菜給我吃，我呢，常常揀中國歷史最光榮的節目——有時候就講到演義上去——給他聽，雖然，有許多故事，使他讚歎不置，可是，一轉身，他還是輕視中國人的。

第一個被他輕視的，就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個頂老實的木匠，沒有學問，也不會乾淨，說起話來，總是憨聲憨氣地，多音階的俄國話，從他口里說出來也不見得婉轉流利呢。歸總以上一切，考索夫送他父親一個綽號，非常簡單的一個綽號，是叫做『豬』。

不是背後，就是當着面，而且當着許多人面的時候，他也敢用俄國話罵着他的父親：

『豬，中國豬呵！』

我看見過好幾次，當考索夫那樣辱罵他父親的時候，這一個老實的木匠總是點兩下子頭，微微一笑便算完事。——也許他有很大的痛楚在別處潛藏着，使我看不出來。——有時，倒是他母親歪瞪考索夫兩眼，那末，他就連他母親一塊兒捎帶上：

『呸，你這個不怕羞的老婆！』

除他父親，除了我之外，他很少跟其他中國人接觸的。那個老實的木匠，雖然也給兒子報入了中國籍，考索夫却不承認，他拒絕了楊繼先這個姓名，同時，他也拒絕進中國學校。他當我說，中國學校是豬圈，學生便是豬仔。他嘲笑着說：

『你想，豬仔教育大了，該是什麼呢？』

還用想嗎，當然跟老實的木匠他的父親一樣。他恐怕長大了像他的父親，於

是他才考入附近的一個俄國教堂學校。

不知道因為什麼，自從他進俄國教堂學校之後，他逐漸地跟我疎遠起來。他時常領着許多同學到家裏來玩。有時，他把他們介紹給我，但是，他們和考索夫好像故意跟我開玩笑似的，用我一句也聽不懂的俄國話來和我交談，當我漲紅了臉無可對答的時候，他們便拍着手，哄然一笑，連鑽帶跳地跑開了。我彷彿是一個害羞的模特兒站在原處，好幾分鐘都不動一動。

『豬，中國豬呵！』

我似乎聽到這樣的辱罵，而且這辱罵，永久在我的耳邊響着，也永久扎根在我的記憶里。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日本兵佔領了哈爾濱。旅居哈爾濱的俄羅斯人便趁機活躍起來了，他們集合老老少少組織歡迎隊，在大街上示威遊行，他們高呼『日本皇軍萬歲』的時候，就捎帶喊出『俄羅斯精神不死』的字樣。其中有許多女人，

大概是省下一杯『沃斗克』的酒資，到花店里買一朵廉價的鮮花，她們爭先恐後地把那朵花插在寬刀大馬的皇軍的胸扣上，這種興奮，也就同喝了一杯『沃斗克』似的，使她白嫩的臉兒紅得更叫人看着。

在每次示威遊行的隊伍里，都有考索夫歡笑的影子。

不知道因為什麼，自從皇軍佔領哈爾濱之後，他又逐漸地跟那俄國教堂學校疎遠起來。

跟我呢，自然加倍疎遠了。

然而，那時我還不明白什麼道理呢。

可是，考索夫的家裏新添了一批他從前所最討厭的黃種客人，這些客人，除了兩腿微曲，填胸脯，眉毛濃粗，幾點特殊而外，其餘什麼地方全跟中國人一樣，就連頭髮也是黑色的。惟獨言語是有很大的差別，從窗子里流出來的談話的尾音，單單一個『內』字，就比從跑着的馬的肛門里，顛頓出來的屁還多，而且

是那樣響亮。

好像就從那時起始吧，黑色的頭髮，從考索夫的禿頭上長長起來，彷彿草原上，飽飲春雨的小草。

也是從那時起始吧，再沒有一個大膽的中國人敢問考索夫：

『你是哪一國人呢？』

絕對沒有人敢問了，現在雖然黑色的頭髮襯在考索夫潔白的臉蛋兒上比從前更加俊俏，簡直像一位美好的姑娘。

也許是當他寂寞的時候，他還是過來找我同他談天；但是他不再約求我給他講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節日了。他反倒向我宣說日本民族性如何偉大，如何令人敬仰，——他以侵略者的爪牙，代表日本整個民族性，不是敬仰，而是污辱呢

——他並不管我怎樣討厭他，他是要講個夠的。記得有一次，我用這樣一句話，打斷他的嘮叨：



『你爲什麼又留了髮？』

他先向我訕笑了半天，然後才說：

『傻孩子，你爲什麼不快入日本國籍呢？』

這是所答非所問哪，當時我還是這樣想哩。

秋深了。

我的庭院里一株唯一的大垂柳，厚而尖長的葉子漸漸黃了，落了。

一到傍晚，我愛坐在大垂柳下的一條長靠椅上，仰着臉凝視闊朗的星空，祕密地發掘着難解的事理。

近一個月以來，每天這時候一定有一種類似激流撞在岩石上發出的清脆而急喘的女人笑聲從四樓上滾落下來。有時，也常有液體的東西，從四樓窗口摔到草地上，隨後就是突然高起的狂妄而輝煌的男人的膩笑，同草地剛剛放散出的酒氣

騰發起來。

這是殖民地的主人，正從殖民地的婦女身上享受着他的特權呢。

今天，四樓上格外肅靜。那些有特權的主人們，大概是因爲天氣不好沒有光臨。於是，這庭院里也就格外冷清了。

吹着濕涼的西北風，柳梢輕微的彈力由我面前掃過。像要有雨落下來，濃厚的黑雲掩住了遠處高處的星星。

我把夾大衣的領子豎了起來，我的頭部幾乎全部埋在領子裏。這會兒比一會兒撒野的風，扯着我的長髮。

一個人由我面前跑過去，背影的高度很像考索夫，果然考索夫家的房門響了。可是，這響聲是異乎尋常的。

『砰……砰……』

房門上的玻璃因震盪而吵鬧着。同時，人也吵鬧着，那確是考索夫的聲音：

『開門哪！……開門！』

我很奇怪：考索夫怎麼竟又說中國話。他是發瘋了嗎？不是，他是在生氣，聲音和舉動都十分暴躁。

開門了，燈光送出一個瘦長的人影，他就是那個老實的木匠。我看得非常真切：考索夫一下就撲到他父親的懷里，縱聲大哭起來。他母親跑過來關上了門。

這簡直都是奇蹟啊！我駭怪地自語着。可不是嗎？天曉得！一個一輩子瞧不起他老子的考索夫，今下晚偏偏就抱着他討厭的爸爸，訴起委曲來。爲什麼呢？我想不出其中緣由。我離開長靠椅，悄悄地走到考索夫的房門外，竊聽着里面的對話。

考索夫喊着：

『先解開我的胳膊！』

『怎麼回事兒？』老實的木匠戰戰兢兢地問：『怎麼回事兒呢？……這還記的是死扣……喂，剪子，剪子！』

『倒快呀，我的身上還有傷！』

舅子的聲音。母親問：

『身上？在什麼地方？你說！』

老實的木匠也問：

『在什麼地方呵？……倒是怎麼回事兒呢？』

夾長衣的領子，從我耳端推開，耳朵想盡量貼在玻璃上，預備聽考索夫的回答。這時候，我真想敲碎門上的玻璃，扯開那張布帘，看看這緊張的一幕。

真急死人，考索夫連哼都不哼一聲。我一邊搓着腳，一邊想追問着：

『你倒快說呀！你倒快說呀！』

話雖然悶在肚子里，我的嗓子却發癢了，然而，並沒有喊叫出來。

現在房子里很安靜。沒有一點兒聲音，我祇能聽得出自己急促的呼吸，還有簡單的風聲。

考索夫犯了什麼罪呢？綁上胳膊，身上還有傷，那樣狼狽地跑回家來，無疑地，是被人拿他當漢奸懲罰了，因為，除此而外，『新國』和皇軍都是他新結識的好友，絕不會那樣苛待他的。

然而，傷在什麼地方呢？很重嗎？我對這個盲目的孩子，可憐的懷念着。

風緊緊地包圍着我，大的雨點打在脖頸上，像由房簷垂懸着的冰柱融化下來的水滴，這種刺戟使我的心打着寒戰，全身痠攣成一團。

我的大衣和頭髮被雨打濕了。

里邊還是照樣地沉默着。

於是，我失望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第二天一早，考索夫的母親跑到我的房子里來。她告訴我，她的兒子病了。並且馬上叫我過去，這是她兒子的意思。

本來我正想探聽一下昨晚的事情。現在，考索夫自動招請我，我馬上就過去了。

他側臥在床上，眼睛微閉着，原來兩頰天然的紅印，已經褪成淺粉色了。他似乎是睡着了。他的母親輕捷地走進兒子的床前俯下身子用俄語小聲說：

『親愛的，你要的朋友來了！』

考索夫睜開了眼睛，紅的絲紋、滿織在白眼球上。他彷彿病在絕望時，得見遠方來的親人一樣，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而且放在他的胸脯上。然後他說：

『你坐下……我的好友。』

我坐在靠床的一張椅子上。我們的手沒有鬆開。他的手熱度很高，我以為是高熱支使他和我說胡話。我心想，他這話完全是不必要的，我毫無感情地瞧着

他。他又重複一句說：

「我的好友，我的好友，……」

他好像故意逗弄我，緊張的聽覺，已經兩次被他中斷的話語打沉下去，我着急，我不甘心，終於向他反問：

「是的，你說……爲什麼很快就病成這樣？」

「多末意外呀，好友！」

「快些告訴我！」

「等我想想，」考索夫閉上眼睛，淚水浸潤着長睫毛。他的手越發扣緊些。

說：「對了，第一，應當取消以前我向你說的話。……」

「什麼話？」

「現在，我要高聲的喊：××人是世界上頂醜的東西！」

「傻孩子，」我以嘲笑的口吻說。因爲我聽完考索夫的話，就明瞭他是吃了

『令人敬仰』的民族，虧了。『你是發昏了嗎？我正要入××籍呢！』

『不能！』他認真地阻攔我，『我的好友，你絕對不能！』

『可以的。』

『不能！你是很好的中國人，你不能骯髒了！』

『可是，我問你，你究竟算是哪一國人呢？』

考索夫的兩頰立刻恢復病前時的鮮紅。就像小瘋子似的抓搔着頭髮叫道：

『媽，媽媽！剪子拿來……給我剪掉這些頭髮呀！』

他遭了什麼樣的意外呢？動不動又要剪掉他的黑髮，他的黑髮大概留有八個月了。

考索夫真瘋了，當他母親拒絕給他剪的時候，他就用勁撕扯着頭髮；一縷一縷地掉下來，飛落到被褥上和地板上。

趁着他發瘋的當兒，我悄悄地溜了出來，假如我再多待一會兒，我也要被悶



得發瘋了。

他的病和傷始終使我懷疑着……

到晚上，他變成好人一樣到我家里來。果然他的髮又剪光了。

「病好了嗎？」我說。

「好啦，本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呢。」

「可是，爲什麼又把髮剪了呢？有誰侮辱你嗎？」

「不是的，」他忸怩地說：「這怎樣辦呢？父親——我第一次聽着他這樣稱呼。——清早出去，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到那兒去啦？」

「××憲兵隊。」

「是抓去的？」

「不，不，他自己去的，到那要告幾個××人！」

「這不是自投虎穴嗎？……究竟爲什麼呢？」

「我……我也不大清楚，事情一定很嚴重吧。」

考索夫一點兒也不坦白，現在半吞半吐地跟我來撒謊，我實在討厭他。我向他說，我有事，於是，披上衣服就走了。隨着他也跟出來。

又過三四天了。四樓上的顧客——殖民地的主人，和考索夫所敬仰的好友們，全沒有光臨。

而考索夫的父親，那個老實的的木匠呢，也終於沒有回家來。

直到半月以後，我從那裏搬走時，那個老實的木匠還沒有回來的消息。

第二年春末，我被『新國』的總管『請』到他們的領事館去，蒙他們給我加以『叛國』的罪名，然而我並沒遵命領受，據說調查屬實之後，就要用『暫時懲治叛徒法』第一條第二款辦我的。那末在沒有『屬實』之前呢，除了嘗試他們拷

「對不起，委屈幾天吧，這是法律。」

當我被推進陰濕發霉的地下牢監時，我在一個監房的門前所懸掛的犯人名牌上發現楊繼先這個名字。以後我打聽同監「滿籍」難友，我就知道，被他們稱爲「兩合水」的楊繼先也就是半年來不曾見面的考索夫，於是我問這位「滿籍」難友：

「這個人犯的什麼罪，你知道嗎？」

「殺人罪！」他說，「殺了兩個××人。這里一個××看守對我們說，他是從俄國派來的刺客……」

「那末被害的兩個××人是很大的官了？」

「你在外面沒有聽說？」

（一）北方人稱混血種爲「兩合水。」

「沒有！」

「我也不知道呢，對於這件事，他們是嚴守祕密的。」

我是非常想知道這個祕密，只是沒有機會跟考索夫見面。我心想：像姑娘一樣的考索夫怎麼能夠殺人呢？而且殺的是××人！

恰巧有一天，因為考索夫跟同監××犯人打架，他被撥到我這監牢里。於是我們談話的機會就來了。

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像把小鉗子似的，把我手骨節握的生疼，我想不到考索夫有這末大的力氣。他含着眼淚。好像責備我似的說：

「你怎麼也跑到這死地方來？」

「沒有辦法呀，」我隨便回答着，然後就問他：

「那末你呢？我聽說，你殺了兩個××人？真的嗎？」

「殺了！」

「是誰？」

「大概你都認得，一個是四樓上的嫖客佐佐木，一個是常到我家去的山崎。……還有呢，那幾個小子不該死，逃掉了。」

「呃！你怎麼胡殺起來？」

「一點也不！他們四五個人污辱了我……輪姦了我！……就是那一天晚上啊！」

是了，那天晚上考索夫被綁着胳膊，很狼狽地跑回家來，我曾竊聽他喊着：「我的身上還有傷！」那傷，就一定是污辱的創痛了。

接着我問：

「可是，你的父親，幾時才出來的？」

「出來？嗨，別提啦，我連屍首都沒領着……」

「他死在憲兵隊里？」

「可不！父親是爲我死的呀！他若是不去告發那幾個××人，他能老老實實地活一輩子……父親是爲我死的呀！可是，我也是爲父親而死的：我的仇報完了！」

考索夫講到他生命絕望的時候，使我很傷心。我想起老實的木匠的面貌，眼淚就止不住了。

獄里的天氣暴熱起來了。

現在生命絕望的考索夫還活着。

一個晌午，犯人給犯人剪髮，我自然歡迎剪的，因爲牠早就又長，又臭，又熱了。可是臨到考索夫的班時，他拒絕：

『我不要剪！』

××看守用刀壳砍他的腦袋，並且由監房的小門把他硬拖出去。他仍然頑強

地拒絕着：

『我不要剪！我不要剪！』

終於給剪了。禿的頭皮上，鼓起好幾個大紫疙疸，還有好幾條破皮的地方，正往外滲着血，那大概是推刀夾破的。

事後我向他說：

『何苦吃眼前虧呢？……剪就剪下去，不正求之不得？』

『我要留着牠，』考索的鼻子突然抽搐起來。『牠是我父親的遺物，我要把牠帶到墳墓里去……還給我親愛的父親！……』

有一天他過堂回來，什麼話也沒有說。呆坐了半天，從衣袋里取出一個一寸來長的小報紙遞給我，他似乎很高興地說：

『親愛的好友，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拜託，……我祝福你快些逃出地獄吧！那時，你把牠帶給我的母親，並且你要向她說：『這是紀念冤死的父親的』……好

友，請你加意保存牠，我永遠感謝你，永遠祝福你，……」

我懷疑地把那小報紙包藏在衣袋里。我看見考索夫的瞳仁上蒙着一層晶潔的水光。

睡到半夜裏，我被人弄醒，我朦朧地覺得有一隻森涼而戰慄的手，握緊我的左手：『好友！我去了……我永遠祝福你……你記住！』

當我完全清醒的時候，考索夫已經從我身邊消失了！監房的鐵門「砰」的一聲，我彷彿被這巨大的震動掀坐起來，打了一個冷戰。

我坐着，微閣起眼睛，嚼着發鹹的淚水。

過一會兒，忽然想起那個小報紙包，於是，我好奇地從衣袋里取出來，心，發狂似的跳着，悄悄地打開了，原來是一縷黑色的稍有鬚曲的長髮。

順手把牠貼到我濕潤的臉上。我的眼睛昏花了，牠攝取着一個幻影——是那個混血種的，奇怪的美男子考索夫。



## 後記

最近聽說華北某地有提倡驅逐「東北人」出境的事實，理由呢，就是：有增無減的窮東北人把大好個地面弄得不像個樣兒，換句公式話，就是：有礙地方治安，再具體一點說，當然不外是指：跪街乞討，以及暗地偷盜……等等之類了。然而，驅逐是驅逐，另外對於這些無家可歸的窮東北人的出路，同時據說也是有過相當派遣的，於是接着就提出一個既鮮明而又正確的「辦法」：

「讓東北人打回東北去！」

這真是頂澈底，頂漂亮的辦法。可惜窮東北人太不爭氣；窮日子過成習慣，倒似乎是有些流連忘返了。因此，把大好個地面，眼睜睜的弄得鷄犬不甯，那就無怪乎人家羣情激奮，同聲大罵「窮東北人死有餘辜」了。

我是東北人，雖然還沒有到跪街乞討，暗地偷盜那般地步，可也並不家稱萬貫，值得我個人慶幸的，應該是當我「棄」家而逃的時候，能夠出乎意外的帶來了我的一部份財產。後來我沒有被人稱窮的，也許就是爲了我有個「腦袋」的緣故吧？想不到現在牠倒是我的「無價的不動產」了。

雖說是無價，但當我窮極生瘋，廉價標賣時，那些獨佔市場的收莊客們却大都裹足不前。不特此也，坐在「沙發」上議論風生，造謠貶價者也並不乏人。譬如什麼：那貨色祇有骨頭，祇有血，而沒有肉啦，甚至連腦子全沒有啦……甚且並列了幾種相同的貨色，（自然還有例外的）痛心疾首地說道：

「這種劣貨應該禁止入口！讓牠回到原產地加工改造一下再來！」

「驅逐出境」和「禁止入口」意義上雖有不同；但使人家「羣情激蕩」和「痛心疾首」時，表露出來的作派，却是異曲同工的。不過所賞給的辦法，却又大見差別，前者是：「打回東北去。」而後者却是：「回到原產地加工改造一下再

來。」語中的一來一去，待遇就各有千秋了！優待我們的由來，想必也是因為我們這一羣都帶來了「無價的不動產」的緣故吧？

既能回去，又可再來，倒是我求之不得的，可恨我只長了一個腦袋，對於多方面的應酬，頗感不敷支配，因此我祇好向諸公吝嗇一次，對於那種優待的好意，（派遣）提出敬謝不敏。

然而我又要聲明一下：我並不像噲噲然的蒼蠅，抓住一塊名貴可口的糕點的邊緣，就死不放鬆，甚至樂而忘形。我不過是一隻被災荒迫出鄉土的烏鴉，（假如你說我連烏鴉也不配，那末就聽憑算便了！）飛到這太平盛世，（？）用我粗躁、刺耳的噪門，把我幾年來積悶的痛苦傾瀉出來就算完事。我絕未敢有落在鳥語花香的遊園里，同黃鶯兒一爭短長的奢想。即使有個昏聩的富翁，要拿我當做一隻碩大的善於辭令的八哥，套上金練，給我插在象牙架上，雖然也大可藉此良機，趾高氣揚地煊赫一時；但我雖糊塗，為權貴者裝璜門面，尚不甘

心也！

有人說這是孤高自賞，（這說法太忸怩了，現在不是有人直接了當的說：「東北作家（不是自稱）太狂傲了！」嗎？）其實，這才真是令人羞愧難當呢！現在請來檢察這里所搜集的十三篇東西，就是我的真憑實據了，假如我說我不滿意牠們的話，恐怕一定又有人會罵我是偽善的謙虛了吧！

「老婆舌」是不能列爲史乘的。「流言所至，草木皆兵」也不無使人毛骨悚然之感，不過一而再的手段，却算不了名將將兵之計。並且老實說，這鬼鬼祟祟，藏藏躲躲的把戲，我也不大喜歡。最好把腦袋從戰壕里伸出來，光用槍桿挑着帽子東搖西擺，我是不能輕易浪費我的子彈的。

我覺得這年月若想「禁止入口」，確非「武裝緝私」不成。所謂口誅筆伐，雙管齊下才能早見功效。但可惜我這點點舶來品，還不像「特殊貿易」那般令人可恨，而可恨的倒是：各地充斥的「特殊貿易」品，儘貼着「貴號」的商標。現

在提倡國貨的是你，打倒漢奸的反而是我了。可謂「幽默」之極！

我又覺得講究人道的夫人先生，是不會以「明槍殺人的」，因此，我這一隻被災荒迫出鄉土的烏鴉，很可以在這太平盛世（？）中「狂傲」一個時辰。不過「暗箭」我還是要防的，尤其是當我把糞撒到你們的烏蹄花看地園里的時候。